

第六卷

周紀

武王

第七卷

成王

第八卷

成王

康王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

香溪馬雲淇藏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卷之六

仁山金

履祥編

歸仁齋

楊氏重錄

已卯周武王十有三年一月癸巳于征伐商告于

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序稱十一年書稱十三

伏生大傳史記太初曆邵子皇極經世皆係之十

一年太行曆謂伐商之歲在武王十年則一與三

字皆誤朱子謂泰誓稱十有三年大會于孟津洪

範又云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蓋釋其囚而訪

之不應十一年克商居二年始訪之也則十三年

為是廣漢張氏從之而經世紀年乃未及改每以

武成篇曰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

以孔注推當是辛卯朔二日壬辰三日癸巳

于征伐商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
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烝
民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祇承上帝
以遏亂略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
兆民無作神羞○逸周書曰周公正三統之義作周月維
一月既南至昏昴畢見日短極基踐長微陽動于黃泉陰
降慘于萬物是月斗柄建子始昏北指陽氣虧草木不萌
蕩日月俱起于牽牛之初右回而行月周天起一次而與
日合宿日行月一次而周天歷舍于十有二辰終則復始
是謂日月權輿周正歲道數起于時一而成于十次一為

首其義則然凡四時成歲有春夏秋冬各有孟仲季以十
有二月中氣以著時應春三月中氣雨水春分穀雨夏三
月中氣小滿夏至大暑秋三月中氣處暑秋分霜降冬三
月中氣小雪冬至大寒閏無中氣斗指兩辰之間萬物春
生夏長秋收冬藏天地之正四時之極不易之道夏數得
天百王所同其在商湯用師于夏除民之災順天革命改
正朔變服殊號一文一質示不相沿以建丑為正易民之
眡若天時大變亦一代之事亦越我周王致伐于商改正
異械以垂三統至於教授民時巡狩烝享猶自夏焉是謂
周月以紀于政也

朱子曰周月解雖出近世偽作然其所論亦會集經傳之文無悖理者今存之

大會于孟津

泰誓上篇曰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王曰嗟我友邦

冢君越我御事庶士明聽誓王曰者多謂史官追稱武王正名討伐則稱王舉兵亦為

合義不必拘追稱之說也詳見湯誓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

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此章明為君之道今商王受弗敬上天

降灾下民沈湎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宮

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爾萬姓焚炙忠良剝剔孕婦

外紀云紂剖比干妻以視其胎未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

將天威大勳未集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

以爾猶云與爾也此章明紂為天所怒首命文王伐之文王未忍卒伐至武王又未忍遽伐惟受罔有

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犧牲粢盛

既于凶盜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懲其侮此章明周未忍遽

愈恣慢卒不改也或問紂若能遷善改過則武王何以處

之朱子曰武王自別從那一邊做事橫渠云商之中世已

棄西方之地不顧所以成狄復進太王遷岐然天佑下民

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予曷

敢有越厥志此章承上言紂失為君之道故天命我以君

所以卒同力度德同德度義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

臣三千惟一心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

同力度德二句蓋古者軍志之詞武王引之謂受黨雖多

其實離心伐之固不必忌其衆况其罪既衆天命我誅之

乎若不卒伐則我有違天之罪矣此予小子夙夜祇懼受

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家土以爾有衆底天之罰上文言弗承天

誅紂則罪惟鈞此所以夙夜敬懼而昭告神祇率衆致討也冢土社也古公遷岐乃立冢土意古者社主崇土為之

若木則因其所自生後世以石為之則又非古義矣王制曰天子將出類于上帝又天子祭天地諸侯不得與也此

云類于上帝則是出師之時即以天子之禮行矣而天矜儒者猶謂稱王為追書是嫌聖人之事而文之也

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爾尚弼予一人永清四海時哉

弗可失此誓師之語以終承天為君之責

戊午次于河朔羣后以師畢會王乃徇師而誓

泰誓中篇曰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羣后以師畢會王乃徇師而誓次止徇循而定之也戊曰嗚呼西土有衆咸聽朕

言蔡氏曰周都豐鎬其地在西從武王我聞吉人為善惟渡河者皆西方諸侯故曰西土有衆

日不足凶人為不善亦惟日不足惟日不足者常若不足也吉人為善而自足則

善心怠而入於惡矣惡人為不善而亦自足則惡心消而可以為善矣惟其惟日不足所以善惡終不可移也蓋古

語武王引之以言商紂力行無度之意今商王受力行無度播棄鞶老鞶當作黻

昵比罪人淫酗肆虐臣下化之朋家作仇脅權相滅無辜

顓天穢德彰聞善無度猶云不法也力行無度此所謂為不善而被其虐者皆顓告於天呂氏曰為善惟天惠民惟辟

至極則至治馨香為惡至極則穢德彰聞惟天惠民惟辟

奉天有夏桀弗克若天流毒下國天乃佑命成湯降黜夏

命因民顓天遂述天惠民君奉天之理惠愛也夏桀弗克若天是不能順天惠民之意遂流毒下國故湯放桀言

證之惟受罪浮于桀剝喪元良賊虐諫輔謂已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厥監惟不遠在彼夏王過

通鑑綱目前編卷之六 周武王十有三年

之也喪去也古者去國為喪元良微子也謂剝之使去其國也諫輔比干也此重述受之惡益以見惟日不足之意然前述其證驗此指其病源四謂字其病源所謂自暴者也罪既浮于桀則桀之取亡是其鑒矣天其以

予入民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雖有周親不如仁人

襲會也言休祥之多也治亂曰亂一云亂本作亂古治字也十人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宮适孔子曰有婦人馬九人而已謂邑姜治內也周至也二句諒亦古語夢卜休祥占天意有必克之理十臣

同德而武王反覆計較彼已多寡以誓其師何也紂眾如林是亦勅敵師徒不無懼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

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今朕必往過責也漢書所謂責過是聽皆自乎民今民皆有責于我謂我不正商我武惟揚侵罪以民心察天意則我之伐商斷在必往

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揚舉侵入也謂已渡河入於紂之疆

也賊義者謂之殘凶殘指紂及其黨也於湯有光謂弔民伐罪止商之亂亦湯之心乃所以為湯之光也武王伐其子孫而謂於湯有光前後聖勗哉夫子罔或無畏寧執非

敵百姓懍懍若崩厥角嗚呼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夫子指將士也前言必克之理又恐將士以忽心視之故曰罔或無畏寧執非敵謂寧持我非彼敵之心

所謂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也百姓懍懍若崩厥角謂百姓皆已迎王師也孟子引此謂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一德也若崩厥角稽首百姓既已如此即當一德一心立定成功以保斯世於悠久也

已未 王巡六師明誓眾士

泰誓下篇曰時厥明王乃大巡六師明誓眾士六師武王之兵也此

武王自誓王曰嗚呼我西土君子天有顯道厥類惟彰其眾士也

武王自誓王曰嗚呼我西土君子天有顯道厥類惟彰其眾士也

有至明之理其類應之分甚明蓋善惡率以類從好善則所為皆善之一類好惡則所為皆惡之一類君子小人各以其類相從違而禍福亦各以類應之故下文明紂今商之不善即天下之惡皆一切為之遂為天人所棄

王受狎侮五常荒怠弗敬自絕于天結怨于民紂於君臣父子夫婦

長幼朋友典常所在皆玩狎而暴蔑之所以凡事皆荒廢怠惰而不敬故其所為皆惡之一類所以自絕於天結怨於民也下斲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作威殺戮毒痛四海

崇信姦回放黜師保屏棄典刑囚奴正士郊社不修宗廟

不享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此皆狎侮五常之實上帝弗順祝降時

喪爾其孜孜奉予一人恭行天罰祝斷也已上皆叙其自絕于天之事古人

有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讐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讐

樹德務滋除惡務本肆予小子誕以爾眾士殄殲乃讐此章

承上結怨于民之語滋者長養滋助之意務滋則德不孤務本則刑不濫二句亦古語爾眾士其尚

迪果毅以登乃辟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迪蹈也殺敵為果果敢為

毅登成也乃辟自謂也紂之惡固毒痛四海然自其惡文王則所以施於周人者獨虐此篇專誓周師故曰殄殲乃讐其怨深曰登乃辟其分尊曰嗚呼惟我文考若日月有顯戮其辭嚴與上中二誓不同

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惟我有周誕受多方上文已述紂惡

類之彰此又以文王為善一類其彰著應效如此以形之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

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一篇之內舉受與文王善惡之

類相形如此則周之必勝紂之必亡亦必以類應矣然聖人之心不恃其必然之勢而常有臨事而懼之意故不獨上文誓師明立賞戮此亦自責惟

恐無良致敗以墮文考之遺德也

履祥按漢初伏生之書無泰誓惟孔壁古文有之然孔

傳終漢世未列學官其時有張霸偽書泰誓三篇行於

世其書有白魚入舟火流王屋之事仲舒史遷嘗所信
用至東漢王馬諸儒始覺其非東晉初古文尚書出而
偽書始廢近世吳氏復疑泰誓三篇辭迫而傲不及湯
誓其書晚出或非盡當時之本又愚按湯武之事均為
應天順人而事勢不同湯當創業之初武承已盛之業
湯舉事於天下望商之際而武王舉事於諸侯從周之
餘鳴條之戰惟亳邑之衆而孟津之會合諸侯之師事
勢不同繁簡宜異至若紂浮于桀周文於商其為古今
之變固不待論然泰誓三篇誓雖或出於當時之潤色要
皆武王之意今觀其書上篇誓諸侯以下中篇誓諸侯
之首尾一篇則誓周邦之衆士也上篇發明以君道為主
惡之類為主又開說天人之應其書明整決非後世所
能附會武王之心光明正大豈必復效後世回互之語
哉讀者知此
當有見矣

二月癸亥陳于商郊甲子紂帥其旅會于牧野

若前月小盡即庚申朔大盡即辛酉朔庚申朔
即癸亥是四日辛酉朔即三日甲子或五日或四

日漢志云既死霸越五日甲子
即是六日或七日日辰不相應

牧誓曰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王左杖黃

鉞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牧地名在朝歌南即
今衛州治之南也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

長百夫長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稱爾戈比爾干立爾

矛予其誓此臨戰之誓也先友邦諸侯次御事司徒司馬
司空此周之三卿時未備六卿也司徒主民掌

率徒庶以從征役司馬主兵治軍旅之誓戒司空主土治

壘壁以營軍亞次旅衆也亞者卿之貳大夫是也旅卿之

屬士是也師氏以兵守王門王舉則從者也千夫長統千

人之帥也百夫長一卒之正也庸濮在江漢之南左傳所
謂庸與百濮伐楚者是也羌西羌蜀髳微皆巴蜀之國盧
亦江漢之間左傳所謂盧戎彭今彭州或云庸乃今上庸
未詳孰是蔡氏曰八國近周西都素所服役乃受約束以
戰者蓋上文所言友邦冢君則泛指諸侯而誓者也戈戟

干楮矛長戟也干楮所以扞敵言此則並列而密布也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

牝雞之晨惟家之索索蕭索也此古語引之以言今商王

受惟婦言是用昏棄厥肆祀弗答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

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為大

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婦也已也肆祀大

作昏棄其家國遺其王父母弟語意尤備遺王父母弟言

王父母所遺諸孫蓋從弟也不迪以不道遇之也列女傳

曰紂好酒淫樂不離妲己妲己所譽者貴之所憎者誅之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今日

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勗哉不愆于四伐

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勗哉夫子惟恭行天罰固不在

殺愆過也不愆六步七步而止齊焉戒其輕進也伐擊刺

也不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而止齊焉戒其多殺也夫子

免致丁寧之意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弗逐

克奔以役西土勗哉夫子桓桓威武貌欲其如四獸之猛

勿迎擊之以勞役西爾所弗勗其于爾躬有戮總茲三勗

于斯三者則爾躬有戮以誓戒之也蔡氏曰此篇嚴肅而

溫厚與湯誓誥相表裏真聖人之言也泰誓武成一篇之

中似非盡出一人之口

履祥按泰誓上篇誓諸侯而下中篇誓諸侯之師下篇

自誓周邦之衆士貴賤等威之辨也牧野之誓將戰之

時也故自諸侯三卿大夫師卒之長夷狄之首豪而咸

誓戒之然而尊卑內外之序則亦截然其不可亂此之

謂禮義之師也荀卿氏謂桓文之節制不足以敵湯武

牧野之事見之矣又上篇誓諸侯中篇誓諸侯之師故

其誓止於永清四海時不可失立定其功以克永世而

已下篇自誓其衆士故登乃辟殄乃讐則為周人言之

不迪有顯戮皆自勅其士臣之辭也非所以施於不期

而會之諸侯也至於牧野則商郊也歸市者耕耨者玄黃者簞食壺漿者必將與聞之故言紂之惡而止言其積於家與施之商邑者第將戰之時一人不謹易以敗事故上下均於誓而爾所不勉其于爾躬有戮則臨戰之法不可以貴賤異罰也

紂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紂反登鹿臺自燔死王入商乃反商政

武成曰既戊午師逾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

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

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漂杵之說孟子不信按史本作鹵杵也要之鹵是地發濕當是血流而地一戎衣天下大定

乃反商政政由舊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問散鹿臺

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史記曰紂

聞武王來亦發兵七十萬人距武王武王使師尚父與百

夫致師以大卒馳紂師紂師雖衆皆無戰之心欲武王亟

入紂師皆倒兵以戰以開武王武王馳之紂兵皆崩畔紂

紂走反入登于鹿臺之上蒙衣其珠玉自燔于火而死

書曰王紂衣天智玉琬玉燧身武王持大白旗以麾諸侯

諸侯畢拜武王武王乃揖諸侯諸侯畢從武王至商國商

國百姓咸待於郊武王使羣臣告商百姓曰上天降休商

人皆再拜稽首遂入至紂死所殺妲己

史記有至紂所武王自射之三發而

已乃出復軍其明

右下車以輕劍擊之以黃鉞斬紂頭懸大白之旗朱子謂未必如此今削之

日除道修社及商紂宮及期百夫荷罕旗以先驅蔡邕獨

驅有九武王弟叔振鐸奉陳常車周公旦把大鉞畢公把

小鉞以夾武王散宜生大顛閎夭皆執劔以衛武王既入

立于社南大卒之左右畢從毛叔鄭奉明水衛康叔封布

茲徐廣曰茲者藉席之名諸侯病曰召公奭贊采師尚父

牽牲尹佚筮祝曰殷之末孫季紂於廢先王明德侮蔑神

祇不祀昏暴商邑百姓其章顯聞于天肆予小子再拜稽

首膺受大命革殷受天明命武王再拜稽首乃出已上逸周書大

同小○世紀曰商容與殷民觀周師之入見畢公至殷民

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為人嚴乎將有急色君子

臨事而懼見太公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為

人虎踞而鷹趾當敵將衆威怒自倍見利即前不顧其後

故君子臨衆果於進退見周公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

非也視其為人忻忻休休志在除賊是非天子則周之相

國也故聖人臨衆知之見武王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

然聖人為海內討惡見惡不怒見善不喜顏色相副是以

知之鵬冠子曰商容拘○孔氏曰商○書大傳曰武王與

紂戰于牧之野紂之卒輻分紂之車瓦裂紂之甲魚鱗下

賀乎武王紂死武王皇皇若天下之未定召太公而問曰

入殷柰何說苑曰柰柰其士衆何太公曰臣聞之也愛人者兼其屋

上之鳥不愛人者及其耳餘耳一作胥鄭氏曰耳餘里落

劉厥敵靡使有餘何如武王曰不可召公趨而進曰臣聞之也有

罪者殺無罪者活咸劉厥敵母使有餘烈說苑無何如武

王曰不可周公趨而進曰臣聞之也各安其宅各田其田

母故母私惟仁之親何如武王曠乎若天下之已定說苑

王曰大乎天下矣大紀曰王問羣臣曰政將何施尚父曰

殷民習於凶惡者宜戮以振德威召公曰有罪者誅之無

罪者安之以示好惡周公曰宜使各安其居昭之以遂入

德化之以道王曰善哉親殷人如周視殷民如子遂入

殷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間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財歸

項宮之女史記曰命召公釋箕子之囚命畢公釋百姓之

之粟以振貧弱賦隸命南宮伯達史佚展而民知方曰王

九鼎寶王命閔夫封比干之墓隄周書同

之於仁人也死者封其墓況於生者乎王之於賢人也亡

者表其間况於在者乎王之於財也聚者散之况於復藉

乎王之於色也在者歸其父母况於復徵乎○朱子曰文

王之事紂惟知以臣事君而已不見其他茲其所以為至

德也若謂三分天下紂尚有一未忍輕去臣位以商之

先王德澤未亡曆數未終紂惡未甚聖人若之何取之則

是文王之事紂非其本心盖有不得已耳若是則安得謂

之至德哉至於武王之伐紂觀政于商亦豈有取之之心

而紂罔有悛心武王灼見天命人心之歸已也不得不順

而應之故曰予弗順天厥罪惟鈞以此觀之足見武王之

伐紂順乎天而應乎人無可疑矣此處有不容毫髮之差
天理人欲王道霸術之所以分其端特在於此○又曰文
武無伐紂之心而天與之人歸之其勢必誅紂而後已故
有肅將天威大勳未集之語但紂罪未盈天命未絕故文
王獨得以三分之二而服事紂若使文王未崩十二三年
紂惡不悛天命已絕則盟津之事文王亦豈得而辭哉以
此見文武之心未嘗不同皆無私意視天與人而已伊川
先生謂無觀兵之事非深見文武之心不能及此非為存
名教而發也若有心於存名教而於事實有所改易則夫
子之錄泰誓武成其不存名教甚矣近世有存名教之說

大為害事將聖人心迹都做兩截看了殊不知聖人所行
便是名教若所行如此而所教如彼則非所以為聖人矣

封紂子武庚為殷侯使管叔蔡叔霍叔監殷史記

商紂子祿父殷之餘民武王為殷初定未集乃使

其弟管叔鮮蔡叔度相祿父治殷○逸周書曰惟

十有三祀王在管叔蔡叔自作殷之監又曰武

王既勝殷庶方不服者分師俘之侯來命伐靡集

于陳辛巳至告以馘俘甲申百弁以虎賁誓命伐

衛告以馘俘辛亥薦殷俘正殷鼎庚子陳本命伐

磨百韋命伐宣方新荒命伐蜀乙巳陳本新荒蜀

告以擒宣方○履祥按逸周書武王之封諸弟蓋

侯不服者分師俘之甲申百弁衛而後以衛封

商紂子祿父

武王為殷初定

逸周書曰

史記

不其過乎曰凡封于殷墟者皆監殷者也其後獨
管蔡霍三人叛故止曰三監叛爾其實康叔亦監
也故史記曰康叔爵命之時未至成人後杆祿父
之亂漢書亦曰周公善康叔不從管蔡之亂然則
武王之賢也宜以康誥之書附于監殷之下

閏月季校書說是

三月諸弟以次受封封康叔于殷東

康誥 大學或問曰孔氏小序以康誥為成王周公之書而
子以武王言之何也曰此五峯胡氏之說也蓋嘗因
而考之其曰朕弟寡兄者皆為武王之自言乃得事理之
實而考之其曰朕弟寡兄者皆為武王之自言乃得事理之
曰康叔於成王為叔父成王不應以弟稱之說者謂周公
以成王命誥故曰弟然既謂之王若曰則為成王之言周
公何遽自以弟稱之也且康誥酒誥梓材三篇言文王者
非一而畧無一語以及武王何耶說者又謂寡兄為稱
武王尤為非義寡兄云者自謙之辭寡德之稱苟與他人
猶之可也武王康叔之兄家人相語周公安得以武王為

寡兄而告其弟乎或又謂康叔在武王時尚幼故不得封
然康叔武王同母弟武王分封之時年已九十安有九十
之兄周公弟尚幼不可封乎且康叔文王之子叔虞武王
之後必無是理也又按汲冢周書克殷篇言王即位於社
南羣臣畢從毛叔鄭奉明水衛叔封傳禮召公奭贊采師
尚父牽牲史記亦言衛康叔封布茲與汲冢書大同小異康
叔在武王時非幼亦明矣特序書者不知康誥篇首四
八字為洛誥脫簡遂因誤為成王之書是知書序果
非孔子所作也康誥酒誥梓材篇似當在金縢之前
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蔡氏曰王武王也孟長也言惟乃
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蔡氏曰明德謹不敢侮鰥寡庸
庸祗祗威威顯民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
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
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時叙乃寡兄勗肆汝小子封在茲東

土蔡氏曰鰥寡人所易忽也於人易忽者而不忽焉以見
而首發此非聖人不能也庸用也賢討罪一於理而已無與
敬威其所當威言文王用能敬賢討罪一於理而已無與
馬故德著於民用始造我區夏及我一二友邦漸于修治
至罄西土之人怙之如父冒之如天明德昭升聞于上帝
帝用休美乃大命文王殪戎大殷大受其命萬邦萬民各
得其理莫不時叙汝寡德之兄亦勉力不怠故爾小子封
得武王不在此東土也吳氏曰殪戎殷武王之事也此稱文王
者武王不敢以為已功也○按東土云者武王克商分紂
都朝歌以東而封康叔其西北為武庚管蔡之地漢書言
周公善康叔不從管蔡之亂蓋地相比近也然此曰在茲
東土酒誥曰肇國在西土又曰我西土匪徂則此時武王
似未來自商以前也蓋武王克商雷處三月而後反封康
叔蓋此王曰嗚呼封汝念哉今民將在祗適乃文考紹聞
時與

衣德言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汝丕遠惟商者成

人宅心知訓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弘于天若德

裕乃身不廢在王命此此誥康叔以明德也弘于天荀子引

惟在敬述文王耳康叔親文王子聞德言為多必紹其所

聞不以久而忘之必衣其所言佩服於身而行之然往治

殷民又當審求其國之故必廣求其殷先哲王之法用保

治其民又大遠惟商之先正諸老之言以安吾心而知訓

窮而康叔本之家學參之國俗之舊且又遠求之古先則

所以保乂其民者不可謂弘於天矣德之在我者該貫渾全

動有餘用是為能不廢王命保乂知訓康保更互成文皆

謂治王曰嗚呼小子封恫瘝乃身敬哉天畏棊忱民情大

可見小人難保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乂民國封為侯

貴其身俗頑責重是蓋勞苦爾身也可不敬重而自逸於
其國哉天畏棊忱朱子謂棊即匪猶云天難謀耳上而天
意可畏非不可信下而民情大可見惟小民難保汝往之國
當盡乃心不可康安而好為逸豫則乃所以乂民也凡此
皆恫瘝乃我聞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此
身之意

小人難保之意我聞古語也怨豈在明不見是圖怨不在大也與其寡怨不若無怨怨亦不在小也特在於能惠人所不及惠能免人所不免耳能惠人之已汝惟小子乃服

惟弘王應保放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此接天畏罪

猶云無它也汝之事惟在廣上德意和保放民乃所以助

王安保天命而作新斯民也蔡氏曰此言明德之終也大

學言明德亦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人有小罪非青乃惟

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

乃惟青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此下謹罰也終

式猶云不法也過自己生為青罪自外至為災人有小罪

非出過誤乃是怙終自作不法之事如此雖其罪小乃不

可大罪本此律之情重法輕即舜典所謂怙終賊刑是也

極其罪以非怙終乃惟過誤或為人所誤偶然如此既言

謂青災肆赦是也一云既道極厥辜謂自言盡輸其情

情者雖重必釋亦通王曰嗚呼封有叙時乃大明服惟民

其勅懋和若有疾惟民其畢棄咎若保赤子惟民其康又

非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非汝封又曰劓刑人無

或劓刑人有叙為政固有序謂先求諸已而後能及人

畏民志也以惡疾之心惡則民畢棄其咎所謂令反其

好則民弗從也以愛子之心愛民則民自皆從其康人所

謂心誠求之也三者言政化皆先於已求之朱子曰非汝

康叔不可不謹耳又曰二王曰外事汝陳時臬司師茲殷

罰有倫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不赦要囚臬說

的也要獄詞之要也外事者獄之未成在有司而未達于

康叔者陳氏所謂有司之事也要囚獄之已成而達于康

叔者此則康叔之事也司師之有倫者準的猶今法家所

列其準的且使有司師殷罰之有倫者準的猶今法家所

謂條服罰猶今法家所謂例也康叔之事在康叔不可輕
決則服膺念之或五六日一旬甚或一時而後斷之不敢
率易也蔽斷也○呂氏曰外事衛國事也史記言康叔為
周司寇司寇王朝之官職任內事故以衛國對言為外事
蔡氏曰篇中言往敷求往盡乃心篇終曰往哉封皆令其
之國之辭未見其晉朝之意但詳此篇康叔蓋深於法
者異時成王或奉以任司寇之職而此則未必然也愚按
康叔為司寇載在左氏蓋在成王時若武王時則蘇公忿
生為司寇王曰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彛用其義刑義殺勿庸
冠耳

以次汝封乃汝盡遜曰時叙惟曰未有遜事已汝惟小子

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凡民自得罪寇攘

姦究殺越人于貨賈不畏死罔弗懲次就也承也遜順賢強懲惡也此承上章

汝陳列其準的與其事其罰又蔽以殷之彛法刑殺皆盡於義勿次就汝封之意則汝可謂盡順於義可以謂之得其次序矣然自以為皆順義則善心生而滿易之心乘之又必常自謂未有順義之事可也抑汝雖為小子而未有

若汝之用心者朕心朕德惟汝知之刑殺之事豈吾之本
心哉亦惟凡民自作其罪為寇攘姦究殺人而奪之貨賈
然強悍不畏刑殺故人心罔不惡之是以未免有王曰封
刑殺之用耳一意凡民自得罪以下自為一章

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

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

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

罪天惟與我民彛大泯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

赦承上章罔弗懲之文謂惡有大於此其可惡又有大於

其父之心故父不能字厥子而疾惡其子弟而弗念天

乃弗克恭厥兄故兄亦不念父母鞠養哀矜之意而大不

友愛其弟至於泯滅亂亡之矣速用文王所作罰刑加之此
與我民彛大泯滅亂亡之矣速用文王所作罰刑加之此
不可不率大戛矧惟外庶子訓人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
赦也

乃別播敷造民大譽弗念弗庸厥厥君時乃引惡惟朕怒
已汝乃其速由茲義率殺夏說文云戰也虞書夏擊蓋擊
固大惡然其不率之罪及小臣諸節有符節者乃別布條
之官正人乃庶官之長及小臣諸節有符節者乃別布條
教違道干譽弗念其君弗用其法反病其君上此乃引民
而為惡者蓋背公行私為臣不忠之甚此乃朕所深惡汝
其速由茲義以為之率審量而誅殺之一說爾雅夏禮也
註謂常禮也不率大夏作不率常禮亦通○蔡氏曰按上
言民不孝不友則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此言外庶子
正人小臣背上立私則速由茲義率殺其曰刑曰殺若用
法峻急者蓋殷之臣民化紂之惡父子兄弟之無其親君
臣上下之無其義非繩之以法示之以威殷人孰知其不孝
不義之不可干哉周禮所謂刑亂國用重典者是也然亦
曰速由文王曰速由茲義則其刑其罰亦仁厚而已矣亦
惟君惟長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惟威惟虐大放王
命乃非德用又承上文以責備康叔也臣者民之表故責

臣之表責臣之不忠為君長者又不可不自盡其道也能
者相安相使之義小臣即小臣諸節外正即庶子訓人惟
厥正人也惟君惟長而不能於其家人以至於不能其小
臣外正乃惟威虐之尚大廢王命此非以德為政之義也
汝亦罔不克敬典乃曰裕民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曰我
惟有及則予一人以懌此承上文勉康叔之言蔡氏曰汝
裕民之道惟文王之敬忌敬則有所不忽忌則有所不敢
期裕其民曰我惟有及於文王則予一人以悅懌矣此言
謹罰之終也穆王王曰封爽惟民迪吉康我時其惟殷先
哲王德用康又民作求矧今民罔迪不適不迪則罔政在
厥邦蔡氏曰此下欲其以德用罰也求等也如世德作求
之求言明思夫民當開導之以吉康我亦時其惟殷
先哲王之德用以安治其民為等匹於商先王也迪即迪
吉康之迪况今民無導之而不從者苟不有以導之則為
無政於國矣迪言德而政言刑也前既嚴於民王曰封予
又嚴於臣又嚴於康叔此則武王之自嚴畏也

通鑑綱目前編卷之六 周武王十三年 十七

惟不可不監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今惟民不靜未矣厥

心迪屢未同爽惟天其罰殛我我其不然惟厥罪無在大

亦無在多矧曰其尚顯聞于天此總德罰之說承上文復

也民不安靜其心未有所止迪之者雖屢而未能使之同

歸于治明思天其殛罰我我何敢怨乎惟民之罪不在大

亦不在多苟為有罪即在朕躬況曰其尚顯聞于天乎又

按武王克殷乃反商政留三月而後反皆所以撫導其民

而民之故習未能盡化王曰嗚呼封敎我無作然勿用非

故有汕屢未同之歎

謀非尋蔽時忱丕則敏德用康乃心顧乃德遠乃歆裕乃

以民寧不汝瑕殄蔡氏曰此欲其不用罰而用德也歎息

言汝敎我母作可怨之事勿用非善之

謀非常之法惟斷以是誠大法古人之敏德用以安汝之

心省汝之德遠汝之謀寬裕不迫以待民之自安若是則

不汝瑕疵而棄絕矣愚謂敏德者謂其進德之速康乃心

顧乃德則存養省察所以固是德也人心本有是德一有

堯馬其進固敏然存養省察之功不王曰嗚呼肆汝小子

繼則將復失之不足以為有德矣

封惟命不于常汝念我無我殄享明乃服命高乃聽用康

又民肆起語辭惟命不于常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汝其

念我殄絕所享之國也明汝侯國之服命高其

聽勿卑忽我言王若曰往我封勿替敎典聽朕告汝乃以

殷民世享而世享其國也世享對殄享為言古者封建諸

侯賢則世享不賢則殄享後世之論封建者謂其子孫有

賢不肖而乃以一人之私病一國不知聖人制法正不欲

以一人為一國病也私王子民以一人之私而○酒誥蔡

病一國者則其未派之弊聖人在上蓋不爾也

曰商受酗酒天下化之妹土商之都邑其染惡王若曰明

尤甚武王以其地封康叔故作書告教之云

大命于妹邦妹詩作洙皆紂故都之地或云即邶也豈洙

乃衛之通稱或武王始封康叔於洙邦至成

王始併與朝歌而為衛與不可考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

矣此以下命康叔誥殷民之辭也

周書卷之十

王厥誥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朝夕祀茲酒惟天降
命肇我民惟元祀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
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此述文王所以戒公侯
卿大夫士之大命使康
叔以誥妹土也以其謚稱曰文考以世次曰穆考文王為西
伯故得誥庶邦及其庶事少正御事庶戒謹也此篇凡言
戒酒皆曰庶此必當時方言也朝夕戒勅之曰惟祭祀則
於此用酒天之令民作酒其始為大祭祀設耳至於天之
所以降威人之所以喪亡亦無非醜酒之為罪耳 文王誥
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彛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惟曰
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聰聰祖考之彛訓越小大
德小子惟一此述文王所以教戒小子之大命小子即凡
公侯卿大夫之子所謂國子貴遊子弟者是
也我民迪小子又凡民之子弟也國之子弟生長貴家血
氣未定最徇於酒故文王每誥教之有正者謂各有正長

之官如諸子司業之類是也有事謂各有子弟之事如濕
清視膳灑掃應對之類是也有正有事不可常於酒凡諸
國家其飲酒惟於祭祀之時然亦必以德將之不可至醉
也國之子弟文王得以誥教之至於凡民子弟則又使其
民各導迪之惟土物之愛服勤田畝心不外用則自然皆
善而不為惡然為小子者亦須明聰祖考之常訓凡小德
大德皆一視之不以德大而不為不以德小而不為德
小而忽之如謹酒之事不可以為小也 妹土嗣爾股肱
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
厥父母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此武王教妹土之民之
大命也妹土謂妹土之
民也嗣爾猶言繼此以後也謂爾民繼此以往其手足但
當純一種藝以趨事其父兄或服乘遠賈以孝養其父母
歲時喜慶然後致其潔厚以用酒 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
可也此文王教民惟土物愛之意 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
其爾典聽朕教爾大克羞考惟君爾乃飲食醉飽丕惟曰
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爾尚克羞饋祀爾乃自介用逸茲

乃允惟王正事之臣茲亦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在王家此

妹土之臣之大命也羞者惟君惟猶與也猶羽毛惟木之

惟謂羞者與羞于君所也古者君燕其臣宰夫為主羞膳

也凡所執膳爵凡羞於君者皆士也永觀省常自顧誤省察

交於神明故克羞饋祀也介介福也逸燕樂也謂凡爾士

君子惟養老與侍燕則可以飲食醉飽惟祭祀事畢則可

以受釐介福燕飲酒此所以信足為王正事之臣此亦

足以感動上天順爾大德使永保厥位施及子孫不忘在

王家王曰封我西土裴祖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

不腆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裴匪通祖往也遠也

教以教妹土故此又總言而明證之謂我西土非已往遠

事也其邦君御事小子今尚克用文王之教不厚于酒故

我今日克受殷家之大命如此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

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

畏相惟御事厥裴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飲

此商之先君所以不飲之美也殷先哲王湯也迪畏凡見於

行事者皆畏敬也畏天之明命畏小民之難保經其德而

不変所以處己也秉其哲而不惑所以用人也湯之垂裕

如此故自湯而下至于帝乙雖歷久遠而皆能成其為君

之道畏敬輔相之臣與凡御事之臣惟與也厥裴有恭謂

匪外為是恭敬之貌其處心實不敢自暇自逸况敢崇飲

於酒乎此章皆言商先王為君之事下章始言為越在外

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

百姓里居罔敢湏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顯

越尹人祗辟此述商先王諸臣之不飲也外服者在外治

服衛服諸侯也邦伯其國之長官也百僚百官僚采也庶

尹庶官之長卿士也惟亞猶云亞旅長官之副也服宗工

凡長官之屬事從其長者也百姓里居故家巨室也皆罔

敢沈湏于酒不惟不敢也亦且不暇不敢者有所畏而不

通鑑綱目前編卷之六十一

敢不暇者有所勉而不暇也惟上以助其
王德之明以尹正其人各敬君命而已我聞亦惟曰在

今後嗣王酣身厥命罔顯于民祇保越怨不易誕惟厥縱

淫泆于非彛用燕喪威儀民罔不盡傷心惟荒腆于酒不

惟自息乃逸厥心疾狼不克畏死辜在商邑越殷國滅無

罹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誕惟民怨庶羣自酒腥聞在

上故天降喪于殷罔愛于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此

商受以荒腆而亡也其辭猶曰我聞殷惟以敬畏而興我

聞殷亦惟以荒腆而亡云爾受沈酣其身命令不著於民

其所祇保者惟作怨之事不肯悛改大惟縱淫泆于非彛

泰誓所謂奇技淫巧也用宴飲而喪其威儀史記謂受為

酒池之肉林使男子裸而相逐也此民所以無不痛傷其心

悼國之將亡也而受方荒怠益厚于酒不思自息其縱逸

其心疾狼雖殺身而不畏也辜在商邑雖滅國而不憂也

弗事上帝無馨香之德以格天大惟民怨惟羣醜腥穢之

德以聞于上帝故天降喪于殷無有眷愛之意者亦惟受

縱逸故也天豈虐殷惟殷人酌酒自速其辜爾曰民者猶

曰人王曰封予不惟若茲多誥古人有言曰人無於水監

也當於民監今惟殷墜厥命我其可不大監撫于時此接上

而言也謂予所以歷述商先王與後王之事者非但如此

多言而已惟深欲以為監戒也古人有言以水為監見形

容以人為監見吉凶今惟殷所以墜厥命者我其可不

以為監戒而撫治今民乎此所以告康叔治衛而深以酒

戒妹土之予惟曰汝劼毖殷獻臣侯甸男衛矧太史友內

史友越獻臣百宗工矧惟爾事服休服采矧惟若疇圻父

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矧汝剛制于酒誥忠語意同獻

賢也侯甸男衛殷畿內外諸侯也康叔孟侯實為之長所

當劼忠之也太史內史殷之史官博知故實法制之臣也

矧惟爾事以下則康叔諸臣也疇類也圻父司徒若保則順

違所以討不順命者也農父司徒掌夫家徒役若保則順

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矧汝剛制于酒誥忠語意同獻

賢也侯甸男衛殷畿內外諸侯也康叔孟侯實為之長所

當劼忠之也太史內史殷之史官博知故實法制之臣也

矧惟爾事以下則康叔諸臣也疇類也圻父司徒若保則順

違所以討不順命者也農父司徒掌夫家徒役若保則順

安萬民者也宏父司空掌事定辟則定治地之法者也此
諸侯之三卿也一曰定辟司寇定刑辟之事或者司空兼
之與康叔孟侯治殷固必用力誥悉殷之遺臣與其諸侯
况太史內史文獻在焉康叔與之交及其賢臣百尊官文
可不忠誥之乎諸臣猶然况三卿為爾之副貳天可不忠誥
先王之美卿猶然况爾為國君可不剛制于酒乎武王述殷
諸臣尚在正望康叔告教之故前章既專教妹土之臣此
謂之獻臣則似賢矣而亦在誥忠之數何也習俗移人賢
人皆以下藥或不免如兩晉清談雖諸名臣皆然蓋燕飲之
習皆士大夫之所易流者可不戒哉故併康叔君臣而戒
武庚所醉卒陷於惡云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
以歸于周予其殺飲此防殷民之亂也古者羣飲惟蜡惟鄉
猶今法曰當斬者皆定其獄以待命不必死也然必立法也

者欲人畏而不敢犯也羣飲蓋亦當時之法有羣聚飲酒
謀為大姦者其詳不可得而聞矣如今之法有曰夜聚賭
散者皆死罪蓋聚而為妖逆者也使後世不知又惟殷之
其詳而特聞其禁凡民夜相遇者輒殺之可乎又惟殷之
迪諸臣惟工乃酒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有斯明享乃
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弗蠲乃事時同于殺殺紂導
之諸臣百工乃酒于酒此士大夫不美之習未必遽能為
亂是以不殺而教能知有此意則我其明享之謂監核之
也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亦弗恤之矣而其為事又弗
蠲潔則與羣飲之人同誅殺之罪矣弗蠲謂凡因酒而為
行穢之王曰封汝典聽朕忠勿辯乃司民酒于酒乃辯治也
上文諸臣百工也不治諸臣
之酒酒則民將皆酒于酒矣

履祥按書序稱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
作康誥酒誥梓材自王安石始疑梓材之書至五峯胡
氏始正書序之誤以三書係之武王之紀朱子是之而
其他證驗亦多但康誥曰小子封酒誥惟曰封則康叔

之年如長矣康誥曰在茲東上則武王未來自商也酒誥曰明大命于妹邦則武王在周之亂也然則二誥雖均為武王封康叔之書前後則非一時矣康叔始封於衛書無明文而酒誥則曰妹邦豈衛妹古或通稱兼以洙水得名與或先妹邦而後加衛亦未可知也詩傳稱武王克商分紂都以東曰衛西曰鄘北曰邶紂都朝歌今在衛州衛縣之西二十二里謂之殷墟武王封康叔於衛但不知何時兼鄘邶而有之夫兼鄘邶而有之必成王既伐管蔡黜殷之後序所謂以殷餘民封康叔者也但謂康誥以下為成王書則不可爾至於梓材前後不同諸儒固嘗論之今已別加考訂附于作洛大誥之後焉

四月王來自商諸侯受命于周

武成曰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偃武修文歸

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既生魄朱

曰既生魄十六日也或壬寅或癸卯或甲辰乙巳經文在庚戌後漢志在己未前蓋經文誤也按華陽今華州桃林

今自陝州靈寶縣西至潼關皆桃林塞

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

受命謂聽任使

也於是

樂記曰

武王克殷反商

注反當為及

未及下車而封

黃帝之後於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

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封殷之後於宋封王子比干之墓

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庶民弛政庶士倍祿

濟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之桃林之野

而弗復服車甲衅而藏之府庫而弗復用倒載干戈包之

以虎皮將帥之士使為諸侯名之曰建纛然後天下知武

王之不復用兵也散軍而郊射左射狸首右射騶虞而貫

革之射息也禘冕播笏而虎賁之士說劔也祀乎明堂而

民知孝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臣耕籍然後諸侯知所以
敬五者天下之大教也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天子袒而割
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酌冕而總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若
此則周道四達禮樂交通則夫武之遲久不亦宜乎○大
紀曰大建公侯於天下封黃帝之後於祝唐帝之後於顓
虞帝之後於胡公媯滿於陳以胡公之父虞闕父嘗為周陶
正王賴其利器用也妻之以元女大姬分之以肅慎氏之
楛矢以備三恪復封夏后氏之後東婁公於杞封紂子武
庚於殷用其禮樂作賓于王家皆為上公是為二王之後
得神農之後封之於焦封尚父於齊都營丘爽鳩氏之墟

封周公於魯都曲阜少昊大庭之墟封召公於燕庶叔高

於畢古史謂畢公蓋文王子傳所謂畢原豐郇文皆畱相

周封叔鮮於管叔度於蔡叔處於霍以監殷是為三監以

殷餘民封康叔於朝歌國號衛封叔振鐸於曹叔武于邠

季載于邠封庶弟叔繡于滕叔鄭于毛又封諸叔于郕于

雍于原于郕于豐號仲虢叔為文王卿士勲在王室藏於

盟府仲封於西虢實故夏墟叔封於東虢都制初泰伯仲

雍奔荆楚採藥於衡山之下荆人義之從者日衆東至海

上得千餘家遂為國自號句吳泰伯薨無子仲雍嗣為吳

君天子使求其後得周章仲雍曾孫也世君吳矣因封之

曰吳伯復封章弟於故夏墟是為虞仲泰伯虞仲太王之

仲此周章之弟為虞始封少昊之裔茲與於莒封祝融安

期之裔挾於邾封四岳姜姓文叔於許封仲虺弟雍滑之

後於薛兄弟之君十有五人同姓者四十餘人班宗彞作

分器○**古史曰**春秋之際其君子猶習於周之故其言太

王之昭有泰伯虞仲王季之穆有虢仲虢叔文王之昭有

管蔡邲霍魯衛毛聃邴雍曹滕畢原鄆郈武王之穆有邾

晉應韓周公之胤有凡蔣邢茅胙祭惟管叔以罪大無後

泰伯之後為吳叔度之後為蔡叔旦之後為魯叔封之後

為衛叔振鐸之後為曹叔虞之後為晉今皆有世家虞仲

五世為周章周章之弟亦曰虞仲武王封之夏虛其後為

晉獻公所滅虢仲虢叔為文王卿士虢仲為西虢晉獻公

所滅虢叔為東虢鄭所滅邲魯莊公八年降齊為附庸魯

文公十二年邲伯奔魯霍為晉獻公所滅毛公事成王為

三公在周有毛伯衛毛伯過毛得滕常與諸侯會朝後春

秋七世齊所滅畢公高事成王為三公其後畢萬入晉為

魏原在周有原莊公原襄公原伯絞公子跪尋原伯魯原

壽過韓宣王之世為諸侯伯詩人為作韓奕凡在周事厲

王者作版之詩事幽王者作瞻印召旻之詩邢嘗為狄所

伐齊桓公帥諸侯城夷儀而遷之後為衛文公所滅祭在

南

南

南

周有祭公謀父事穆王最賢惟聃季載為周司空邠侯為諸侯伯與邠雍鄆邠應蔣茅胙其後皆不見

丁未 祀于周廟追王太王王季文王因定謚法

武成篇曰 丁未祀于周廟邠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昧子

未或十九日或二十日或二十一日或二十二日 ○禮大傳曰 牧之野武王之大事

也既事而退柴於上帝祈於社設奠於牧室遂率天下諸

侯執豆籩遂奔走追王大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不以卑

臨尊也 ○周書謚法解曰 周公啓制文王之謚義以垂于

後作謚法 謂因始制文王之謚而制謚法也 謚法維周公旦太公望闕嗣

王業建功于牧之野終將葬乃制謚 謂人之終將葬則謚之也 遂叙謚

法謚者行之迹也號者功之表也車服者位之章也是以

大行受大名細行受小名行出於己名生於人一人無名

曰神稱善賦簡曰聖 賦一作副 敬賓厚禮曰聖德象天地曰帝

靜民則法曰皇仁義所往曰王立志及衆曰公執應八方

曰侯壹德不解曰簡平易不疵曰簡經緯天地曰文道德

博聞曰文勤學好問曰文慈惠愛民曰文愍民惠禮曰文

錫民爵位曰文剛強直理曰武威強睿德曰武克定禍亂

曰武刑民克服曰武大志多窮曰武 大志行兵多所窮極 敬事供上

曰恭尊賢敬讓曰恭既過能改曰恭執事堅固曰恭愛人

悌長曰恭執禮敬賓曰恭比親之闕曰恭尊德讓善曰恭

淵源通流曰恭照臨四方曰明諧訖不行曰明威儀悉備
曰欽大慮茲仁曰定安民大慮曰定安民法古曰定純行
不爽曰定諫爭不成曰德辟地有德曰襄甲冑有勞曰襄
有伐而還曰釐質淵受諫曰釐慈惠愛親曰釐博文多能
曰獻聰明叡哲曰獻溫柔聖善曰懿五宗安之曰孝協時
肇享曰孝秉德不回曰孝大慮行節曰孝執心克莊曰齊
資輔供就曰齊有所輔而共成也溫良好樂曰康安樂撫民曰康
令民安樂曰康安民立政曰成布德執義曰穆中情見貌
曰穆敏以敬順曰傾明德有勞曰昭容儀恭美曰昭聖聞
周達曰昭保民耆艾曰胡彌年壽考曰胡強毅果敢曰剛

追補前過曰剛柔德考衆曰靜供已鮮言曰靜寬樂令終

曰靜治而無背曰平執事有制曰平布綱治紀曰平由義

而濟曰景布義行綱曰景耆意大慮曰景注耆強也愚按

之耆謂意所期指猶云景慕也清白守節曰貞大慮克就曰貞不隱無私

曰貞強以剛果曰威猛以強果曰威強毅信正曰威辟土

遠服曰桓克敬勤民曰桓辟土兼國曰桓道德統一曰思

大省兆民曰思大親民而不殺外內思索曰思追悔前過曰思柔

質慈民曰惠愛民好與曰惠柔質受諫曰惠能思辯衆曰

元行義說民曰元始建國都曰元主義行德曰元兵甲亟

作曰莊叡圍克服曰莊死於原野曰莊屢行征伐曰莊武

而不遂曰莊克殺東政曰夷安心好靜曰夷執義揚善曰
懷慈仁短折曰懷短未六十夙夜警戒曰敬夙夜恭事曰

敬象方益平曰敬善合法典曰敬述義不克曰丁迷而不
悌曰丁有功安民曰烈秉德遵業曰烈剛克為伐曰翼思

慮深遠曰翼剛德克就曰肅執心決斷曰肅愛民好治曰
戴典禮不懷曰戴注懷過也按說文從寒省作憲即愆字也死而志成曰靈亂

而不損曰靈極知鬼事曰靈不勤成名曰靈死見鬼能曰
靈好祭鬼神曰靈短折不成曰殤未家短折曰殤不顯尸

國曰隱隱括不成曰隱中年早夭曰悼肆行勞祀曰悼恐
懼從處曰悼不思忘愛曰刺復狼遂過曰刺外內縱亂曰

荒好樂怠政曰荒在國逢難曰愍使民悲傷曰愍在國遭

憂曰愍早孤短折曰哀恭仁短折曰哀早孤有位曰幽壅

遏不通曰幽動祭亂常曰幽易坤之班克威惠禮曰魏克威捷

行曰魏去禮遠衆曰煬好內怠政曰煬甄心動懼曰頃容

儀恭美曰勝威德剛武曰圍聖善周聞曰宣治民克盡曰

使克盡無行見中外曰愍言表裏如一也勝敵壯志曰勇昭功寧

民曰商狀古述今日舉心能制義曰度好和不爭曰安分

內貞復曰白不生其國曰聲生於外家殺戮無辜曰厲官人實

應曰知凶年無穀曰糠不務稼穡名實不爽曰質不悔前過曰
矣温良好樂曰良怙威肆行曰醜勤政無私曰類好變動

民曰躁慈和徧服曰順滿志多窮曰惑危身奉上曰忠思

慮深遠曰趕任恐當作悍注自息政交外曰推疏遠繼位曰

紹彰義掩過曰堅肇敏行成曰直內外賓服曰正華言無

寔曰夸教誨不倦曰長愛民在刑曰克審於賜與曰愛逸

天虐民曰抗好廉自克曰節擇善而從曰比好更改舊曰

易名與實爽曰謬思過不爽曰厚貞心大度曰匡隱哀之

方景武之方也施為文也除亂武也辟地為襄視遠為桓

剛克為發柔克為懿履正為莊有過為僖施而不成曰宣

惠無內德曰獻治而無青為平亂而不損為靈由義而濟

為景失志無轉一作夫則以其明餘皆象也和會也勤勞

也遵循也爽傷也肇始也又治也康安也怙恃也享祀也

胡大也服敗也康順也就會也僨過也錫與也糠虛也叡

聖也惠愛也綏安也堅長也耆強也考成也周至也懷思

也式法也敏疾也捷克也載事也彌久也○**大紀曰**祀于

大廟始定事先之禮諱名立謚賤不誅貴幼不誅長唯天

子稱天以誅之諸侯不得相誅追王古公亶父曰大王季

歷曰王季文考曰文王

庚戌柴望大告武成

武成曰越三日庚戌朱子曰或二十二日或二十五日柴望大

告武成朱子曰先儒以王若曰宜繫受命于周之下蓋不

知生魄之日諸侯百工雖來請命而武王以未祭

通鑑綱目前編卷之六

祖宗未告天地未敢發命故且命以助祭乃以丁未庚戌
祀于郊廟大告武功之成而後始誥諸侯上下之交人神
之序固如此也○文曰漢志引武成篇曰惟一月壬辰旁
死魄若翌日癸巳武王乃朝步自周于征伐紂粵若來三
六月既死魄粵五日甲子成劉商王紂惟四月既旁生魄粵
孔氏古文尚書乃有此篇今顏注劉歆所引兩節見其與
古文不同遂皆以為今文尚書不知何所考也諸家推曆
以為此年二月有閏四月丁未為十九日庚戌為二十二
日然二日皆在生魄之後則古文為倒而此志所引者為
順但其言燎于周廟似無理耳况古文此篇文字皆錯謬安
知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十四字非本在示
天下弗服之文耶○丁未祀于周廟之上而王若曰以下乃大
告武成之文耶○又曰以孔注漢志參考大抵多同但漢
志二月既死魄越五日甲子為差速而四月既生魄與丁
未庚戌先後小魄越五日耳蓋以上文一月壬辰旁死魄推之
則二月之死魄後又以一月當為辛酉或壬戌而未得為甲
子此漢志之誤也又一月當為辛酉或壬戌而未得為甲
漢志言四月既生魄越六日庚戌當為二十二月而經以
生魄居丁未庚戌之後則恐經文倒也歷法雖無四月俱

小之理然亦不過先後一二日耳不應所差如此之多也
宗廟內事日用丁巳漢志乃無丁未而以庚戌燎于周廟
則為剛日非所當用而燎又非宗廟之禮且以翌日辛亥
祀于天位而越五日乙卯又祀馘于周廟則六日之間三
舉大祭禮數而煩近於不敬抑亦經文所無有不知劉歆
何所據也顏注以為今文尚書則伏生今文二十八篇中
本無此篇顏氏之云王若曰嗚呼群后惟先王建邦啓土
又未知何所據也王若曰嗚呼群后惟先王建邦啓土
先王周有天下尊稷為先王公劉克篤前列至于大王
玄王周有天下尊稷為先王公劉克篤前列至于大王

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
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

泰誓牧誓諸書但稱文考至是曰文考文王蓋始追王也
大邦畏其力猶荀子所謂桓文之節制不足以敵湯武之
仁義蓋大邦以強力自負然畏文王道德之強不敢肆也
文王自為西伯專征威德益著九年而崩大統未集者謂
未伐商而予小子其承厥志恭天成命肆予東征綏厥士
取天下也予小子其承厥志恭天成命肆予東征綏厥士

通鑑綱目前編卷之六 周武王十有三年 三十一

女惟其士女篚厥玄黃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

周底商之罪武成錯簡自劉原父王介甫程子朱子皆嘗改定今從朱子正本但用附我大邑周之下

劉氏謂當有關文朱子謂當有遜避警戒之辭若湯誓之

云愚昔從子王子參訂以底商之罪係于此粗為可讀但

此告諸侯之辭以王若曰起文則史官追述其語未必皆

當時全語也故不如湯誥之密蓋湯誓誓毫衆而未及諸

誓諸侯故武成告命之辭或密泰誓誓牧誓既屢列爵惟五分土

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惇信明義

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此與諸侯更定儀等及命之

之辭朱子謂史臣之辭云○大戴禮踐阼篇曰武王踐阼三日既王召士大夫而問焉

曰惡有藏之約行之得萬世可以為子孫恒者乎諸大夫

對曰未得聞也然後召師尚父而問焉曰黃帝顓頊之道

存乎意亦忽不可得見與師尚父曰在丹書王欲聞之則

齋矣三日王端冕師尚父亦端冕奉書而入負屏而立王

下堂南面而立師尚父曰先王之道不北面王行西折而

南東面而立師尚父西面道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

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凡事不強則枉朱子曰

力自矯之謂若狗其所偏不自矯操則終於枉而已弗敬則不正枉者滅廢敬者萬

世藏之約行之得可以為子孫恒者此言之謂也王聞書

之言惕若恐懼退而為戒書於席之四端為銘焉於机為

銘焉於鑑為銘焉於盥盤為銘焉於楹為銘焉於杖為銘

通鑑綱目前編卷之六

馬於牖為銘馬於劔為銘馬於弓為銘馬於矛為銘馬席
前左端之銘曰安樂必敬前右端之銘曰無行可悔後左
端之銘曰一反一側亦不可以忘後右端之銘曰所監不
遠視邇所代机之銘曰皇皇惟敬口生咥口戕口鑑之銘
曰見爾前慮爾後盥盤之銘曰與其溺於人也寧溺於淵
溺於淵猶可避也溺於人不可救也楹之銘曰母曰胡殘
其禍將然母曰胡害其禍將大母曰胡傷其禍將長杖之
銘曰惡乎危於忿寔惡乎失道於嗜慾惡乎相忘於富貴
帶之銘曰火滅脩容慎戒必恭恭則壽履履之銘曰慎之
勞勞則富觴豆之銘曰食自杖食自杖戒之儻居妖儻則反
逃尸之銘曰夫名難得而易失無懃弗志而曰我知之乎
無懃弗及而曰我杖之乎擾阻以泥之若風將至必先搖
搖雖有聖人不能為謀也牖之銘曰隨天之時以地之財
敬祀皇天敬以先時劔之銘曰帶之以為服動必行德行
德則興倍德則崩弓之銘曰屈伸之義廢興之行無忘自
過矛之銘曰造矛造矛少間弗忍終身之羞予一人所聞
以戒後世子孫

王訪于箕子

書洪範篇曰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

蔡氏曰商曰祀周曰年此曰祀者因

箕子之辭也箕子嘗言商其淪喪我周為臣僕史記亦載箕子陳洪範之後武王封于朝鮮而不臣訪就而問之箕

商舊封邑之名子爵也愚按書卜有三祀則知箕子王乃之不臣於武王書訪於箕子則知武王之不臣箕子

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隲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彛倫

攸叙倫也武王之意蓋謂天冥然長生下民所以使之相

安而不亂者此必有彛常條理次第而我不知其詳為

疑以發箕子之言然義理無窮武王之聖已能知其詳此

講明而後盡也必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陞洪水汨陳

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界洪範九疇彛倫攸斃則殛死禹

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彛倫攸叙此言洛書所為出

治水然後書必待禹而後出者蓋天不愛道地不愛寶必得

此帝乃錫之書出于洛而禹得之遂推其類以為洪範九疇

如蕭韶奏而鳳儀春秋作而麟至亦其理也初一虞說見

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

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人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

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此神禹

範之經也洛書之數以五居中其餘八位異數而縱橫

居五以樞紐乎九疇以五行居一以胎育乎衆有所以皇

極不言數蓋數之體也五行不言用蓋用之大也蔡氏曰

敬誠身也農厚生也協合天也建立道也又治民也明辨

故九疇每疇五亦在焉五行五事五紀庶徵五福皆五也

冠統師是亦五也三德雖三而剛柔之用各二是亦五也

相反短折壽之反貧富之反疾病康寧之反惡弱好德之

者準極之極六極者窮極之極今醫書亦有六極之證謂

氣血筋骨皮肉皆竭也義同此或疑六極之極當作極

一五行漢石經無一字餘傳首句並不言疇數

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朱子說下去木曰曲直

曰從革土爰稼穡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

辛稼穡作甘此下九疇之目蓋大禹本經其發明者蓋為

五行之書其下諸疇各以序類相配此洪範之傳也後皆

放此水曰潤下以言五行之性潤下作鹹以下言五行

之味五行者造化之用其功用甚廣此獨言其性與味者

以切於民飲食器用言也水之性氣潤而勢下火之性氣

炎而勢上木之性有曲而有直金之性體從而用革土無

不生此獨言稼穡者重民用也不言曰而言爰蓋於此獨

重也種曰稼以生言欽曰穡以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

曰視四曰聽五曰思此五事之目其序全體五行其功後

是朱子曰在天為五行在人為五事五事以思為主蓋不

可見而行乎四者之間也然操存之漸必自其可見者而

為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此五事之則也

盡之而箕子又各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

此推五則之功也貌而能恭則氣象嚴整夔起情故肅

言而能從則令行人順故又視明則知見必徹故能哲聽

聰則多聞善斷故能謀至於思能通微則聖三八政一曰

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

八曰師上食者民之所本以生貨者民之所資以用故食居

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司空掌土所以定其居司徒掌

侯懷遠人師所以除殘賊也刑者聖人之不得已故司寇

居三官遠之役兵者聖人之大不得已故師居八政之末

四五紀

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曆數時也

四

月晦朔也日纏度也星有經有緯隨天者經星五緯者緯

星辰日月所會十二次也曆數者推步占候之法所以紀

曆數者推步占候之法所以紀

曆數者推步占候之法所以紀

曆數者推步占候之法所以紀

曆數者推步占候之法所以紀

曆數者推步占候之法所以紀

禮之綱五紀者義和之職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

日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又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

不寧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

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東坡蘇氏石林葉氏無垢張氏容

蓋歲月日星辰之度具于曆數箕子於此特以其切於君

臣政事者言之以明調贊之本曰者箕子之辭也省察視

也王言省卿士師尹不言者冒上談也一歲談十二月王

當視歲功之運以總攬群綱一月談三十日卿士當視一

月之運以各率其屬至於官師庶尹又當視一日之運而

朝夕靡懈修舉衆務蓋天之歲月日時無易則百穀用成

治象清明賢俊俱出民俗平康易其序則反是君臣責任

之修廢其效如之成功統歸於上故無易者先言歲月廢

墜多起於微故既易者先言日月蓋自一日之差則累累

皆差也星指經星庶民之象則如星之衆而星之所尚

不同有好風者箕星是也漢志言軫

星亦好雨星占言東井好風雨日月之行冬夏各有常度

月之從星入箕則多風離畢則多雨宿軫則兩宿井則風

兩矣日行星黃道而月有九行每月周天則又以日為紀日

有常度其從星者惟月耳按占書凡太陰所行各有變異

此但本風雨者為例爾蔡氏曰日有中道月有九行中道

者黃道也北至東井去極近南至牽牛去極遠東至角西

也日極南至于牽牛則為冬至極北至于東井則為夏至

南北中東至角西至婁則為春秋分月立春春分從赤道

謂日南入于畢則有冬有夏也月行東北入于箕則多風

言省者庶民之休咎係乎上人之得失故但以風雨也民不

以見所庶民之欲者何如爾疾民之衆寒者欲衣星

者欲食民之孤獨者之欲得其所此王政之所先而卿士

行則有冬有夏之常以月之常行而從星之異好以卿士

師尹之常職而從民之異欲則其從民者非所以好以卿士

通鑑綱目新編卷六

周武王十有三年

三五

弗友剛克爰友柔克沈潛剛克高明柔克尚也直而不偏

而行之直無所矯拂克治之也友順也世俗平康則正直

而巳不必偏有所尚強弗友氣習之剛強也則以剛治之

變友氣習之柔弱也則以柔治之此制之也深沈潛退氣

稟之柔也則以剛治之使之有立高尚明爽氣稟之剛也

則以柔治之使之不過此化之也正直之用一如而

剛柔之用四聖人撫世酬物因時制宜大用如此而

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兩曰霽曰蒙曰驛曰克曰貞

曰悔灼龜曰卜揲著曰筮著龜無心吉凶自以類應然而

可命之卜筮而後龜兆著卦可推也雨水兆霽火兆蒙木

兆蓋冒土而出也驛占文作圍金兆謂圓圍絡繹也克土

自有其占法而今不傳爾貞悔則筮卦也卦之不變者以

內卦為貞外卦為悔傳所謂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卦之

變動者以本卦為貞之卦為悔傳所謂貞屯悔豫是也蓋

貞之義正也悔之義改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立時人作

也又說文悔當作辨

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卜五雨霽蒙驛克也占用二

定體卦有定辭自其有變動之差而天下之至變生焉故

善卜筮者推衍其差忒而已必立如是善衍忒之人以作

從二人之言蓋衆則公也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

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

貞悔也衍推也忒差也占用二

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卜筮以謀而後汝則從龜從筮從卿

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疆子孫其逢吉汝則從

龜從筮從鄉士逆庶民逆吉皆從則龜筮在鄉士庶民之

其吉凶與天鄉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

地神明同體鄉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

龜從筮從汝則逆鄉士逆吉三從二逆者皆吉然或汝或

筮之上其要亦汝則從龜從筮逆鄉士逆庶民逆作內吉

以人謀為主

通鑑綱目前編卷六

通鑑綱目前編卷六

通鑑綱目前編卷六

通鑑綱目前編卷六

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推謀能料其事之可否耳若氣數

則非人謀所能逆知惟龜筮知之耳故龜筮共違雖人謀

皆從而未可為也然箕子以龜先筮又言龜從筮逆而無

謂筮短龜長亦一意也蓋龜兆一成所應又遠筮則應在

一時而時日推迂又須更筮故曰筮短龜長然龜則信

皆應若易之垂訓則惟忠信之事應否則有戒不為小人

謀也故自夫子以來專以**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

易垂訓而龜書終廢云

風雨於五行水也暘火也燠木寒金四氣皆因曰時五者

來備各以其叙庶草蕃廡一極備凶一極無凶時曰傳文也

五者來備無缺也各以其叙無舛也庶草猶言百種蕃廡

豐茂也一極備氣過多也一極無氣過少也如雨多則澇

兩少則旱是極備與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又時暘若曰

無皆凶也餘徵皆然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又時暘若曰

哲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也休徵謂嘉德之證驗

隅之德也箕子以五事庶徵相感應以見九疇之對義奉一

恭而肅則敬德潤身心開明故致時暘之順視明而哲則陽明

則號令順理人心開明故致時暘之順視明而哲則陽明

內主故時燠順之听聰而謀則閑藏默運好謀能斷故時

象所似以其德之氣曰咎徵曰狂恒雨若曰僭恒暘若曰豫

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風若

茶注謂緩也急嚴急也蒙昧也大傳作寒注謂冒也急恒

寒若猶所謂秦亡無燠年蓋嚴迫則常寒應之也所謂恒

若者即所謂一極備之凶也此言恒若以見極備之凶而

不明極無之凶何也蓋一極備則一極無可知如常雨則

無陽常燠則無寒也凡此通上文大約以類配至漢儒則

門分戶析指某事致其應其說始拘又增入常陰一條則

五事無所配殊不知常陰已在常寒常

雨常風之內矣非箕子之言未備也

九五福 一曰壽二

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諸福而後能享

諸福故壽為首

富有廩祿康寧無疾患攸好德者樂其道也考終命者順受其正也古者上下有辨人非廩祿無自富者故五福不言貴言富則貴可知矣攸好德者多矣今其氣稟清明知德何也大抵人生而惡弱昏愚者多矣今其氣稟清明知德義之美而樂之豈非天下之至福也哉使此心昏然所好非德雖富壽安逸祇以荒亡我賊而已且飽暖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又何足為福

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子王子曰此五福之傳文也

飲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庶民惟

徵之下曰時五者來備也或疑此章言汝極惟皇作極之語故舊以為皇極之傳今以受之五福之下則章內何以有皇極之說也愚按八疇皆與皇極相闕非獨五福一疇也箕子於此一隅而發之耳且言為君者体天治民當可以望其協極使其救死不贍矣暇治禮義所謂汝弗能使有好于家則時人斯其事者也此猶大享平天下之傳言與起感發之化而又以繫矩為言是也又况章內曰攸好德曰既富方穀曰錫福則為五福凡厥庶民無有淫之傳無疑其間文義朱子皇極辨詳之

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

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往皇之極此節言人之知所好

人君立之標準然民之能好德者與未有德而不為惡者與革面欲為好德者皆當念之受之錫之以福也無

虐管獨而畏高明此節謂民有不辛而蒙獨衰弱者有人幸而榮富者人主又當扶之抑之

之有能有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此節言人之才德當榮

也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

辜穀善也此節言人之趨正亦必先有以養之故錫福于

矣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此節又言非好

福終為國家之害而已按五福雖以好德居四而傳則以好德為重蓋五福本係於天命而人之所可免者惟好德

通鑑綱目前編卷六 周武王十有三年 三九

而巳錫福係於人主而人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

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凶折者橫死短折者天死疾

家不足惡者剛惡弱者柔惡蔡氏曰五福六極在君則由

於極之建不建在人民則由於訓之行不行感應之理微

矣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王食

臣之有作福作威王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

僻民用僭忒此五福六極之總傳也五福六極人君體之

六極也王食者下之所以奉上此又人主萬乘之福也臣

而僭之則大夫必害于而家諸侯必凶于而國有位者用

側頗辟而不安其分小民者亦僭忒而踰越其常則轉而

趨於六極矣其言威福之不可下移而人臣之不可上僭

以發明○朱子皇極辨曰洛書九數而五居中洪範九疇

而皇極居五故自孔氏傳訓皇極為大中而諸儒皆祖其

說余獨嘗以經之文義語脉求之而有以知其必不然也

蓋皇者君之稱也極者至極之義標準之名常在物之中

尖而四外望之以取正焉者也故以極為在中之準的則

可而便訓極為中則不可若北辰之為天極脊棟之為屋

極其義皆然而禮所謂民極詩所謂四方之極者於皇極

之義為尤近顧今之說者既誤於此而并失於彼是以其

說展轉迷繆而終不能以自明也即如舊說姑亦無問其

它但即經文而讀皇為大讀極為中則夫所謂惟大作中

大則受之為何等語乎今以余說推之則人君以眇然之

身履至尊之位四方輻輳面內而環觀之自東而望者不

過此而西也自南而望者不過此而北也此天下之至中也既居天下之至中則必有天下之絕德而後可以立至極之標準故必順五行敬五事以脩其身厚八政協五紀使夫面內而環觀者莫不於是而取則焉語其仁則極天下之仁而天下之為仁者莫能加也語其孝則極天下之孝而天下之為孝者莫能尚也是則所謂皇極者也由是而權之以三德審之以下筮驗其休咎於天考其禍福於人如挈裘領豈有一毛之不順哉此洛書之數所以雖始於一終於九而必以五居其中洪範之疇所以雖本於五行究於福極而必以皇極為之主也原於天之所以錫禹雖其茫昧幽眇有不可得而知者然箕子之所以言之而告武王者則已備矣顧其辭之宏深奧雅若有未易言者然嘗試虛心平氣而再三反復焉則亦坦然明白而無一字之可疑但先儒未嘗深求其意而不察乎人君所以脩身立道之本是以誤訓皇極為大中又見其詞多為含洪寬大之言因復誤認中為含胡苟且不分善惡之意殊不知極雖居中而非有取乎中之義且中之為義又以其無過不及至精至當而無有毫釐之差亦非如其所指之云也乃以誤認之中為誤訓之極不謹乎至嚴至密之體而

通鑑綱目卷之六十一
周書卷之二十一
四十一

務為至寬至廣之量其弊將使人君不知脩身以立政而墮於漢元帝之優游唐代宗之姑息卒至於是非顛倒賢否貿亂而禍敗隨之尚何歛福錫民之可望哉嗚呼孔氏則誠誤矣然迹其本心亦曰姑以隨文解義為口耳佔畢之計而已不知其禍之至此也而自漢以來迄今千有餘年學士大夫不為不眾更歷世變不為不多幸而遺經尚存本文可考其出於人心者又不可得而昧也乃無一人覺其非是而一言以正之者使其患害流于萬世是則豈獨孔氏之罪哉予於是竊有感焉作皇極辨。書序曰武王勝殷殺受以箕子歸作洪範。書洪範大傳曰武王勝

殷繼公子祿父釋箕子囚箕子不忍周之釋走之朝鮮鄭氏

曰誅我君而釋已嫌苟免也

武王聞之因以朝鮮封之。世家曰武王

既克殷訪問箕子乃封箕子於朝鮮而不臣也班固曰玄菟樂浪本箕子所封昔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鮮教其民以禮義田蠶織作為民設禁八條相殺以當時償殺相傷以穀償相盜者男沒入為其家奴女為婢欲自贖者入五十萬雖免為民俗猶羞之嫁娶無所讎是以其民終不相盜無門戶之閉婦人貞信不淫辟其田民飲食以籩豆都邑頗放效吏往往以杯器食郡初取吏於遼東吏見民無閉臧及賈人往者夜則為盜俗稍益薄今於犯禁寢多至六

十餘條可貴哉仁賢之化也。○後漢書曰昔箕子遭衰殷之運避地朝鮮始其國俗未有聞也及施八條之約使人知禁遂乃邑無淫盜門不夜扃回頑薄之俗就寬略之法行數百千年故東夷通以柔謹為風異乎三方率皆土著熹飲酒歌舞或冠弁衣錦器用俎豆所謂中國失禮求之四夷者也其後通接商賈從而澆異若箕子之省簡文條而用信義其得聖賢作法之原矣。○蘇氏曰箕子之不臣周也而曷為為武王陳洪範也天以是道界之禹傳至於我不可使自我而絕以武王而不傳則天下無可傳者矣故為箕子者傳道則可仕則不可

是年伯夷叔齊去周死于首陽山

古史曰武王伐紂伯夷叔齊乃相與扣馬陳君臣以諫左

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

蘇氏曰史記周本紀武王即位九年

上祭于畢為文王木主載之車中東觀兵孟津十一年遂伐誅紂伯夷傳記伯夷諫武王之言曰父死未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進退皆信武王巴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可據故一取尚書為信

叔齊恥之隱於首陽義不食周粟採薇而食之卒以餓死

愚按夷齊之事呂氏春秋史記所載多有不同今據古史為正又史記載採薇之歌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

易暴子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子我安適歸矣于嗟祖兮命之衰矣辭怨而氣弱絕與孔孟所言夷齊氣象

不同外紀取之古史亦不取焉○古史考曰夷齊采薇野有婦人曰子義不食周粟此亦周之草木也於是餓死

十有四年西旅獻獒

書曰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西旅底貢厥燹太保乃

作旅燹用訓于王克商之後威德遠暢蠻夷來貢也東方

言九夷六蠻此言夷蠻者四夷之通稱言八夷者謂其非

一而已西旅西夷之國燹犬也爾雅丈高四尺曰燹說文

曰使犬也犬知人心可使者召公以燹非當貢上易啓人

主異好下非所以示諸侯常禮故作書以告然召公在武

王時未為太保或者史臣之追稱曰嗚呼明王慎德四夷

與五峯胡氏以此篇係成王之紀

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王乃昭德之致于

異姓之邦無替厥服分寶玉于伯叔之國時庸展親人不

易物惟德其物謹德乃一書之要旨方物方土所生之物

德所感貢方物者也如分陳以肅慎氏之貢也德之致即謹

以夏后氏之璜然魯有封父之繁弱晉有密源之鼓鞞闕

之甲故未必無寶玉也而以方物為重所以示服遠互親

分異姓未必無寶玉也而以方物為重所以示服遠互親

見義各舉所重而言耳人不易物惟德其物言諸侯不敢

忽易其所賜皆以德視物也夫器物之微上以德致亦以

德示而下皆非可以為德矣德盛不狎侮狎侮君子罔以

盡人心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不役耳目百度惟貞玩人

喪德玩物喪志志以道寧言以道接此述謹德之事以戒

忽也君子小人以位言也德至於盛必無狎玩之失然於

通鑑綱目卷之六十一

四十三

珍禽奇獸不育于國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

人安無益凡遊玩之類異物非其土性不可長養所以珍禽奇獸不必育于中國蓋言此非惟落人之玩妨人

之實又且違物之性也不寶遠物則於已不貪於人不擾

故遠人來格貢粢雖其自至然意向之微非所以觀示遠

人矣上文因玩物而推明玩人之失所以防其源也此章

因寶物之戒而又歸重於寶賢之意所以易其好也太保

謂周密矣可嗚呼夙夜罔或不勤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為

山九仞功虧一簣矜矜特也八尺曰仞簣盛土之器也召

指受爇而言然凡謹德允迪茲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迪

者自當凜然於此矣德允迪茲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迪

也言此以終上文功成民足之意蔡氏曰人主一身實萬

化之原苟於理有毫髮之不盡即遺生民無窮之害而非

創業垂統可繼之道矣以武王之聖召公所以警

戒之者如此後之人君可不深思而加念之哉

王有疾

金縢篇曰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克商之明年也二公曰我其

為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穆敬也蔡氏謂古者

皆在誠一和同以聽故名穆卜下文亦有勿穆公乃自以

卜之文戚憂煩之意周公言此卻二公之卜

為功為三壇同墠為壇於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

乃告大王王季文王史乃冊祝曰惟爾元孫某遘厲虐疾

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予仁若考

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
鬼神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
之民罔不祗畏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
歸今我即命于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

爾不許我我乃屏壁與珪於宗廟郊社而為壇築土曰壇
除土曰壇三壇大王季文王之位壁以禮神植於神位珪則公
南而北向則周公所立之位壁以禮神植於神位珪則公
所秉者史卜史也其武王之名也責朱子謂如責其侍子
之責如爾三王為天責其元子來侍則請以旦代其侍子
蓋我能承順祖考之意能多材多藝趨奔役使以敷佑天下
故也乃元孫則不能趨奔役使而其大德可以敷佑天下
故帝命以君使天下用能定爾子孫黎民於下地而四方畏
之今日毋使遽爾以墜上天昔日所降之重命我先王亦
永有依歸矣屏壁與珪謂不復得事神也蓋武王喪則周
家必墜雖欲事神不可得曰爾曰我曰許不許迫切之意
言不暇乃卜句三龜一習吉啟籒見書乃并是吉公曰體
文也

王其罔害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茲攸俟能念

予一人古者卜筮必立三人以參考吉凶三龜者三人所

籒者啟金滕之匱也周家卜筮之書皆藏於金滕之匱卜
史掌之以金縢滕重其器也周公啟籒以觀卜兆之書亦

又云吉體謂兆象也禮所謂君占體是也以兆體言之王
其無害而予小子則新受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謂代死

也今日所俟惟三王公歸乃納冊于金滕之匱中王翼日

念我王一人而已

乃瘞之匱周禮占畢而返歸其室也於是史乃納冊於金滕

則計其占之中否鄭康成謂卜筮史必書其命龜之事及
兆於冊繫其禮神之幣而合藏焉是則金滕之匱周家藏

卜書之常器而終事納冊亦周家占人之常職世俗謂周
公始為此匱又納冊其中以為異日自驗之地可謂陋矣

十有九年 十有二月王崩 逸周書曰乃歲于誦踐

位周公 宰正百工

管子曰 昔者大王賢王季賢文王賢武王賢武王伐殷克
之七年而崩周公旦輔成王而治天下○竹書紀年曰武
王年五十四

履祥按文王世子篇稱文王謂武王曰我百爾九十吾
與爾三馬文王九十七乃終武王九十三而終前輩多
疑焉夫年之長短命也雖聖人豈能以與其子哉且如
其言則文王十五而生武王前此已生伯邑考矣武王
八十一而生成王後此又生唐叔虞焉人情事理所必
不然也按文王世子乃合古書數篇為一篇其篇目尚
在每章之首與其終曰文王世子曰教世子曰周公踐
阼曰庶子官曰天子視學曰世子之記而此章於上下
文無所繫此必作傳之附會耳今依
竹書紀年之年以明戴記之說雜云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卷之六終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卷之七

仁山金履祥編

歸仁齋楊氏重鈔

丙戌周成王元年周公相踐阼而治

記文王世子篇周公踐阼章曰成王幼不能蒞阼周公相

踐阼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

幼之道也成王有過則撻伯禽所以示成王世子之道也

凡學世子及學士必時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於東

序小樂正學干大胥贊之籥師學戈籥師承贊之胥鼓南

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

書者詔之禮在瞽宗書在上庠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於東序大樂正學舞于戚語說命乞言皆大樂正授數大司成論說在東序凡侍坐於大司成者遠近間三席可以問終則負牆列事未盡不問凡學春官釋奠于先師秋冬亦如之凡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始立學者既興器用幣然後釋菜不舞不投器乃退儻于東序一獻無介語可也教世子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樂所以脩內也禮所以脩外也禮樂交錯於中發形於外是故其成也懌恭敬而溫文立太傅少傅以養之欲其知父子君臣之道也太傅審父子君臣之

道以示之少傅奉世子以觀大傅之德行而審喻之大傅在前少傅在後入則有保出則有師是以教喻而德成也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者也保也者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唯其人語使能也君子曰德德成而教尊教尊而官正官正而國治君之謂也仲尼曰昔者周公攝政踐阼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所以善成王也聞之曰為人臣者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爲之况于其身以善其君乎周公優爲之是故知爲人子然後可以爲人父知爲人臣然後可以爲人君知事人然後能使人成王幼不能蒞阼

以爲世子則無爲也是故抗世子法於伯禽使之與成王
居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也君之於世子也
親則父也尊則君也有父之親有君之尊然後兼天下而
有之是故養世子不可不慎也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唯
世子而已其齒於學之謂也故世子齒於學國人觀之曰
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父在則禮然然而衆知父
子之道矣其二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君在則
禮然然而衆著於君臣之義矣其三曰將君我而與我齒
讓何也曰長長也然而衆知長幼之節矣故父在斯爲子
君在斯謂之臣居子與臣之節所以尊君親親也故學之

爲父子焉學之爲君臣焉學之爲長幼焉父子君臣長幼
之道得而國治語曰樂正司業父師司成一有元良萬國
以貞世子之謂也右周公踐阼○明堂之位曰篤仁而好
學多聞而道慎天子疑則問應而不窮者謂之道道者導
天子以道者也常立於前是周公也誠立而敢斷輔善而
相義者謂之輔輔者輔天子之意者也常立於左是太公
也潔廉而切直匡過而諫邪者謂之拂拂者拂天子之過
者也常立於右是召公也博聞強記捷給而善對者謂之
承承者承天子之遺忘者也常立於後是史佚也故成王
中立聽政而四聖維之是以慮無失計而舉無過事

○傳職篇曰天子不諭於先聖人之德不知君國畜民之道不見禮義之正不察應事之理不博古之典傳不間於威儀之數詩書禮樂無經天子學業之不法凡此其屬太師之任也古者齊太公職之天子不姻於親戚不惠於黎庶無禮於大臣不中於刑獄無經於百官不哀於喪不敬於祭不直於戎事不信於諸侯不誠於賞罰不厚於德不彊於 賜予侈於左右近臣老授於疏遠卑賤不能懲忿窒慾大行大禮大義大道不從太師之教凡此其屬太傅之任也古者魯周公職之天子處位不端受業不敬教誨諷誦詩書禮樂之不經不法不古言語不序音聲不中律

將學趨讓進退即席不以禮登降揖讓無容視瞻俯仰周旋無節妄咳唾數顧趨行得色不比順隱琴肆瑟凡此其屬太保之任也古者燕召公職之天子燕業及其學左右之習詭其師答遠方諸侯遇貴大人不知大雅之辭答左右近臣不知已諾之適間問小誦之不博不習凡此其屬少師之任也古者史佚職之天子居處出入不以禮衣服冠帶不以制御器在側不以度雜絲從美不以章德小行小禮小義小道凡此其屬少傅之任也天子居處燕私安所易樂而湛夜漏屏人而數飲酒而醉食肉而飽飽而強食飢而餒暑而暍寒而懦寢而莫宥坐而莫恃行而莫先

莫後帝自為開戶自取玩好自執器皿亟顧還面而器御之不舉不滅折毀喪傷凡此其屬少保之任也干戚戈羽之舞管籥琴瑟之會號呼訶謔聲音不中律燕樂雅頌逆樂之序凡此其屬詔工之任也不知日月之時節不知先王之諱與國之大忌不知風雨雷電之情凡此之屬太史之任也吳氏曰書所謂位冢宰正百工與詩所謂攝政皆在成王諒陰之時非以幼冲而攝而其攝也不過位冢宰之位而已亦非如荀卿所謂攝天下位之事也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方其畢時周公固未嘗攝亦非有七年而後還政之事也百官總已以聽冢宰未其所從始如殷

之高宗已然不特周公行之此皆論周公者所當先知也

履祥按傳稱世子之記則古者教世子其文字禮節必自有一書世所誦習而行之者也成王幼冲既為天子又復當喪凡教世子禮樂之事皆所不可缺故抗世子法於伯禽使習視之然古者大功猶誦况幼冲之年不可以廢學意讀書誦習亦必使成王親之故周公作為文王大明綿以下諸雅述先王之德七月諸詩極道衣食勤勞之事而召公亦有公劉卷阿諸詩之作皆所以便誦習于後免喪因被之晉絃云

周公誥君奭

君奭篇曰周公若曰君奭弗弔天降喪于殷殷既墜厥命

我有周既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棊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嗚呼君已曰時我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惟人在我後嗣

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過佚前人光在家不知若曰者述周

也君尊之爽召公名古人質相與語亦名之弗弔猶為一不

謂不幸天降喪于殷亦殷自墜其命我有周既受之矣我

不知周之基業其承于天休耶若天不可信我亦不知

其終出而不祥耶後來吉凶俱不可必君爽已嘗曰時其

責在我而已蓋謂不可必者在天而可必者在我也君之

意如此故我不敢以天命之至為安而不長念墜命之威

於天人不尤不違之際與人及後嗣弗克敬天敬民絕失

前人之光烈而云我已天命不易天難謀乃其墜命弗克

退老於家不復與知也天命不易天難謀乃其墜命弗克

經歷嗣前人恭明德在今予小子曰非克有正迪惟前人

光施于我冲子此承上文以解不敢知天之意與時我之

故我小子且雖不能有所正然所開導者惟以前人德爾

曰恭明德以成功言之則曰前人之則又曰天不可信我道

惟寧王德延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其諄復之意天不可

信即上文之意寧王武王也言天命雖不可深恃然在我

所受之公曰君爽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

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

臣扈格于上帝巫咸又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

丁時則有若甘盤保衡即伊尹伊陟其子也臣扈與湯時

有陳保又有殷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率凡也陳如我

也陟升配天者天子祭其祖以配天之禮也所猶今方言

許也此承上文言凡此皆有舊臣輔世託孤保治有殷之

業故殷之宗祀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王人罔不秉德

明恤小臣屏侯甸矧咸奔走惟茲惟德稱用又厥辟故一

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百姓世家大族也王人

向而言也惟茲即上文惟茲指六臣也有事謂征伐會同

號令之事此章承上文言商家有此舊臣為之輔相以承

其天命故人皆能明察其屬各得其職外有藩屏侯甸亦非

奔走效命於下惟茲舊臣惟德是奉是以若此所以能致

其君於治故一人凡有號令征伐會同之事于四方若龜

著卜筮而人心公曰君奭天壽平格保又有殷有殷嗣天

滅威今汝永念則有固命厥亂明我新造邦此承上章之

公平公正也格感通也天之所壽多歷年所者以殷有公

正感通之道能保又有殷也其後殷受嗣位天下降亡亡

之威命之不可恃如此今汝君奭能為永久之計則天亦

有堅定之命其在於保治昭明我新造之周邦乎永念即

平格之意乱明公曰君奭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其

取其陳之陳舊

也陳如我

也陳如我

也陳如我

也陳如我

也陳如我

也陳如我

也陳如我

也陳如我

也陳如我

也陳如我

也陳如我

也陳如我

也陳如我

也陳如我

也陳如我

也陳如我

也陳如我

也陳如我

也陳如我

也陳如我

也陳如我

也陳如我

也陳如我

也陳如我

也陳如我

也陳如我

也陳如我

也陳如我

也陳如我

也陳如我

也陳如我

也陳如我

也陳如我

也陳如我

也陳如我

也陳如我

也陳如我

也陳如我

也陳如我

也陳如我

也陳如我

也陳如我

也陳如我

也陳如我

也陳如我

也陳如我

也陳如我

也陳如我

也陳如我

也陳如我

也陳如我

也陳如我

也陳如我

也陳如我

也陳如我

也陳如我

也陳如我

也陳如我

也陳如我

也陳如我

也陳如我

也陳如我

也陳如我

也陳如我

也陳如我

也陳如我

也陳如我

也陳如我

也陳如我

也陳如我

也陳如我

也陳如我

也陳如我

也陳如我

也陳如我

也陳如我

也陳如我

也陳如我

也陳如我

也陳如我

也陳如我

也陳如我

也陳如我

也陳如我

也陳如我

也陳如我

也陳如我

也陳如我

也陳如我

也陳如我

也陳如我

也陳如我

也陳如我

也陳如我

也陳如我

也陳如我

也陳如我

也陳如我

也陳如我

也陳如我

也陳如我

也陳如我

也陳如我

也陳如我

也陳如我

也陳如我

也陳如我

王也號叔王季子大弟其後封於東號閔天散宜生泰
顛南宮括所謂文王四友也周公謂前日上帝曷為而申
勸武王之德集大命於其身蓋惟文王能修和諸夏亦惟
有號叔等五人者助之向無五人為之往來宣導彛教則
文王豈能自使治天下達國亦惟五人純一佑助秉持
其德實知天理之可畏乃惟昭明文王以迪導其德見冒
於民升聞于天惟時文王已受有殷命至武王時號叔死
矣四臣者尚在祿位後暨武王共代商受又昭武王之德
以冒於天下而天下盡頌武王之德是則武王之興亦賴
文王之德與世德之臣也按太公歷相文王武王世德之
臣莫重焉此言四臣而不言太公蓋其時太公尚在聖賢
之意錄死兔生相期於無窮其不生誦太公之功意蓋如
此今在予小子旦若游大川予往暨汝爽其濟小子同未
在位誕無我責收罔助不及考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
矧曰其有能格誕無我責謂召公專委其責於周公而欲
攝政辭意亦或如此收義未詳或有缺文大意是收歛不
為之意考老成也造往也鳴鳥鳳也國語所謂周之興鳳

鳳鳴于岐山蓋鳴鳳在郊王者之瑞世之盛也此承上文
武王之興尚賴文王世輔之臣况在今日成王幼冲在我
與汝皆及汝同濟成王幼冲雖已即位與未即位同爾君
當勇往及汝同濟成王幼冲雖已即位與未即位同爾君
爽不可大為我之責若收身而退不勉其所不及老成之
臣又皆引去則德不降于國人今日鳴鳳在郊之盛將不
後聞矣况能格于皇公曰嗚呼君肆其監于茲我受命無
天若昔日之盛乎公曰嗚呼君肆其監于茲我受命無
疆惟休亦大惟艱告君乃猷裕我不以後人迷而茲指上文
難故文武之事我周受命固有無疆之休然保守之亦大艱
命公曰前人敷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曰汝明賜偶王
在亶秉茲大命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臣作汝民極謂大
準故當時凡言為大臣者皆曰以為民極偶配也秉載也
同召同受武王顧託之命故周公奉武王之言以勉召公
謂前人布其腹心盡以命汝使為大臣以定其民其言曰
汝明德兔力以配輔嗣王盡其誠心載此天命思文王之
通鑑綱目前編卷之七 周成王元年

德以丕承其無疆之憂武王公曰君告汝朕允保爽其

汝克敬以予監于殷喪大否肆念我天威予不允惟若茲

誥予監信也保召公官名我之所信者保爽耳以汝克敬與

有可畏者而君爽意乃不然我之所信者君爽予惟曰襄

我二人汝有合我言曰在時二人天休滋至惟時二人弗

戡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讓後人于丕時襄成也戡堪

是輔成王業者我與君爽二人耳汝亦固同此意言曰在

擬其後以盈滿為懼也然此則在於益敬其德明率賢俊以

其責嗚呼篤桀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我咸成文王

功于不怠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篤如克篤前烈之篤

周都西土去東為遠故以海隅出日言之謂篤厚前人之

業者匪我二人乎我國家固能至于如今日之休矣我與

君爽當共承文王之功不自止息大冒于海隅出日之地

矣公曰君子不惠若茲多誥予惟用閔于天越民惠順也

君爽之意故若茲多誥蓋予憂天命之不公曰嗚呼君惟

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祗若茲往敬用治猶言

○史記曰其在成王時召公為三公自陝以西召公主之

自陝以東周公主之成王既幼周公攝政當國召公疑之

作君爽於是召公乃說○大紀論曰周公不見知於成王

所以敢居外者恃召公為保爾不然周公其可離成王左

右乎故君爽之作在元年而不在亂定之後也

履祥按君爽之書子王子謂當在成王初年今考書中言意率已可見其事辭之明證有七書之稱武王為寧王者惟大誥君爽為然大誥既初年之書或其一誥未定或尚存初謚或兼稱二謚其後始定一謚為武王耳故其後諸書止稱武王而君爽獨稱寧王是君爽與大誥均為初年之書其證一也高宗之相莫著於傳說而此書獨奉甘盤蓋初政之相也成湯之伊尹佐湯取天下而太甲初年政出伊尹若伊陟臣扈巫咸巫賢甘盤諸賢皆以世德舊臣總聽嗣王之初政遂保有商歷年之盛蓋周公引以為周召之比故言不及於傳說其證二也至曰冲子曰小子同未能在位曰亂明我新造邦曰在遜後人于丕時曰亦罔不能厥初此皆初年之證故今從胡氏係於元年之下

夏六月葬武王于畢

逸周書曰乃歲十二月崩錫肆于岐周注乃謂乃周公立後之歲也周公立

相天子周公召公內弭父兄外撫諸侯元年夏六月葬武

王于畢

臣瓚曰汲郡古文曰畢西於豐三十里

王冠

家語曰

武王崩成王年十有三而嗣立周公居冢宰攝政

以治天下明年夏六月既葬冠成王而朝于祖以見諸侯

周公命祝雍作頌曰祝王達而未幼

未當作勿程子曰祝未者非必之辭

雍辭曰使王近於民遠於年齋於時

審愛也不惠於財親奪民時也

賢而任能其頌曰令月吉日王始加元服云王幼志服衮

職欽若昊天六合是式率爾祖考永永無極孟懿子曰天

子未冠即位長亦冠也孔子曰古者王世子雖幼其即位

則尊為人君人君治成人之事者何冠之有

命周公子伯禽代就封於魯

史記世家曰周公攝政當國管叔及其群

弟流言於國曰周公將不利於王周公卒相成王

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於魯○皇甫謐曰伯禽以

成王元年封○履祥按始是武王崩成王幼周公

相踐詐抗世子法於伯禽以教成王至是王冠且

長使伯禽代就封於魯而留周公卒相成王三叔

遂為流言凡史遷所記恐未盡當時先後之實

魯頌曰

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啓爾宇為周室

輔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土者謂城邑

地之類田者諸侯一同之田孟子所謂周公封於魯為方

百里者也是也山川附庸與凡土地周禮所謂封疆方五百里

禮記所謂魯境○春秋公羊氏傳曰封魯公以為周公也

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曰生以養周公死以為周公主

然則周公之魯乎曰不之魯也封魯公以為周公主然則

周公曷為不之魯欲天下之一乎周也○**書大傳曰**伯禽

封於魯周公曰於乎吾與汝族倫吾文王之為子也武王

之為弟也今王之為叔父也吾於天下豈卑賤也豈乏士

也所執質而見者十二委質而相見者三十其未執質之

士百我欲盡智得情者千人而吾僅得三人焉以正吾身

以定天下是以敬其見者則隱者出矣謹諸乃以魯而驕

人可哉尸祿之士猶可驕也正身之士去貴而為賤去富

而為貧面目黧黑而不失其所是以文不滅而章不敗也

慎諸女乃以魯國而驕豈可哉

管叔及蔡叔霍叔流言周公居東

金縢後叙曰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曰公

將不利於孺子管叔名鮮武王弟周公元羣弟蔡叔度霍叔處也流言流布其言也孺子成王也金

滕但言管叔及羣弟流言而大誥多方皆言武庚圖復則流言非武庚之事或是以此誘問三叔則有之其後三叔

欲叛始挾武庚以為援而武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

我無以告我先王辟讀為避鄭氏詩傳言周公以管叔流

則於義有所不盡無以告先王於地下也履祥按古文尚書辟字作辟古文凡君辟刑辟之辟皆作侵唯此作辟此

必孔壁書本是避字也辟越絕書曰周公以盛德武王

封周公使傅相成王成王少周公臣事之當是之時賞賜

不加於無功刑罰不加於無罪天下家給人足禾麥茂美

使人以時說之以禮一順天地澤及夷狄於是管叔蔡叔

不知周公而說之成王周公乃辭位出巡狩於邊鄭康

成曰周公遭流言之難避之而居東都注凡朱子曰弗

辟之說宜從鄭氏向董叔重辨此一時答之謂從註說後

而思之不然是時三叔方流言於國周公處兄弟骨肉之

間豈應以語言之故遽興師以誅之聖人氣象大不如此

且成王方疑周公周公固不應不請而自誅之若請之於

王王亦未必見從則當時事勢亦未必然雖曰聖人之心

公平正大區區嫌疑自不必避但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

南禹避舜之子於陽城自合如此若居堯之官逼堯之子

南禹避舜之子於陽城自合如此若居堯之官逼堯之子

即為篡矣或又謂成王疑周公故周公居東不幸成王終不悟不知周公何以處之愚謂周公亦惟盡其忠誠而已

按朱子集有金滕說其時與事皆與此不同此乃朱子晚年與蔡沈之書當為朱子定論

履祥按周公之避所以必告二公而後行者以成王尚幼朝廷之事不可以無所屬也所以周公居外而朝廷不亂成王之雖疑而外不敢誚者以有二公在焉爾微二公則周家之禍必有出於意料之外者周公亦不應避小嫌而忘大計矣甚矣朝廷不可

二年周公居東

金滕後叙曰

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

蔡氏曰居東居國之東也鄭氏

謂避居東都未知何據孔氏以居東為東征非也方流言之起成王未知罪人為誰二年之後王始知流言之罪在管蔡也斯得者遲之辭也○朱子曰管蔡流言成王疑○愚按此當接上文為一章也

之未知罪人之為誰也及周公居東二年成王悟乃知罪

在管蔡也若曰所謂罪人者今得之矣或問居東二年非

東征乎曰成王方疑周公豈得即東征乎二年猶待罪也

此章須以廣大無我之心觀之若有一毫私吝自惜避嫌

疑之心即與聖人所為天地懸隔矣胡氏家錄有言成王

疑周公故周公居東苟成王而終不悟也則如之何曰成

王不悟則王室必危天下必亂周公能盡其忠誠而已聖

人與天合一奚容心哉○伐柯之詩曰伐柯如何匪斧不

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集傳曰周公居東之時東人言此

也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我覲之子籩豆有踐集傳曰東人

曰得見周公之易深喜之之詞也踐行列之
貌舊說謂諷成王當使人通周公之意亦通
○狼跋之詩

曰狼跋其胡載疐其尾公孫避音碩碩膚赤舄几几
頤下懸肉

也載則也疐給也公周公也碩膚大美也赤舄冕服之舄

也几几安重貌公孫碩膚言周公避位而出也狼跋其胡

則疐其尾矣人情遭變則進退不能狼疐其尾載跋其胡

惟周公處之不失其從容雅重之度

公孫碩膚德音不瑕德音令聞也瑕疵也○程子曰周公之處已也

夔夔然存恭畏之心其存誠也蕩蕩然無顧慮之意所以

不失其聖而德音不瑕也○范氏曰神龍或潛或飛能大

能小其變化不測然得而蓄之若犬羊然有欲故也唯其

可以蓄之是以亦得醢而食之凡有欲之類莫不可制焉

唯聖人無欲故天地萬物不能易也富貴貧賤死生如寒

暑晝夜相代乎前五言且有二其心乎我亦順受之而已矣

周公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而赤舄几几德音不瑕

其以此夫○朱子曰周公雖遭疑謗然所以處之不失其

常故詩人美之言狼跋其胡則疐其尾矣公遭流言之變

而其安肆自得乃如此蓋其道隆德盛而安土樂天有不

足言者所以遭大變而不失其常也夫公之被毀以管蔡

之流言也而詩人以為此非四國之所為乃公自遜其大

美而不居耳蓋不使詭邪之口得以加乎公之忠聖此可

見其愛公之深敬公之至而其立言亦有法矣○書大傳

曰武王殺紂而繼公子祿父使管叔蔡叔霍叔監祿父武

王死成王幼周公盛養成王注盛長也使召公奭為傅周公身

聽天下之政管叔蔡叔疑周公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

王奄君薄姑謂祿父曰武王既死矣今王尚幼周公見疑

矣此百世一時也請舉事然後祿父及三監叛矣○朱子

曰武庚當時意必日夕說誘三叔以為周公弟也而居中

專政管叔兄也而在外監殷故管叔遂生不肖之心以至

如此

三年周公為詩以貶王周公居東二年罪人斯得

此詩作於二

金縢後叙曰于後公乃為詩以貶王名之曰鴉鴉王亦未

敢誚公○鴉鴉之詩曰鴉鴉鴉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恩

斯勤斯鬻子之閔斯集傳曰鴉鴉惡鳥攫鳥子而食者也

鴉鴉而謂之曰爾既取我之子矣無更毀我之室也以我

情愛之心篤厚之意鬻養此子誠可憐憫今爾取之其毒

甚矣况又毀我室乎以比武庚也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

綢繆牖戶今女下民或敢侮予集傳曰為鳥言我及天未

綿巢之牖戶使之堅固以備陰雨之患則此下土之民予

誰敢有侮予者亦以比已深愛王室而預防其患難也予

手拮据予所將荼予所蓄租予口卒瘁曰予未有室家集

傳曰拮据手口共作之貌將取也荼萑苕可藉巢蓄積租聚

瘁病也亦為鳥言作巢之始所以拮据以將茶蓄租至於

勞苦而病者以巢之未成以比前日所予羽譙譙予尾翮

翮予室翹翹風雨所漂搖予維音嘒嘒集傳曰亦為鳥言

羽殺尾翮以其成

室而未定風雨又從而漂搖之則我之哀鳴安得而不急哉

履祥

按七月之詩龜之舊詩也周公陳之以備工誦使成王知先公之舊衣食之原序謂遭變時所陳也夫成

王方有疑於周公周公方避位居東而顧為是諄諄幾

於強聒者嗟乎此周公忠愛之誠也夫豈以居東而遂

忘其君也哉然亦惟居東故可以忠告爾向使居中秉

國則成王益深不利之疑雖吐赤心其孰能信之聖人

於此處其脫然無累之心與其拳拳不已之心並行不悖

於此處其最急蓋有以憂武庚之疑亦將釋矣鳴鶴之詩其情

危其辭其最急蓋有以憂武庚之疑亦將釋矣鳴鶴之詩其情

疑武庚以周公利權間三叔而必至故周公及汲汲為成王

言之為鳥言以自喻或以喻先王也曰鳴鶴鳴鶴既取

我子謂其已誘管蔡也母毀我室謂其勿更搖毀王室

也恩斯勤斯驚子之閔斯傷管蔡也二章言先王創業

之備固也今此下民孰敢侮子徵管蔡之叛武庚之

外連則固未易侮也三章言先王之勤勞也四章言上

室之孤危外患之必至其辭不得不懇也既而成王悟

周公歸而管蔡武庚卒於叛蓋其參謀造禍非一日矣管

蔡之感滋甚至而復畏罪則挾武庚以叛武庚之謀既

深至是而復乘機則挾管蔡以叛也或曰向使成王未悟

周公未歸而管蔡武庚之反已熾則如之何曰周公亦身

任其責力請誅之而已不誅則王室必危天

下必亂周公亦盡其忠誠而已它豈暇顧哉

秋大雷風王迎周公于東出郊雨反風

金縢後叙曰

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

拔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

自以為功代武王之說故遂與大夫盡弁金縢之匱周室

藏龜卜占書之器啓之將卜因得卜史疇昔所納周公之

冊所書周公命龜之事始知周公自任代武王死之說焉

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

周公所禱二公蓋知其禱武王之疾而未必知其代死之

說也而卜史又受公之命勿言聖人盡已之心固不欲諒之

然戶曉非成王卜風雷以啓匱此事卒不聞於世矣以王
此知聖人之事其不聞於天下後世者此類蓋多也

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昔公勤勞王家惟予冲人弗及知
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逆我國家禮亦

宜之王感周公之忠誠執此金縢之書以泣謂今風雷之
變不必更卜蓋天以是變儆予以彰周公之德爾於

是迎周公以歸○秦氏曰按鄭氏詩傳成王既得金縢之
書親迎周公鄭氏學出於伏生此篇乃伏生所傳則新逆

當作親逆也王出郊天乃雨反風未則盡起出郊者成王自
今本誤也

文親迎也又按九罭詩意成王蓋使人以袞二公命邦人
衣歸周公則此俟於郊而以使者先之爾

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大木所偃謂偃仆壇
遺次舍及民居之類

○越絕書曰周公出巡狩於邊一年天暴風雨日夜不休
樹木盡偃成王大恐大發金縢之積察周公之用知周公

乃有盛德王乃夜迎周公流涕而行周公反國天應之福
五穀皆生樹木皆起天下皆實此周公之盛德也書稱周
公居東

二年而越絕書稱周公巡邊一年蓋書兼首尾故稱二
年而越絕以昔年論故但一年然以時考之一字或誤○

九罭之詩曰九罭之魚鱒魴我觀之子袞衣繡裳集傳曰
九罭九

囊之網也鱒魴皆魚之美者我東人自我也之子指周公
也袞衣裳九章五繪於衣四繡於裳衣上有龍以龍首卷

然故謂之袞周公居東之時東人喜得見之而言九罭鴻
之網則有鱒魴之魚我觀之子則見袞衣繡裳之服鴻
飛導渚公歸無所於女信處集傳曰女東人自相女也再
宿曰信東人聞成王將迎周

公又自相謂而言鴻飛則導渚者矣公鴻飛導陸公歸不復
歸豈無所乎今特於女信處而已
於女信宿集傳曰不復言將留相
王室而不復來東也是以有袞衣兮無以我
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集傳曰承上二章而言又願其且
留於此無遽迎公以歸歸則將不

復來而使○東山之詩曰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

零雨其濛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枚蝓蝓

者蠋烝在桑野敦彼獨宿亦在車下集傳曰東山所征之地惓惓言久也士事

也行陳也枚如著衒之有繩結項中以上語蠋烝蟲似蠶

烝發語聲敦獨處不移之貌成王既得鴝鵒之詩又感風

雷之變悟而迎周公於是周公東征已三年矣既歸因作

此詩以勞婦士蓋為之述其意而言曰我之東征既久而

婦塗又有遇雨之勞因追言其在東而言歸之時心已西

嚮而悲於是制其平居之服而以為自今可以勿為行陳

者蠋則在彼桑野矣此敦然而獨宿者則亦在此車下矣

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果羸之實亦施

于宇伊威在室蠨蛸在戶町疇鹿場熠燿宵行不可畏也

伊可懷也集傳曰果羸括樓也伊威鼠婦也蠨蛸小蜘蛛

也町疇舍旁隙地也熠燿明不定貌宵行蟲名

章首四句言其往來之勞在外之久故每章重言見其感

念之深遂言以東征而室廬荒廢至於如此亦可畏矣然

此則述其歸未至而思家之情也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

來自東零雨其濛鶴鳴于垤婦嘆于室灑掃穹窒我征聿

至有敦瓜苦烝在栗薪自我不見于今三年集傳曰將陰

雨則亢處者先其夫之勞苦而嘆息於家於是灑掃穹窒以待其歸而

其夫之行忽已至矣因見苦瓜繫於栗薪我徂東山惓惓

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倉庚于飛熠燿其羽之子于歸

皇駁其馬親結其縞九十其儀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集傳

曰倉庚飛婚姻時也熠燿鮮明也縞婦人之緯母施衿結

是也九其儀十其儀言其儀之多也賦時物以起興而

言東征之歸士未有室家者及時而婚姻既

甚美矣其舊有室家者相見而喜當如何耶

管叔及蔡叔霍叔與武庚叛奄淮夷徐戎皆叛

鄭康成曰成王得金縢之書親迎周公周公歸攝政三監及淮夷叛周公乃東伐之。

陳賈問曰

周公使管叔監殷

管叔以殷畔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孟子曰不知也然則聖人且有過與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且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見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豈徒順之又從為之辭。或曰周公之處管叔不如舜之處象何也將氏曰象之惡已著而其志不過富貴而已故舜得以是而全之若管叔之惡則未著而其志其

才皆非象比也周公詎忍逆探其兄之惡而棄之耶周公愛兄宜無不盡者管叔之事聖人之不幸也舜誠信而喜象周公誠信而任管叔此天理人倫之至其用心一也

作大誥東征

書大誥篇曰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弗弔天降

割于我家不少延洪惟我幼冲人嗣無疆大歷服弗造哲

迪民康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

周書發語多曰猷猶今方言曰說道也弗弔舊音的至也猶云不幸也朱子讀如字恤也言不為天所恤二說辭意則同大歷服謂天之歷數地之九服也此章言武王崩成王以幼冲嗣位流言展轉而事變如此未已予惟小能上測天意如何以起下文求濟卜筮之意

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敷賁敷前人受命敷廣賁大也下

數字疑衍此章承上文謂未能格知天命然以事理言之如涉淵之勢無可止之理必求所濟故必廣大前人受命之業茲不忘大功予不敢閉于天降威句用寧主遺我大

寶龜紹天明句即命曰有大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越

茲蠢殷小腆誕敢紀其叙天降威知我國有疵民不康曰

予復反鄙我周邦今蠢今翼日民獻有十夫子翼以于救

寧武圖功我有大事休朕卜并吉寧王謂武王也周初制

謚將葬而謚此云寧王或奉初謚或尚存二謚也紹猶介紹也小腆猶云最爾國指武庚也謂今茲不敢忘武王之

大功故天之明命即命猶云即命于元龜也即命曰者命以介紹天之明命即命猶云即命于元龜也即命曰者命

龜之辭也西土即謂周邦也西土人謂管蔡也其命龜之辭口今日有艱于我西土周邦雖本為西土之人者亦且

自不靜為茲蠢動而殷之小腆敢經紀殷之衰叙屬我不天主少國疑三叔流言自啓變亂彼知我之有此殺民

之不康若此乃曰予將復殷之祚鄙周之邦今茲蠢動之翼日民賢有十夫者來為予助以救寧大難以武圖功我

將有大事于東為之必休此命龜之辭也既而肆予告我卜之果吉此章決上文未能格知天命之意

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曰予得吉卜予惟以爾庶邦于

伐殷逋播臣此以吉卜告邦君御事往伐武庚也逋播爾者逋亡播遷之臣謂武庚及其羣臣也

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艱大民不靜亦惟在王宮

邦君室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王害不違卜此奉邦君御事不欲東征

之言也謂事勢艱難重大蓋三監商奄准夷俱叛事勢相延亦已熾甚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意謂且當閉關

自守也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謂及我小子諸父老敬事之人亦不允吾東征下文所謂舊人是也害曷也謂王何

不違肆予冲人永思艱曰嗚呼允蠢鯨寡哀哉予造天後

遺大投艱于朕身越予冲人不印自恤義爾邦君越爾多

通鑑綱目前編卷之六

士尹氏御事綏予曰無必于恤不可不成乃寧考圖功為

印我緩安慰也謂我幼冲之人亦永思其勢之艱大為之

水嘆謂爾不欲往其柰四國蠢動鯨寡之民可哀也哉凡

予所為蓋天使之天遺此重大投此艱难于朕躬予以幼

冲之人不我能自恤所感拳者爾邦君羣臣能安慰我曰

無以艱必為憂不可不成武王圖功之事爾詎可反以艱

大阻我哉凡言寧王寧人圖功皆謂伐殷之事自此章以

前皆叙述之語此章以下語已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天

始為責免邦君羣臣之語

休于寧主興我小邦周寧主惟卜用克綏受茲命今天其

相民矧亦惟卜用嗚呼天明畏弼我不丕基

此以下決辭也卜之而吉

是天命默殷也其敢替乎且天命武王之時武王既惟卜

是用今日天意其相民况卜之而吉亦惟卜是用乎因嘆

息而言今日事變之來雖天之明威可畏其實相我王曰

以大其業爾上章答艱大之語此章答違卜之語

爾惟舊人爾丕克遠省爾知寧王若勤執天闕必我成功

所予不敢不極卒寧主圖事肆予大化誘我友邦君天棗

忱辭其考我民予曷其不于前寧人圖功攸終天亦惟用

勤必我民若有疾予曷敢不于前寧人攸受休畢

自此章以下重釋艱大之語舊人蔡氏謂即上文所謂考翼者又邦君御

事之中亦多有逮事武王克商者武王創造之初亦以艱

難勤勞而成之則今日時勢之闕塞艱重乃我成功之所

是予於寧王之圖功不敢不卒伐也我友邦君不知天意

故我大化誘之夫天意難測非諄諄有可信之辭惟考之

民心可見耳民心所欲予曷其不于寧王之圖功而成其

終乎天亦惟用此事變以煩重吾民使於四國之害有如

疾病必欲去之予曷其不于寧王受命之休而畢其事乎

蓋知前日之艱難則不憚今日之重難知民心之所欲也

與民心之所惡則知天意之所在此所以決於東征也

曰若昔朕其逝朕言艱日思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

肯堂矧肯構厥父雷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厥考翼其肯

肯堂矧肯構厥父雷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厥考翼其肯

肯堂矧肯構厥父雷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厥考翼其肯

肯堂矧肯構厥父雷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厥考翼其肯

肯堂矧肯構厥父雷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厥考翼其肯

肯堂矧肯構厥父雷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厥考翼其肯

肯堂矧肯構厥父雷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厥考翼其肯

肯堂矧肯構厥父雷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厥考翼其肯

肯堂矧肯構厥父雷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厥考翼其肯

肯堂矧肯構厥父雷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厥考翼其肯

肯堂矧肯構厥父雷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厥考翼其肯

肯堂矧肯構厥父雷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厥考翼其肯

肯堂矧肯構厥父雷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厥考翼其肯

肯堂矧肯構厥父雷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厥考翼其肯

肯堂矧肯構厥父雷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厥考翼其肯

肯堂矧肯構厥父雷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厥考翼其肯

曰予有後弗棄基肆予曷敢不越卬救寧王大命此釋報

謂東征之役昔者朕即欲往然亦疑其艱大未可輕動於是日思之武王撥亂反正如作室者父定其規畫治田

者父去其蕪穢矣今日乃不卒其圖功正如子不肯築其堂基况能造成其室乎子不肯繼其播種况能收刈其實

乎其父老成敬重之人見其子若此其肯謂予有後人不墜基業乎只此東征一事不能述事則於武王之業何以

成其業而收其實然則予何敢不於若兄考乃有友伐厥我之身而安定寧王所受之大命也

子民養其勸弗救上文所喻責之吾身此節所喻責之邦君御事兄考喻武王友猶敵已者喻四

國子喻百姓民養蘇氏謂廝養喻邦君御事謂今日之事正始為父兄者有敵已之人伐其子而為之廝養臣僕者

其可勸之攻伐而不救乎夫邦君御事不過憚難耳非有勸之之心也而云爾者蓋不救則幾於勸矣王曰

嗚呼肆哉爾庶邦君越爾御事爽邦由哲亦惟十人迪知

上帝命越天棐忱爾時罔敢易法矧今天降戾于周邦惟

大艱人誕鄰胥伐于厥室爾亦不知天命不易予永念曰

天惟喪殷若稽夫子曷敢不終朕畝天亦惟休于前寧人

肆哉作其氣也爽開明也十人蔡氏謂亂臣十人非民獻十夫也周家開國之時皆由哲人蓋其時亂臣十人能真

知天命於御事之中蓋於人所制不可必者而知其決可也爾邦君御事於其時從上所制不敢易也况今天之降

戾於周惟此三監武庚首作大難近相攻於我室其它固無事也而爾乃不知天命之不變易也予永念之天之德

殷如農夫之去草予曷敢不芟夷其本根終治田之事乎是天亦惟欲全美我寧王也此草重解艱大之疑予

曷其極卜敢弗于從率寧人有指疆土矧今卜并吉肆朕

誕以爾東征天命不僭卜陳惟若茲此章又釋其違卜之意謂予何為終於

用而不汝從蓋率循前王指定之疆土責固當為况卜之而又吉乎故朕大以爾東征往則必克天命決不差僭卜

謂之所陳蓋已如此矣陳○書費誓篇曰公曰嗟人無譁聽

命祖茲淮夷徐戎竝興此大誥書序所謂淮夷叛者也伯禽築費以守而征徐以離其勢於

費誓衆故以費誓名篇祖往也謂善敎乃甲冑敵乃干無

將征淮夷而徐戎乃竝興起也謂善敎乃甲冑敵乃干無

自衛於中國每觀象而動伯禽免於師傅而撫封於魯淮

夷徐戎固妄意其未更事所以竝起而乘其新造之隙也

伯禽應之者乃甚整暇而有序先治戎備次之以除道路也

又次之以嚴部伍又次之以立期會先後之序皆不可紊

自敎甲冑至礪鋒刃皆治戎備之事也而於一事之中又

自有序馬甲所以衛身冑所以衛首于冑所以扞蔽皆自

衛者也長兵則用弓矢短兵則用戈矛鋒刃亦所以擊刺

皆攻人者也治戎備之際先自衛而後攻人所謂一事之中又自有叙

而後攻人所謂一事之中又自有叙而後攻人所謂一事之中又自有叙

今惟淫舍牯牛馬杜

乃獲斂乃穿無敢傷牯牯之傷汝則有常刑此車馬放牧

曰戎備既脩則師可以出矣此所以繼之以除道路之事

也淫大也特闕牧也師既出牛馬所舍之閑牧大布於郊

野郊野之民皆當修治其地空塞其獲穿一或不謹而傷

閑牧之牛馬則有常刑奉此一條以例之九川梁藪澤險

阻屏翳有害于師屯者除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

祇復之我商賚汝乃越逐不復汝則有常刑無敢寇攘踰

垣墻竊馬牛誘臣妾汝則有常刑風謂牝牡相從而奔逸

臣妾軍中之奴婢也古者兵法戎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

七十人馬四匹牛三頭餘子二十五人餘子即臣妾是

也呂氏曰師出則部伍不可不嚴自戒其本部按堵

不動無敢越逐若縱之越逐則奔者未及鎮定先亂軍律

不可復整矣先嚴之以越逐之刑此出師及鎮定變亂之法

也又戒其他部見馬牛臣妾奔逸而至者無敢保藏敬而

歸之隨其多寡商度行賞人誘於祇復之賞而憚於不復

之刑則流散者將不召而自集此出師招集散亡之法也

大部不敢離局它部不敢匿姦部伍條達繩引碁布何變

亂之足憂哉至於師旅所經又申以寇攘竊誘之法不惟

欲田野不擾自古喪師者每因剽掠失部伍為敵所乘故

不得不成也。○按後世軍法，剽掠之罪，斬而此則曰常刑。蓋古者皆顧藉之兵，輕刑禁之，即肅後世烏合之衆，非重刑禁之。

甲戌 我惟征徐戎，時乃糗糧無敢不逮，汝則有大刑。魯人三郊三遂，時乃楨榦，甲戌我惟築，無敢不供。汝則

有無餘刑，非殺魯人三郊三遂，時乃芻蕘，無敢不多。汝則

有大刑。先征徐戎，所以制淮夷也。○呂氏曰：戎備既治，道

路既除，甲戌用兵之期也。徐戎淮夷並興，今所征獨徐戎。

蓋量其敵之堅瑕緩急而攻之也。聲勢相倚，徐戎敗則淮

夷將不攻而自潰矣。軍事以期會為本，芻蕘為命。失期而

服大刑，宜也。魯人三郊三遂，國外曰郊，外曰遂。郊之兵

其正也。在天子則六卿之軍也。遂之兵，其副也。在天子則

六遂之軍也。兩寇並至，其勢甚重，故悉起正副之兵以應

之攻。以甲戌築，以甲戌攻，築同日者，彼方禦我之攻，勢下

得擾我之築也。無餘刑，非殺者，所以刑之者，無餘刑，榦榦

耳。降死一等之刑也。糗糧芻蕘之不以給，加以死刑，榦榦之

不供，加以降死一等之刑，何也？糗糧人食也，芻蕘馬食也。

人馬不可一日無食，榦榦雖版築之所須，視二者則猶稍

緩也。然則古人之於殺，非甚不得已，肯輕用之哉。○又曰：

禹之家學，見於甘誓。周公之家學，見於費誓。啓初嗣位而

驟當有扈之變，伯禽初就封而驟當徐夷之變。一且誓師，

左右攻伐之節，戈矛戎馬之利，病曲折纖悉，若老於行陣

者，孰謂其長於深宮而養於膏粱之養耶？是以世家曰：周

伯禽即位之後，有管蔡等反也。淮夷徐戎亦並興，反於是

伯禽率師伐之於彤，遂平徐戎，定魯。又曰：康叔之年，幼周

公在三公之位，而伯禽據國於魯，蓋爵命之時未至，成人

康叔後，扞祿父之難，伯禽殄淮夷之亂。○本紀曰：周公相

成王，使伯禽代就封於魯，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周

公乃奉成王命，興師東伐，作大誥，遂誅管叔，殺武庚，放蔡

公乃奉成王命，興師東伐，作大誥，遂誅管叔，殺武庚，放蔡

公乃奉成王命，興師東伐，作大誥，遂誅管叔，殺武庚，放蔡

公乃奉成王命，興師東伐，作大誥，遂誅管叔，殺武庚，放蔡

公乃奉成王命，興師東伐，作大誥，遂誅管叔，殺武庚，放蔡

公乃奉成王命，興師東伐，作大誥，遂誅管叔，殺武庚，放蔡

公乃奉成王命，興師東伐，作大誥，遂誅管叔，殺武庚，放蔡

公乃奉成王命，興師東伐，作大誥，遂誅管叔，殺武庚，放蔡

公乃奉成王命，興師東伐，作大誥，遂誅管叔，殺武庚，放蔡

公乃奉成王命，興師東伐，作大誥，遂誅管叔，殺武庚，放蔡

公乃奉成王命，興師東伐，作大誥，遂誅管叔，殺武庚，放蔡

公乃奉成王命，興師東伐，作大誥，遂誅管叔，殺武庚，放蔡

公乃奉成王命，興師東伐，作大誥，遂誅管叔，殺武庚，放蔡

公乃奉成王命，興師東伐，作大誥，遂誅管叔，殺武庚，放蔡

叔寧淮夷東土三年而後定

履祥按武王周公伐殷雖孟子亦認為武庚使管叔蔡叔
 又盛稱武王之誅以成敗之迹言其明其道不計其功於
 此略可見然大戒昔者成湯伐桀則放之未為武王克殷而紂
 人死矣惡武王為天下除殘而已固不必誅絕其子孫也於身也聖
 庚不以復存其祀以常情論之誅其父而立其子孫也於身也聖
 之不得以存之也夫天子使殷大夫故都三使管叔蔡叔
 為之監以存之也夫天子使殷大夫故都三使管叔蔡叔
 也武庚何人為殷亂於其國假使管叔而不至不肖何至挾
 武庚以叛王則尚幼而天下之政則周公攝之是豈武王
 則既喪成王則尚幼而天下之政則周公攝之是豈武王
 得之已也彼管叔者國家之謂何又因為之兄而利彼固以為
 周之天下或管叔者周公可以取之何又因為之兄而利彼固以為
 此管叔不肖之心也而況武庚實嗾之於是唱為流言
 以撼周公既而成王悟周公歸而遂挾武庚以叛彼武
 庚者矚三周室之內難亦固以為武商之天下或者已可以
 復取之矚三周室之內難亦固以為武商之天下或者已可以
 三叔實藉之於始為浮言以誘三叔既而三叔與之
 連遂挾三監淮奄以叛夫三叔武庚之叛既而三叔與之
 同至於情奄之叛意不過在於助商而淮夷之叛意在於得周
 也至於情奄之叛意不過在於助商而淮夷之叛意在於得周
 商之聲內撼周公之子其意又在於間周公唯夷非武庚
 不足以動眾武庚非三子其意又在於間周公唯夷非武庚
 聲勢又不能以得魯此所以相延而起同歸於亂周也
 抑當是時亂周之禍亦烈矣武庚挾而殷畿之頑民而三
 監又各挾其國之象東至於奄南及于淮夷徐戎自秦
 漢之勢言之所謂山東大抵皆反者也其淮夷徐戎自秦
 然新造之邦不足禦之故邦君禦事有艱大之說其
 艱難之勢誠大也有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之說其
 是欲閉關自守也大誥一書與於武王弔伐之不可曉以今
 觀之當時邦君舊人固嘗與於武王弔伐之不可曉以今
 以知殷之當黜也特以事勢之艱大故欲違卜自守爾是
 以知殷之當黜也特以事勢之艱大故欲違卜自守爾是

周書卷之五
 大誥一
 周書卷之五
 大誥一

說自肆予冲人以下釋其艱大也予惟小子以下釋其
違下也爾惟舊人以下釋其艱大也予惟小子以下釋其
其達下也爾惟舊人以下釋其艱大也予惟小子以下釋其
小腆曰殷通播臣於三監則不在言矣抑大誥之書曰殷
也不悖周道然也故親也其卒誅之何也曰親親尊尊並行
欲殺舜止於亂家故舜得親親焉於國曰君臣馬象之
於亂國故成王得以誅之周公不得以全之欲殺周公至
蔡為戮周公右王書序曰成王伐管叔蔡叔則管蔡之
誅是成王之意使管叔而可以無誅則天下後世之為
王懿親者皆可以亂天下而無死矣而可乎故殷天下而無
死則天下之亂相尋於後世矣而可乎故殷天下而無
公義誅管蔡亦不得而避也吁是亦成王周公之不幸也
不得而私亦不得而避也吁是亦成王周公之不幸也

殺武庚封微子啓于宋為殷後

書微子之命王若曰猷殷王元子惟稽古崇德象賢統承
先王脩其禮物作賓于王家與國咸休永世無窮微子帝

長故曰元子崇德謂先聖王之有德者尊崇之下泯其祀
也象賢謂先聖王之孫能象肖其賢者則命之奉承其
祀也禮者典禮物者文物一王之輅車為善而色尚白之類脩
其禮物不使廢壞以備一王之輅車為善而色尚白之類脩
以客禮遇之傳所謂宋於周為客是也凡此蓋古嗚呼乃
制而周室稽之以處微子皆聖人公天下之心也嗚呼乃
祖成湯克齊聖廣淵皇天眷佑誕受厥命撫民以寬除其
邪虐功加于時德垂後裔齊一也與齊其思慮之不齊者
廣大無不包淵深不可窮後裔爾惟踐脩厥猷舊有令聞
指微子此章即篇首崇德之意爾惟踐脩厥猷舊有令聞
恪慎克孝肅恭神人予嘉乃德曰篤不忘上帝時歆下民
祇協庸建爾于上公尹茲東夏更不言紂亡武庚滅之事
蓋微子所不忍聞故周家不忍言也爾指微子謂能踐行
脩舉成湯之道所叙微子恪謹之德可想見微子之賢然
非有撥亂之才不能挾商王之勢向使帝乙捨受而立微
子則豈非守文之賢主也哉周之所嘉其惜之之意見於

通鑑綱目前編卷之七十一

言表東夏謂宋於商畿為東然以周室視之皆東土耳此章即篇首象賢之意欽哉往敷乃訓慎

乃服命率由典常以蕃王室弘乃烈祖律乃有民永綏厥

位毗予一人世世享德萬邦作式俾我有周無斃嗚呼往

哉惟休無替朕命此以下免戒之服謂上公九旒九章之

宋王者之後得用天子禮樂於先王之廟然宋公之命服則不可不謹也微子之賢不待戒然周室傷武庚之亂為

後世慮亦所以全宋也故免之戒之加詳焉世享德萬邦作式傳所謂諸侯宋魯於是乎觀禮蓋禮守先代爵為

也無斃不厭也○書序曰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

子啓代殷後○左氏曰宋先代之後也天子有事膳馬有

喪拜馬○路史曰弔其民誅其君而乃立其子獨不以其

將不利而廢之此周之至德也至於周公設使管蔡監商

監之云者所以制止其沈湎淫奔之俗而納之道爾土地

人民猶我之有固非利其國而欲之如宇文之於蕭氏也

及武庚之作難三監淮奄竝起應之當此之時周之事亦

洵矣周公於是濯征龕伐至久而後克之茲宜深監武庚

之事而乃更立商王之元子夫以微子之賢吾君之子而

商人父師之顧乃使之代商後而邦之宋宋為故亳商之

舊都民之被其澤者固未忘也使微子少異其志則全商

之地亦非周矣成王周公方且晏然命之不少為疑卒以

按堵非聖人之盛德能如是乎予以是知立國惟在於賢

虞天下豈不大可慙哉

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降霍叔于庶人

書曰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降霍叔

于庶人三年不齒蔡氏曰致辟者誅戮之也囚云者制其出入而猶從以七乘之車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三年之後

逸周書曰王子祿父北奔管叔

霍叔縊乃囚蔡叔于郭陵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國俘殷

獻民遷于九里俾康叔宇于殷俾中旄父宇于東縊云霍叔

書序曰成王既伐管叔蔡

叔以殷餘民封康叔康叔受封在武王之難又云周公善康叔

不從管蔡之亂至是伐管蔡以其民益封

康叔書序蓋誤以此事加之康誥之上爾

履祥按書稱羣叔流言傳稱管蔡格商而管叔獨誅死

祭叔猶有車七乘霍叔三年而復之縱管叔首惡然同

罪異云罰輕重死生亦殊不等矣逸周書稱管叔縊而書

也而蔡霍俱不死此所謂施生戮死者與懿親之間本

所不忍因其死而戮之以正王法因其生而施之以全

私恩也

四年周公作立政大紀係四年今從之

立政篇曰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咸戒于

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此篇周公戒成王

國史記之故稱若曰常伯牧民之長伯常任任事之大臣

準人掌法之卿士即下所謂三宅三事綴衣掌服器者虎

賁氏掌禁衛者獨舉五人者于王曰周公**周公曰**嗚呼

休茲知恤鮮哉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顛俊尊上

帝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

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謀面用丕訓德則

乃宅人鮮以重人君之聽而欲言其事而美之又言知恤者

宅者迪知躬蹈而真知也九德本臯陶所陳知人之總

而有夏君臣世守以為取人法也三宅亦夏諸大臣之總

名商周亦世守之職名雖各不同而掌事掌民掌法其職

事則猶故也故篇中歷述三代用人皆以三宅言之謀而

圖謀親閱之也言美哉用人之道知恤者少古之人蹈此

者亦惟有夏氏其所以國家強盛者蓋能顧求三俊之賢

以尊事上帝也而其顯俊必有大臣真知夫信行九德之

賢而後敢薦於后而此時之為后者又圖謀面察之真為

大順于德之賢茲乃三宅無義民桀德惟乃弗作往任是

而後宅之也惟暴德罔後謂上文言有夏用人之盛此言夏桀用人之失

惟暴德罔後謂上文言有夏用人之盛此言夏桀用人之失

德弗行往時先王任用之道是惟亦越成湯陟不釐上帝

暴德之用此桀所以喪亡無後也亦越成湯陟不釐上帝

之耿命乃用三有宅克即宅曰三有俊克即俊嚴惟丕式

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

見德越粵通亦越者繼上文而言也耿光也即猶云當也

者蓋亦三宅之副也曰論也嚴密也丕式法制之大也亦

粵成湯所以升為天子能丕釐上帝之明命夫天之明命

示此意而已而湯能丕以推其大規釐以理其條理其用

三有宅者則能各當其職其論三有俊者則能各當其才

嚴惟丕式即丕釐之用言湯之治天下既事制曲防以定

而四方雖遠亦莫不於丕式嗚呼其在受德暨惟羞刑暴

之中而見聖人之德意焉嗚呼其在受德暨惟羞刑暴

德之人同于厥邦乃惟庶習逸德之人同于厥政帝欽罰

之乃侔我有夏式商受命奄旬萬姓嗚呼嘆而言之蓋事

感也暨昏也羞刑進任刑威者也庶習備諸醜行者也言

紂之於三宅使羞刑暴德之人宅牧宅準使庶習逸德之

通鑑綱目卷之四十四

通鑑綱目卷之四十四

通鑑綱目卷之四十四

通鑑綱目卷之四十四

通鑑綱目卷之四十四

通鑑綱目卷之四十四

通鑑綱目卷之四十四

通鑑綱目卷之四十四

通鑑綱目卷之四十四

通鑑綱目卷之四十四

通鑑綱目卷之四十四

通鑑綱目卷之四十四

通鑑綱目卷之四十四

通鑑綱目卷之四十四

通鑑綱目卷之四十四

通鑑綱目卷之四十四

人立政宅事然刑暴之人心於內故以刑威震於國故以同邦言
命上帝所以敬致其罰使我周有北華夏而法商華夏受
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事上
帝立民長伯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虎賁綴衣趣馬小
尹左右攜僕百司庶府大都小伯藝人表臣百司太史尹
伯庶常吉士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夷微盧丞三毫阪尹伯
謂凡在上臨民者任人即常任趣馬閑廐之官小尹內臣
類庶府若內府天府之屬大都小伯即大小都伯畿內都
邑之長也藝人凡卜祝巫醫執技以事上者表臣百司表
外也對裏之稱上尹伯有司之內如大胥大師典司則在
外司樂其長州人角人羽人則與其亞此皆諸侯之官其
皆吉德之士司徒司馬司空與其亞此皆諸侯之官其

之國烝於天子者或天子使監於四夷者三毫象為北毫殺
為南毫偃師為西毫阪險也古者形險之地不以封王官
守之三毫商之舊都其地平險故周置監焉言文武克知
三宅之心而任之長民其立政也常任準人牧夫作三宅
之事於上內而禁衛僕御百司庶府外而都鄙藝人百司
太史尹伯皆得吉士以爲之而其吉士又分布於諸侯夷
狄之國與要地設險之官蓋文武所不知者三宅三俊而人
以類聚各舉所知各選其屬布列內外莫不得其人而此
章連舉文武時事其官未必皆文武之官其人則皆文武
所儲之人呂氏曰凡所謂官吏莫不在內外司之皆文武
於特見其名者則皆有意焉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
僕以扈衛親近而見庶府以冗賤人所易忽而見藝人以
恐其作淫巧以蕩上心而見大都小伯則分諸郊畿不預有
尹伯以大小體統而見若大都小伯則分諸郊畿不預有
也自諸侯三大都言都伯小伯言伯不言都蓋互見之
士之文也以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
內見外也以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

通鑑綱目前編卷之三

卷之三

三

俊有德文王用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

訓用違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官使文總言文武知人

文王而言之蓋恐成王聞其目而不知其網聞其效而不

知其本言文王惟先能盡其宅心之學故能立茲常事司

牧之人皆俊才而有德者大抵君心惠其識見之偏嗜好

之蔽故不能知人而人才亦惠其有才而無德以將之惟

文王亦能宅其心也此節論用人夫後有德之人常事司牧不言

準人亦互見也此節論任人之本庶言號令也庶獄訟

也庶慎法禁也謂之庶固非其大者若大號令大獄訟

法禁則非大臣所敢專亦非文王所敢諉至其衆庶瑣碎

之事則惟有所預蓋號令雖小教化所關若庶獄庶謹文王

庶言猶有所預蓋號令雖小教化所關若庶獄庶謹文王

則罔敢預知于此矣亦越武王率惟救功不敢替厥義德

此節言任人之體也亦越武王率惟救功不敢替厥義德

率惟謀從容德以竝受此丕丕基

人之申述武王之事凡用

文王事武王率而行之耳蔡氏曰義德者有撥亂反正之

才容德者有休休樂善之量皆成德之人也武王率循文

王之功則不敢替其所用義德之人率循文王之謀則不

敢違其所用容德之人以武王能與文王竝而受此丕丕

也

鳴呼孺子王矣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

其克灼知厥若不乃俾亂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慎時則

勿有間之自一話一言我則未惟成德之考以又我受民

此章以下免成王也我指成王也灼知猶云克知灼見也

亂治也一話一言即上章庶言也末終也盡也言孺子已

終喪即政繼此以往王其於立政必於宅事宅事宅牧之

任能明知其才德如何不乃使之為治左右我所受之民

均調我庶獄庶謹之事勿以已意或大臣聞之至於庶言

亦盡惟成德之賢尊之以人我受民言知之明任之專也

鳴呼予旦已受人之微言咸告孺子王矣繼自今文子文

孫其勿誤于庶獄庶慎惟正是人之

前所言商夏文武之

傳受於人者已成告孺子王矣又言成王為今日守文之

主乃文王之文孫武王之文子其勿誤于庶獄庶謹之事

通鑑綱目所編卷之七

周成王用白

三十一

三十一

三十一

三十一

三十一

三十一

三十一

三十一

三十一

三十一

惟正人是治之誤者謂以已兼知之事煩力獨易於自古致誤也蔡氏曰正猶康誥所謂正人指當職者而言自古

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克宅之克紬

繹之茲乃俾人國則罔有立政用儉人不訓于德是罔顯

在厥世繼自今立政其勿以儉人其惟吉士用勤相我國

家此總上文言自古之人與商湯及我周文王之立政其

也然亦惟能紬繹審察其德而後使之任其治耳自古為

捷以才陵惡則國家政事日入於鑿卒以昏數繼自今

成王其勿用儉人其惟吉士則用之以勉助我國家

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此承

申言之以致其丁寧之意於三庶獨言庶獄於三宅又獨

互見三宅然獨表牧夫之名則是尤以親民之任為重也

夫三宅在朝廷則為三事在外則牧夫於民為近而事與

法亦其所兼有焉如今朝廷之事分六部在外其克詰爾

郡縣雖專為牧民而六曹之事蓋亦兼有也

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以覲文

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烈謂微申簡閱紀律也陟猶

甸也禹迹中國之境禹之五服舊迹也方四方也表四表

大烈功業也文光武烈各舉其盛者稱之也時方東征淮

奄未平故篇終言此然此與上文通為一章告孺子王言

刑及後行獄之間尚恐一刑之大周公誥兵之訓繼勿誤庶

不審而誤舉乎推勿誤庶獄之心而奉克詰成嗚呼繼自

兵之戒必非得已而已而輕用其民命者也

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之周公丁寧之意併後王而成

為家法也常人常德之人即上文之吉士也常人儉人二

者相反凡儉利便捷者儉人也凡持重守正者常人也儉

人常以生事為功常人常以生事為意常人如四時有序

萬物生成而莫知為之者儉人如盛夏驟涼隆冬乍燠一

通鑑綱目前編卷之七十一

時若快人意而民人疾疫生物天札周公若曰太史司寇

蘇公式教爾由獄以長我王國茲式有慎以列用中罰此

公告君因言謹獄之事又於君前即蘇公謹獄之事命太

史併書之以為司獄者之法蘇國名公名忿生為武王司

寇能敬謹所用之獄此所以培植忠厚之脉以長我王國

使後為司獄者能取法於此而有謹焉則能條列輕重用

其中罰而無過差之患矣

履祥按立政之書前儒以其誤次諸篇之後謂是周公

告君之絕筆非也此亦初年之書也故其官名與今周

禮未盡合蓋時猶舊制也至稱詰爾戎兵蓋其時東征

未盡莫也故胡氏大紀係立政於四年之下是為得之

按古者詰兵蓋有國之常政軍伍藏於井甸陳法講於

蒐獮巡邊四征寓於巡狩會同但恐守文之主或自廢

弛焉爾故成王康王之初當講而其所謂詰者傲軍實閱

師之告是皆有國之所當講而其所謂詰者傲軍實閱

器械嚴紀律而已以是陟禹迹征弗庭必非贖武勞民

之器械嚴紀律而已以是陟禹迹征弗庭必非贖武勞民

急則荒亂無措一有好大喜功之心則又誅求征發於

常調之外也又况當時淮奄未寧平時武備猶不當弛

況在此時乎至謂陟禹之迹尤有深意古者聖人疆理

中國華夷異宜各有界限故禹迹之舊中國世守之一

有玷缺則中國之禍終有不可度者後世有以燕雲之

地弃之夷狄者華夷同壤曾不幾時子孫親受其禍而

卒貽中國無窮之害如此而後知周公之言非為土地

其意蓋遠然其曰至于海表得毋啓廣伐之漸耶曰此

言其威德聲教之餘效也海表猶云海隅出日要亦指

淮奄而為言爾然則後世大臣固有以置燕雲而成守

文之治者亦有以復燕雲而致不測之禍者又何也曰

是皆非周公也非周公則為君子而不能為為小人而

又妄為矣世有周公之臣則吾不憂中國之患矣

王東伐淮夷遂踐奄

書序曰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政

五年遷奄君于蒲姑

書序曰 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蒲姑周公告召公作將
蒲姑成王周公東征召公必居 ○ 孟子曰 伐奄三年討其
君

王來自奄大降四國民命遷之洛邑

多士篇曰 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致天

罰移爾遐逝比事臣我宗多遜 蔡氏曰降猶今法降等云

四國之民罪皆應死我大降爾命不忍誅戮乃止明致天
罰移爾遠居於洛以親比臣我宗周有多遜之美其罰蓋
亦甚輕其恩固已甚厚
今乃猶有所怨望乎

五月丁亥 至于宗周誥四國多方

多方篇曰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 成王東伐淮
夷遂踐奄而

婦故云來自奄宗周豐也西周之初凡言宗周者謂豐鎬
也東遷之後則洛亦謂之宗周所謂即宮于宗周是也蓋
謂之宗周在爾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殷侯

尹民我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宥念

于祀 書王若曰而冠以周公曰是周公代王言也成王幼
而於多方獨書周公曰古書無費辭發例而已四國者三
監武庚國內臣民也多方者若淮奄徐戎新服之國與凡

武庚之亂東北諸侯顧望兩端或與於亂者告四國而因
以多君民也我惟大降爾命謂然不知覲非望圖天仍有
命弗永遠敬念宗祀以自取覆絕之禍此言所以殺
武庚之故一說謂是諭武庚故臣為殷侯尹民者 惟帝

降格于夏有夏誕厥逸不肯感言于民乃大淫昏不克終

日勸于帝之迪乃爾攸聞厥圖帝之命不克聞于民之麗

乃大降罰崇亂有夏因甲于內亂不克靈承于旅罔不惟
進之恭洪舒于民亦惟有夏之民叨憤日欽剗割夏邑天
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刑殄有夏麗大迪蹈
之麗謂民所依以為生者如云小人之依是也崇積甲始
靈善舒寬叨貪憤忿暴也此章述有夏天之命所以亡而證
之謂昔者帝嘗降格于夏矣而夏桀大為肆逸且不肯加
憂感之言于民則其不憂愛于民可知矣不能一日之間
勉為天理之知紂也又言桀亦豈不可欲圖天之命而不知
得民為得天之本其圖天之命而始則不能開生民衣食之原
乃大降其禍罰以積亂于其民始則不能開生民衣食之原
其內而桀又不克善順其眾於外不進用恭德之人以
寬其民而崇長叨貪憤暴之人以戕害其民天為斯民之
無主而求能主之者於是天降惟天不畀純乃惟以爾多
明命于成湯以刑滅有夏焉
方之義民不克永于多享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

于民乃胥惟虐于民至于百為大不克開此篇告多方兼

夏桀之罪而夏之多士亦不為無罪謂天不畀夏其禍所
以如此大者固是夏桀有多方之義民而不能以之享有
天命然亦惟有夏所敬用之多士大不克明其長保斯民
之道而相與播虐于民至于百爾所為亦皆不克開于民
之所依者然則夏桀之失民非惟桀之罪乃惟成湯克以
其臣亦有罪焉又因引以責殷多士也

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慎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以至于

帝乙罔不明德慎罰亦克用勸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

開釋無辜亦克用勸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

命嗚呼此言商之所以享有天命者乃惟成湯克為爾多

方所簡以代夏而作民之主惟謹修其民之所麗

以勸勉其民蓋謂務農重本修府和事之類是也而厥民
法之亦皆用勸其貽厥子孫至于帝乙罔不明德謹罰明
德則民化於善謹罰則民不為不善所謂克用勸也
者人心之所同惡戮當其罪則人勸無辜者人之勸也
同懲

者人心之所同惡戮當其罪則人勸無辜者人之勸也同懲

赦當其肯則人勸一章之中勸之一字屢言之于以見商之先王之於民其鼓舞不倦如此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此紂繼世以命嗚呼蓋深歎紂之自取亡也夫以商先王如亡此重可歎也故嗚呼以終之其所感者深矣舊說王若曰誥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殷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屑有辭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邦閒之乃惟爾商後王逸厥逸圖厥政不蠲烝天惟降時喪

不蠲烝天惟降時喪此承上章言非天用意捨有商之命乃惟爾辟之命紂若武庚不知其故但以爾多方大為淫泆而欲圖天享國之道而集其所以亡者故天降此喪亡使有邦者不以聞其命惟爾商後王又安於縱逸而所以圖治者不潔不進意捨之皆其自取喪亡爾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

作聖天惟五年須臾之子孫誕作民主罔可念聽聖者通狂者昏縱之謂克念罔念聖狂之幾於此乎分此二句蓋告語周公引之五祀者天道一大變謂天之降喪亦非遽絕商也爾辟既有圖天之辭人若能念亦執不可變而之善故天亦遲之以須待其或變或其子孫可作民主而皆無可念聽者念聽蓋應屑有辭之意五年者天道一變之節聖人與天為一或前此欲伐商而又遲之後又封植武庚不為不久而皆不可復望也蔡氏曰五年必有所指字王子曰此篇多有錯簡五祀謂武王克商之後封植武庚者又五年武王崩而武

天惟爾多方罔堪顧之承上文言商既罔可念聽天於是求民主於多方動之以變異開其能顧諟天命者而爾多方又無有上堪春顧者焉大動以威開厥顧天如周饑克殷而年豐蓋商末此事甚多而多方無有能上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天惟式教我用休簡畀殷命尹爾多方承上章言商既不可念聽多方又罔堪顧

之惟我周王靈承于旅謂善順衆心是克開于民之麗也
克堪用德所謂德籍如毛民鮮克舉之惟周王克堪用之
也是誠可為神天之命用尹正爾多方焉呂氏曰所謂式教
我用休者如之何而教之也文武既得手天天理日新左
右逢原其思也若或起之其行也若或翼之是乃天之所
以教而用以昌大休明者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雨四
也非諄諄然而教之也

國民命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爾曷不夾介乂我周王
享天之命今爾尚宅爾宅畋爾田爾曷不惠王熙天之命

此以下獨責四國士民也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雨四
國民命其間上下必有缺文此章以下大意是責其與於
武庚之亂謂昔伐殷之役殷之士衆不戮一人爾曷不信
我周家而各安於多方乎爾曷不夾輔介助從乂我周王
以享爾之天命乎世代變遷而田里如故爾乃迪屢不靜
爾曷不順我周王益以廣爾之天命乎爾心未愛爾乃不
大宅天命爾乃屑播天命爾乃自作不

典圖忱于正此章責其從武庚於叛爾乃屢蹈不靜自取
亡滅是爾心未知所以自愛也爾乃大不安

天命爾乃輕棄天命爾乃自作不與而欲人之信之以為
正也凡爾所為既不自愛又倡為予復之說是又欲誣誤
他人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至于再至于

三乃有不用我降雨命我乃其大罰殛之非我有周秉德
不康寧乃惟爾自速辜此一節即多士篇所謂昔朕來自
奄予惟大降雨四國民命我乃明

致天罰移爾遐逝者謂我惟時其教告之矣蓋東征之時
必有文告之辭也我惟時其戰要囚之矣謂東征之時嘗
戰勝而俘囚之然不殺也至再至三乃又不用我所以降
爾命者謂不感恩順德也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逝遷之
於洛猶放殛之也非我有周所以執德者不使爾民康寧
乃惟爾自速其辜爾此即多士篇所謂予惟時其遷居西
兩非我一奉德不王曰嗚呼猷告爾有方多士暨殷多
康寧時惟天命是也

士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越惟有昏伯小大多正爾罔不

克臬自作不和爾惟和弋爾室不睦爾惟和弋爾邑克明

爾惟克勤乃事爾尚不思于凶德亦則以穆穆在乃位克

閱于乃邑謀介爾乃自時洛邑尚永力畋爾田天惟畀矜

爾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迪簡在王庭尚爾事有服在大

僚此以下告遷洛之多士也上章即多士篇所謂明致天

多士者三國之遺臣殷多士者武庚之遺臣也奔走臣我

監五祀者監即三監謂其從三監以叛於今五年也一說

五祀屬下句謂今五年所置胥伯小大多正也胥伯小大

多正謂大胥小胥教職也黨正縣正治職也皆今日周家

所置教之官也此即召誥所謂比介于我有周御事也

臬的也邑如四井為邑之邑謂所謂治之部也夫謂之多士

則皆在官之人輯其分族將其醜類以遷於洛邑者意者

比問井邑立向之類皆殷士為之大胥小胥之教黨正縣

正之長則置王官焉忌古文作詹即蕃字為人所欺也

爾多士不可受欺于凶德介助也周公既述所以致罰也

殷之意於是喻四國殷士所以臣我多遜之風謂今爾自

奔走從我三監而亂以來今已五年三監既誅粵置胥伯

小當以政以掌教治爾當以為表的身而家而在官邑

皆然爾不可為頑民凶悍所欺誑而從之亦但以和敬在

消矣爾乃自時洛邑尚永力畋爾田安土樂天則天意將昇

矜爾而我有周其大助賚乎爾矣格於王庭之上崇爾

職事服采於大僚之間言將大用之所勉之也○自此

章以至篇終五峯胡氏謂與多士互有錯簡而于王子斷

自此章以下皆為多士之文如此則章首五祀之說乃是

自七年營洛之時逆數黜殷之後再為置監故云臣我監

五祀也但上文方述遷洛之由不應全無勞來慰勉之

語或自此數節不無一二錯簡今存所疑以俟知者

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勸忱我命爾亦則惟不克享凡民惟

曰不享爾乃惟逸惟頗大遠王命則惟爾多方探天之威

我則致天之罰離逖爾土

此章多士多方首尾必有一誤

古文方作詹與士字相近尤易

爾多士多方首尾必有一誤

古文方作詹與士字相近尤易

爾多士多方首尾必有一誤

古文方作詹與士字相近尤易

爾多士多方首尾必有一誤

古文方作詹與士字相近尤易

誤也蔡氏謂多方士當作多士愚謂皆當作多方蓋此章又喻不遷之國也篇首既誥四國多方上章止責四國多士故此章又重告多方不克享凡民惟曰不享與洛誥百辟享之云同文當是誥多方者謂爾多方不能相勸信我教命則是爾多方不能享上矣是爾乃為縱逸為頗僻大違遠王命則是爾多方自取天威我則將致天之罰各離遠爾土矣謂亦將遷之也若云殷多王曰我不惟多誥我士則已離逃遷洛不應於此再言之惟祇告爾命上文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命謂不殺而教之也此章謂教之以生生之道也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又警戒以終之謂今又不能敬于和復為乖亂則我將別有誅戮乃爾自取無所歸怨也子王子謂多士多方之終俱有王曰與又曰之簡而多士王曰之下無語必脫○蘇氏曰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多方八篇雖所誥不一然大畧以殷人不心服周而作也予讀泰誓武成常怪周取殷之易及

讀此八篇又怪周安殷之難也多方所誥不止殷人乃及四方之土是紛紛焉不心服者非獨殷人也予乃今知湯已下七王之德深矣方紂之虐人如在膏火中歸周如流不暇念先王之德及天下粗定人自膏火中出即念殷先七王如父母雖以武王周公之聖相繼撫之而莫能禁也夫以西漢道德比之殷猶砒砒之與羹玉然王莽公孫述隗囂之流終不能使人忘漢光武成功若建瓴然使周無周公則亦殆矣此周公所以畏而不去也○子王子曰商自太甲以後數經衰亂已四興王業武乙再都河北而國尤衰弊者四五十年至紂乃決其壞而蹙其亡者又三十

年周家仁聲仁聞日盛日隆商王之惡德虐政日累日積
當是時三分天下周有其二非周取之也皆棄商而歸周
也紂之都百姓服田力穡者亦未嘗不悅服而安業其頑
囂唱扈而易搖者特遊手之民平時酗酒暴橫草竊姦究
逋逃匿隱未嘗伏辜不習勤勞不樂安靜呼噪風塵之警
以逞其虎狼之心加以紂之寵任非人豪家巨室不事繩
檢者怨周之不用招誘無賴為之爪牙不過借復商之名
以鼓倡羣兇殘害百姓若以戰國秦漢處之不過坑之而
已周家積累有素不忍輕殺非力不足以制之必欲使之
革心從化此其為變移之難者乃所以為忠厚之至蘇氏
謂人心不服周而難安者未之思也

履祥按多方叙稱王來自奄誥爾多方而多士書曰昔
朕來自奄則多方在多方之前明也而自孔安國以來
失之胡氏大紀獨叙多方於前多士於後云然則古昔
事之前後必已具於編年之史而書則每篇自為首尾
固未必諸篇相為次序也諸篇若此多矣然又安知書
之前後安國伏生不無所差互與是皆未可知也多方
多士之書皆化商之書也多士以告殷民而多方則不
止於殷民也多方周官之書皆歸周之書也多方以治
外而周官以治內也流言之變倡於三叔而亂成於武
庚武庚固易叛者惟奄徐戎何為而亦叛或者人心之
如殷民者尚多也成王周公東征歷幾年而後定踐奄
而歸遷殷四國之民至于宗周諸侯畢會計准奄徐戎
多方新服之國變置之君咸與在洛之民安定告戒之
而巳矣自周來歸誥多方於是在洛之民安定告戒之
以文太平始周官之法定於是一代之制此周官之書所
由作也傳所謂六年制禮作樂者也周官之叙曰四征
弗庭六服承德四征弗庭謂黜殷致辟代准踐奄也六

周官之書所
由作也傳所謂六年制禮作樂者也周官之叙曰四征
弗庭六服承德四征弗庭謂黜殷致辟代准踐奄也六

服承德謂作多方定庶國蒐岐陽盟諸侯也
自是太平四十餘年刑措不用鳴呼盛哉

蒐于岐陽

左氏曰成有岐陽之蒐○**杜氏曰**成王歸自奄大蒐於岐

山之陽○**外傳曰**昔成王盟諸侯于岐陽楚為荆蠻置節

絕設望表與鮮牟守燎故不與盟

六年董正治官制禮作樂天傳曰六年制禮作樂

書周官篇曰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綏厥兆民

六服羣辟罔不承德歸于宗周董正治官此篇當在多方

以來也大傳所謂六年制禮作樂也成王東伐三年于外

至是外患平而太平之典舉矣四征弗庭蓋黜商伐淮踐

奄也當時兵威所及不止一國故曰四征言其四方征討

弗庭謂不來庭之國也一云庭平也直也征弗庭所以安

全中國故曰綏厥兆民也六服中國諸侯在九州之內者若合

庶邦岐陽盟諸侯也六服中國諸侯在九州之內者若合

謂九州之外言之則為九服矣宗周即多方所謂至于宗周

聖人外宰必有內憂後世外患既平鮮有不漸致衰亂惟

以為聖王曰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自此以下

凡二此以述置官立制之意後章則訓戒勉勅之辭若昔

大猷謂順古者大道之訓而制治保邦于未危亂之時二

句蓋古語然所以以為治保邦者則在於曰唐虞稽古建官

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庶政惟和萬國咸寧

夏商官倍亦克用又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上迷古

字蓋成王自言也建官其來久矣雖唐虞亦稽之上古損

益制宜而建為百職內則百揆以揆度百事四岳以察按

四方外則州牧者一州之長各總其州國侯伯者大國之

侯各率其屬國內外相承體統不紊故庶政和而萬物安

夏商之時世變事繁觀其會通制其繁簡官數加倍而亦
克用又然此特制數耳大抵官得其人則治非其人庸則
廢事邪則亂政明王立政不惟其官之多惟得其人而
已傳曰有虞氏之官百夏二商三百周三百有六十今
予小子祇勤于德夙夜不逮仰惟前代時若訓迪厥官逮
也夙夜常如不逮此聖賢不巳之心敬德立太師太傅太
者求賢任官之本故成王先於巳求之

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變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

須周公官制之大綱按文王世子則三公之職其來已
至此立定官制又以為首故曰立道者事理當行之路論
則講明以究其極此所以導君心也經則密比經之謂
變和理治也陰陽天地之所以造化論道所以經邦
所以變理陰陽蔡氏曰非能經綸天下之大經贊天
地之化育者不足以任此責故官不必備惟其人也少師
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蔡氏曰
三少雖三公之貳而非其屬故曰孤化即經邦之運用三陰
陽以功用言天地以形體言三公純乎師故不曰卿而三陰

孤則曰弼此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司徒掌邦教敷

五典擾兆民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司馬掌邦政統

六師平邦國司寇掌邦禁誥姦慝刑暴亂司空掌邦土居

四民時地利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此

公制禮先定六官之長然後各率其屬而六典之制次第
以舉古者命官各因其事凡治事之長謂之宰故冢宰曰
宰天子之相謂之冢宰冢長也大也猶云冢子也冢宰天
官凡國之政事法制皆屬焉故曰掌邦治內統百官外均
四海百官異職總攝之使歸于一故曰統四海異宜調劑
之使得其平謂之均司專主也惟冢宰無不統自此以下
列有專主矣徒人衆也司徒則主凡夫家之徒衆也故曰
地官治衆莫大乎教故司徒掌邦教敷五典者君臣父子
兄弟夫婦朋友人道之常司徒則布人道當行之則擾考
勞而孰之謂之謂凡夫家徒役頒事任民保受教糾征役考
比皆擾之謂也宗伯不言司蓋所掌者禮禮莫大於祭祭
莫切於宗廟於宗廟不敢言司又禮王者所重而春官四

時之長禮故曰伯所以尊宗廟而崇禮也宗伯治天神地祇
人鬼之禮神祇皆曰神上下者尊卑貴賤等儀之禮和者
使之不僭不逼各安其分也所謂有序則和也司馬夏官
三兵政兵以車馬為重而莫急於馬政故官曰司馬六師
即六軍也天子六軍司馬掌之自人臣之職言之故不曰
六軍而曰六師師衆也即謂六軍之衆也平謂使強不得
而獨兵事謂之暴寡而邦政者正也征伐所以邦國之事皆
也故王政莫大於此也司寇主寇賊之官也秋官刑官也
曰刑而曰政莫大於此也司寇主寇賊之官也秋官刑官也
書刑於木以示之禁於未然至刑之則不得已而然也
矣聖人立刑以蓋禁於未然至刑之則不得已而然也
氏曰姦慝難知故曰詰推鞠窮詰而求其情也暴亂易見
直刑之而已司空故曰詰推鞠窮詰而求其情也暴亂易見
者皆司空地主之故分畫空土以待四民之受祿受田受肆
受廩者時地利亦任空土而與其利也凡土之未授者皆
司空主之既授則司徒掌之矣故或謂地官之屬疑是
司空之屬者此也司空六卿之屬周禮缺漢儒以考工記
補之特四民之一事耳六卿分職各率其屬周禮公既定六
官之制其他屬官所掌之事則六卿詳定焉朝廷天下之

本故以倡九牧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
阜成兆民也

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五服侯甸男采衛藩
而言也周禮職方有九服衛服之外有蠻夷鎮藩行人所

職方極王化所至雖有九服而行人所掌限朝會之節止
及六服周官之初又但止於五服焉王所掌限朝會之節止

遠畧於此可見然行人所掌侯服歲一見至要服六年一
見則六年而六服朝覲始備此云五服一見至要服六年一

禮績定焉朝覲俱備也周官立大網特舉其畧耳其詳則周
禮績定焉朝覲俱備也周官立大網特舉其畧耳其詳則周

也又六年則十二年而王乃時巡則五服朝覲凡兩徧然
此舉其粗耳周禮三歲徧視五歲徧省七歲象胥論言語

也王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慎乃出令令出惟
二歲命王巡狩殷國此王者所以一道同風治天下之大經

行弗惟反以公滅私民其允懷
法此下皆訓戒之辭上章言

通鑑綱目前編卷之七
法此下皆訓戒之辭上章言

雖有法不行焉此節言政令能謹則學古入官議事以制

政乃不迷其爾典常作之師無以利口亂厥官蓄疑敗謀

怠忽荒政不學面牆莅事惟煩此節以學問為重蓋古人

則學所以日用常有餘裕蔡氏曰學古學前代之法也所講

畫至精至備凡蒞官者謹師之而已不可喋喋利口更改

而紛亂之也積疑不決必敗其謀怠忽荒畧必荒其政人

氏曰鄭子產鑄刑書叔向譏之曰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為

刑辟其言蓋取諸此先王之法並任而任人為多故律設

大法而巳其輕重之詳則付之人臨事而議以制其出入

故刑簡而政清自唐以前治罪科條止於今律令而已所

之所犯日變無窮而律令有限以有限治無窮不聞有所

缺豈非人法兼行吏猶得臨事而議乎今律令之外科條

數萬而不足於用有司請立新法日益不已嗚呼任法之

弊一至戒爾卿士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惟克果斷乃罔後

艱此節言功業之本志不立則苟且而功不崇行不勤

則作輟而業不廣不果斷則失機會而後反艱難矣位

不期驕祿不期侈恭儉惟德無載爾偽作德心逸日休作

偽心勞日拙居寵思危罔不惟畏弗畏入畏此節教士大

之道也位以行道非期於為驕祿以養廉非期其為侈故

貴於恭儉以為德恭則自不驕儉則自不侈矣然恭儉必

實得於中而母行其為也偽而為之無不敗者蓋作德則

表裏如一不事強矯故心逸而日休休焉作偽則揜匿覆

護欲蓋彌彰故心勞而日拙拙爾居寵榮之時危辱

即學皆事學優則仕仕優

則學古學前代之法也所講

而不可喋喋利口更改

而任人為多故律設

而議以制其出入

而有限以有限治無窮不聞有所

而日益不已嗚呼任法之

而功不崇行不勤

而後反艱難矣位

此節教士大

夫以守爵位

此節教士大

夫以守爵位

夫以守爵位

夫以守爵位

夫以守爵位

夫以守爵位

夫以守爵位

夫以守爵位

夫以守爵位

夫以守爵位

夫以守爵位

爾有官亂爾有政以佑乃辟永康兆民萬邦惟無斃謂三事

孤蔡氏謂三事即立政三事公孤位尊德聖不待戒勅愚謂當時諸公雖不待戒勅然王者立法非為一人一時也

故於定制之初誥命之終而通告之

履祥按周官一篇周公定制之大綱也其禮制紀綱與

其時士大夫風俗可想見矣然是篇周禮之經也周禮

其猶周官之傳與周公制禮先定公孤與六官之長使

分職而率其屬自是衆職之職悉皆當時六卿分制之

而周公總定之也顧周官周禮其間有不合者則其後

因時裁定詳畧之間不無損益而大畧無甚異矣先儒

曰周禮之書亦立制度焉耳承襲之舊權宜之法要亦

不盡出於周禮也周禮之篇端皆曰惟王建國辨方正

位則書成於營洛之後也然成王未遂居洛况盡用

六典之制乎或又曰周禮者首尾未成之書也惜哉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卷之七終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卷之八

仁山金履祥編

歸仁齋楊氏重鈔

周成王七年二月乙未王朝步自周至于豐命太

保先周公相宅

召誥篇曰惟二月既望林氏曰漢志曰周公攝政越六日

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惟太保先周公相宅傳曰於

六日乙未成王自鎬京至豐以遷都○淮南子曰武王克

殷欲築宮於五行之山許氏曰今太行山也周公曰不可夫五行之

山固塞險阻之地也使我德能覆之則天下納其貢職者

通鑑綱目前編卷之八

廻也使我有暴亂之行則天下之伐我難矣。○左氏曰武

王克商遷九鼎于維史記曰武王徵九牧之君登龜

之阜以望商邑武王至于周自夜不寐周公旦即王所曰

曷為不寐王曰告女維天不饗殷自發未生於今六十年

麋鹿在牧蜚鴻滿野天不享殷乃今有成今我未定大保

何暇寐日夜勞來定我西土我維顯服及德方明自洛汭

延于伊汭居易毋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三塗北望嶽鄙

顧詹有河粵詹洛伊毋遠天室營周居于洛邑而後去按

多不解亦○又曰成王使召公復營洛邑如武王之意周

公復卜甲視卒營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貢道里均書

又曰使有德易以興無德易以亡○周官大司徒篇曰以土圭之灋測土

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

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

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制其畿方千里而封樹之鄭

農曰土圭之長尺有五寸以夏至之日立八尺之表其景

適與土圭等謂之地中今潁川陽城地為然鄭康成曰凡

日景於地千里而差一寸地與星辰四遊升降於三萬里

之中景尺有五寸者南戴日下萬五千里是以半之得地

之中也履祥按二鄭之說本周髀之法詳見周髀算經然

天有歲差故古今日景亦自微差尺有五寸之景周在洛

陽漢在陽城唐在浚儀宋在岳臺

三月戊申太保至于洛卜宅

召誥曰越若來三月惟丙午臚朱子曰臚明也月三日明

生之名林氏曰漢志曰是

年三月甲辰朔三日丙午與上既望同意劉諫議
曰越與粵同粵若發語聲也來三月猶來明月也越三日

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傳曰三月五日

周官太卜國人遷太師則貞龜傳曰經營規度其城也越三

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傳曰

洛汭洛水之北疏曰庚戌三月七日甲寅三月十一日也

庶殷言本是殷民也葉氏曰攻位者闢荆棘平高下以定

所經營之位也

乙卯周公至于洛丁巳用牲于郊戊午社于新邑

召誥曰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傳曰

翼明也疏曰十二日也蘇氏曰徧觀越三日丁巳用牲于

郊牛二傳曰告立郊位於天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

一羊一豕一傳曰告立社稷之位用大牢也社稷共牢疏

廟有土木之功故郊社先成而釁之朱子曰此間當有告卜語

甲子周公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

召誥曰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

即多士之書也蓋以王命為書誥命庶殷故下文召父又

曰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謂周公以王命告庶殷又當自

治也侯甸男邦伯亦當有書其多士篇曰惟三月周公

叙逸出康誥之首其書今梓材

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惟三月七年之三月也丁往也

越十日甲子以書命庶殷所謂初于新邑洛也而舊說以

為明年之書失之矣周公營洛至成王烝于新邑命周公

通鑑綱目前編卷之八

殷而多士自
為一書云
王若曰爾殷遺多士弗弔旻天大降喪于殷

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致王罰勅殷命終于帝肆爾多士

非我小國敢弋殷命惟天不畀允罔固亂弼我我其敢求

位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為惟天明畏

王若曰者周公以王命誥也爾殷遺

多士稱之也弗弔不幸之辭也旻天以其仁覆閔下者言

之天喪殷閔民也弗弔大降喪于殷哀商之亡也周實

亡商而奚哀之亡商非周之得已也伐商之誓曰予弗順

天厥罪惟鈞聖人全体天德者天欲亡商而周存之是悖

德也商周之際天實為之聖人固不得為也謂不幸旻

天降喪于殷我有周受眷佑之命奉將天之明威致王者

之罰勅殷命而使之終于帝自正之理則曰明威致王者

曰王罰所從言者異而大公至正之理則一弋者紘矢射

禽之謂以小國言之非有勝殷之勢以非敢言之非有剪

商之心也天以体言帝以心言允罔固亂者謂其無保安

天之治下民秉為者民心秉彝之理其所以流行發用者也

天之理裁者培之傾者覆之界其治而不畀其不治者天

之心善善惡惡即民之心也民之所亡亡之天與存焉也

天之所亡亡之周之於商也而一毫之私意不與存焉也

我聞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嚮于時夏弗

克庸帝大淫泆有辭惟時天罔念聞厥惟廢元命降致罰

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自成湯至于帝乙罔

不明德恤祀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

不配天其澤也

成湯之於夏武王之於殷也其順天應人一

耶順其已知而開之也易為力強其未喻而告之也難為

言於是已爾成湯之事告之然商之亡也商民思商夏之

亡也未聞夏人之思夏何也夏自太康失邦帝相遇篡則

夏之衰久矣而商賢聖之君六七作加之管蔡之啓商武

通鑑綱目前編卷之八

周成王通七年

四

常人以安之為緩而聖人以為急也上帝引逸者以天生民而立
君以安之也故凡天之所以為急也上帝引逸者以天生民而立
下也而有夏不之安則惟帝降格嚮于時夏蓋出災異以
警示之也夫天之於君也德則降格而否德則亦降格何
也周內史過之言曰國之將興明神降之監其德也將亡
神又降之觀其惡也善惡之積皆足以感動天地治亂之
際其昭告之心之辭也桀為淫泆而善其辭說矯舉以祭宜帝
祝史昭告之辭也桀為淫泆而善其辭說矯舉以祭宜帝
不藏式商受命是也誥所謂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帝用
湯革夏而湯以俊民定四方自成湯至于帝乙其間聖賢
分量雖有不同大抵皆明其明德憂恤宗祀此則其一代之
之大畧也夫以殷之多先哲王歷年之久亦惟天實佑之
在殷王亦周敢失天之意故施諸天下者周流公溥無不
配天其在今後嗣王誕罔顯于天矧曰其有聽念于先王
勤家誕淫厥泆罔顧于天顯民祗惟時上帝不保降若茲
大喪惟天不畀不明厥德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

罰今後嗣王謂紂也天下大姦元惡未有不由人欲之長

之勤勞有家者乎天不念祖宗之艱難創造者未有不以

位為樂也是以誕淫厥泆罔顧于天理之顯與民之所當

敬者夫桀之淫泆猶有辭焉以自釋于天紂為淫泆雖天

威之臨民品之險弗之顧也故曰桀之弗克庸帝自棄也

紂之罔顧自暴也桀紂之惡甚矣皆其自棄自暴為之至

於國亡而身為戮可不懼哉商之君其明德者天丕建保

而亡國亦未于德者天不畀焉自古小邦大邦未有無罪

罰罪而已豈無其王若曰爾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丕靈承

故而遂亡商也哉帝事有命曰割殷告勅于帝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
適予其曰惟爾洪無度我不爾動自乃邑予亦念天即于
殷大戾肆不正前言天之喪殷於是言周之順天以喪殷
順上天之事奉割殷之命夫天之命周以有事于商也豈
諄諄然命之乎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周之

通鑑綱目卷之三十一

靈承蓋得於不言之表者矣告勅于帝武成篇所謂告于
皇天后土曰有大正于商是也惟我不敢貳于天惟爾殷
家亦當順乎我予其曰猶云豈意謂爾殷民大惟無度從
武庚以亂非我震動爾多士以遷也禍亂之萌自爾商邑
予亦念天之就殷邦以降大戾于殷者紂死於是武庚死
於是何不正如是生乎其地而為良者鮮矣是所以有洛
邑之遷也王曰猷告爾多士予惟時其遷居西爾非我一人奉
德不康寧時惟天命無違朕不敢有後無我怨惟爾知惟
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今爾其曰夏迪簡在王庭有
服在百僚予一人惟聽用德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予惟
率肆矜爾非予罪時惟天命居朝歌至洛濟河而西故曰遷
而若是喜動惡靜不康寧也時惟天命不可違故朕不敢
以後之爾其不可惟我之怨惟爾亦知殷先人典冊之不敢
傳華夏之事矣何獨至于周而疑之殷之典冊不多見意
者華夏之初湯於夏士皆迪簡在王庭而有服於百僚故

殷民以是責周也夫以夏士之質直知天固所宜用而豈
若殷民之反覆奸亂乎故律之曰予惟聽用德爾德則用
之而矣問商周然即其言則其怨周者在身之貴賤非必
在商之存亡也使周而富貴之吾知殷民無遺恨矣而周
家不爾也夫富貴其人求其服已足利而得商非公也以
此示民得無有忘君父而求富貴者乎幾於勸矣謂商天
邑以昔王之都也聖人於名言之際猶若此其忠厚慈祥
可想矣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而西之洛者是以大愛
乎爾也非予有罪時惟天命蓋命德討罪顧天意何如爾
夫周之化商也而未嘗不言天人而至于知天則安義命
而樂循理商民知王曰多士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
此不以頑稱矣王曰多士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
民命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逝比事臣我宗多遜昔朕來自奄此
多方所謂王來自奄者其時代淮踐奄各伏其罪時爾四
國之民罪皆在死而王皆降滅爾民之死命所以明致天
罰者不過移爾于洛以離逃爾土使親比臣事于我宗周
習為多遜夫移爾于洛以離逃爾土使親比臣事于我宗周
遷殷民于洛固所以化之也而小人懷土實離爾居是亦
有罪比于罰者與商民固自以為不幸而豈知其為甚幸

也王曰告爾般多士今予惟不爾殺予惟時命有申今朕
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實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
臣我多遜爾乃尚有爾土爾乃尚寧幹止爾克敬天惟界
矜爾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土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
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幹有年于茲洛爾小子
乃興從爾遷王曰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今予惟不爾殺惟之為辭
明示以恩意也予惟時命有申於是反覆而告之如此篇之書也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實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爾乃尚寧幹止爾克敬則循理而惟時宅爾邑繼爾居期之以未建乃家也克敬則循理而行褒賞加焉天之界矜乎爾也不克敬則業廢家亡而身為戮是天之罰之也爾邑者井田之制四井為邑或曰

受田於郊受居於邑古者五畝之宅在邑者二畝有半焉般民之遷洛也其子弟親戚猶有在彼者使爾有幹有年生理遂于茲洛則爾小子亦興起而從爾遷矣蓋寬其懷土念舊之思然亦理勢之必至也王曰又曰之間以多方例求之闕有間矣然多士之末其辭婉而多方之終其辭嚴所以言之時異也若其諄勤反覆之意則同

詔篇曰厥既命般庶般丕作○命侯甸男邦伯書曰梓

材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

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周公咸勤

乃洪大誥治曰孔氏傳作王曰封按伏生今文當作周公曰而無封字以厥庶民暨

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汝若恒越曰我有師師

司徒司馬司空尹旅曰予罔厲殺人亦厥君先敬勞肆徂

厥敬勞肆往姦宄殺人歷人宥肆亦見疑作厥君事戕敗

為疑作厥君事戕敗

人有王啓監厥亂為民曰無昏戎無昏虐至于敬疑作寡

至于屬婦合由以容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引養

引恬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惟曰若稽田既勤敷蓄惟其

陳修為厥疆畎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墍茨若作梓

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懷

為夾庶邦享作兄弟方來亦既用明德后式典集庶邦丕

享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王惟德用和懌

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已若茲監惟曰欲至于萬年惟

王子子孫孫永保民

履祥按梓材之書本出伏生今文而伏生大傳以為周公命伯禽之書及孔安國以所聞伏生之書考定乃以

為成王命康叔之書故王介甫其辭事非命康叔之事也

疑之以其辭氣非王之自言其辭事非命康叔之語也

然吳才老斷自王其效邦君以下非康叔之語似洛誥

之文朱子是之蔡氏斷自今王以下非康叔之語乃人

臣告君之語亦朱子意也愚嘗考之梓材一篇首尾可

疑其氏朱子以為洛誥之文以集庶邦丕享和懌先後

三月惟丙午肱云云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

男邦伯厥既命殷庶殷丕作其命庶殷之書即多士

之書叙所謂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誥商王士者

也其命侯甸男邦伯亦必有書矣其書安在曰梓材之

書是也其叙即康誥之敘所謂惟三月周公初基作新

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
民和見士于周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者也蘇氏所謂
洛誥之叙也朱子亦嘗以為然夫蘇氏既以康誥之叙
為洛誥之叙吳氏又以梓材之文似洛誥之文而朱子
皆然之則是前儒之意俱以為宅洛之書矣今以康誥
之叙冠梓材之首合為一書豈不昭然明白也哉然則
篇首王曰封之語何也曰此非梓材之本文也何以知
之以伏生之傳知之也夫梓材之書為周公道王德意

以誥諸侯之書故伏生誤以為周公命伯禽之書六傳所說喬梓之事固非梓材之本意然既以為周公命伯禽之書則篇首當有之若封之一字無王曰封之語矣縱禽之書則辭容或有之若封之一字無王曰封之語矣縱王曰之後誤之也蓋是書也本在多士之後故其敘誤冠於康國以後誤告之前繼於康誥酒誥之後故其敘誤冠於康躡於召告之前繼於康誥酒誥之後故其敘誤冠於康誥之首而其文誤衍於酒誥之尾是敘也蘇氏知其不可冠於康誥則不得不歸之洛誥但洛誥乃告卜往復成王往來周公留後之文非咸勤之意其後章則乃洪大誥治之書其前章皆周公咸勤之意其後章則乃洪大誥治之辭其間辭意亦無不昭合焉是作洛之際築城攻位為宮成周以為東都崇文德焉是作洛之際築城攻位為宮室畫郊里必合諸侯各率其卿士人家將其徒眾以受役馬所謂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藩民和見士于周也周公咸勤則勞來撫恤之也大家如殷氏六族殷氏七族懷姓九宗之類皆將其醜類從於諸侯以聽其臣上通意於王室承上勞下邦君之常職也故家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汝若恒也以古者動大衆興大役則司徒率徒衆司空畫土疆

司馬以軍法治之君行師從師者一師之長也即二卿也卿行旅從尹旅者一旅之長即三卿之副也周公喻其以君又欲邦君告其卿大夫曰子罔暴厲殺人蓋不欲其以軍法從事也然亦必邦君先能敬以勞來其民則自此師以往三卿尹旅皆能敬以勞來其民故曰越曰我有師師司徒司馬司空尹旅曰子罔厲殺人亦厥君先敬勞肆徂厥敬勞也古者徒役起於夫家丘甸而罪隸之人又服役於其下故凡往曰姦先殺人家丘甸而罪隸而其所連歷之古人古法所謂胥靡今法所謂干連知情藏匿者與為公家之事而並緣傷人者皆入于罪隸今既與此大役服勞王事皆與厥君事戕敗人宥也凡肆往姦宥殺人之歷人宥肆亦見厥君事戕敗人宥也凡此優恤赦宥之事皆侯甸邦君之所當承流則又迷王啓侯監之言在於為民不存於厲虐故曰王啓監厥亂為民曰無胥戕無胥虐也古者興役動衆孤寡之人無所與不幸而在焉必加優恤之若晉師之歸老疾人無所耆老之子是也古者徒役之中亦有臣妾如女子入于春臺之類蓋供樵爨之役於此亦必優恤之故曰至于敬寡至于屬婦合田以容也則又其效邦君越御事厥皆為恬養之仁而不在他故曰上其效邦君越御事厥

通鑑綱目前編卷之八

命曷以引養引恬也自此以上皆為成勤之事而又以
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結之宅洛之事上承武王定鼎
之意而繼志述事以文太平故即作洛之時田里居室
器用之事為喻自此以下既字為多故曰惟曰若稽曰
既勤敷苗惟其陳修為厥疆畝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
其塗墍茨若作梓材既勤樸斷惟其塗丹矱者勤此遷洛
之議而述今王惟曰先王既勤之夫營洛之事一為四方
朝貢道里之均故曰先王既勤之用明德懷為夾庶邦享
作兄弟方來亦既用明德后式典集庶邦丕享一為殷
民密邇王室之化故曰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
先王肆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而永
終之曰已若茲監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孫永
保民則又述王之德意使諸侯皆知之無惟出於保
敬勞其民而所以為國家久長之計者亦無出於保
者此又召誥之意凡此已上所謂洪大誥也周家營
洛之事總敘於召誥而各有所謂洪大誥治也其後備
召公之誥者則名召誥命庶殷者則名多士侯甸男邦
伯者則名梓材述君臣往復之辭成王往來之侯甸男邦
留洛之冊者則總曰洛誥意者周書當有兩大誥前大
誥爾多邦一者則總曰洛誥意者周書當有兩大誥前大

太保作誥

召誥篇曰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曰

拜手稽首旅王若公朱子曰傳以為王與公俱至洛下見

篇告卜事觀之恐不然也又云公至洛皆書其曰以謹之

不應詳臣畧君如此陳氏以為旅陳也成王在鎬而諸侯

在洛以幣陳于廟事畢出復束帛加璧入享謂之幣既致于

禮諸侯朝于廟事畢出復束帛加璧入享謂之幣既致于

王復奉束帛以請覲大夫之私相見也亦謂之幣君臣不
同時今旅王及公非常禮也呂氏曰洛邑事畢周公將歸
宗周召公因陳戒成王乃取諸侯贊見幣物以與周公且
言其拜手稽首所以陳王及公之意蓋召公雖與周公言
乃欲周公聯諸侯之幣與召公之誥達之王履祥謂周公
在洛既以王命誥庶殷及諸侯召公將陳戒于王故亦因

通鑑綱目卷之八

公以達故曰旅王若公此亦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蔡氏曰欲

誥告殷民其根本乃自爾御事不敢指言成王謂之御事

而後遣使奉幣具朱子曰王時在鎬豈亦如告卜既吉

命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嗚呼曷其柰何弗敬

朱子曰元子者天之元子陳氏曰元子不可改而天改之

大國未易亡而天亡之天命之無常如此今王受天命誠

無疆之福然亦無疆之憂也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茲殷

多先哲王在天越厥後王後民茲服厥命厥終智藏瘝在

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以哀籲天徂厥亡出執嗚呼天亦

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朱子曰遐遠也遐

辭瘝病也籲呼也天既絕殷命矣此殷之初多先哲王謂

湯至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也雖死而其精神在天故能

保佑及其後王後民使之服其命而不替其後至紂之時

賢聖之人退藏病民之人在位其民困於虐政痛而呼天

往而逃亡出見拘執天哀下民故眷命於能勉敬者以代

殷位而周家受之故王不可不疾敬德恐無以承天眷命

而又將如紂也朱子發云人之死各返其根體魄陰物故降

而在下慮氣陽也故升而在上則無不之矣衆人神物欲蔽

之故魄散而氣不能升惟聖人清明在躬志氣如神故其

死也精神在天與天為一葉氏曰智藏瘝在言至紂而愚

其智則藏而獨病民之心存也籲和也言祈和於天也此

與舊說不同履祥按此章監殷之休與其恤天哀民而眷

周其命方懋不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今

時既墜厥命今相有殷天迪格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

命朱子曰此一節間有不可曉處舊說有夏敬德故天道

降格以保之面向也稽考也若順也嚮天所順而考其

意也皆未知是存亡之迹不害大意言既監于殷又當遠觀

王不敬故墜其命也履祥謂此章監二代之休與其恤面

稽天若謂其天眷方隆之時天意若可面質而今皆墜命

天眷之難今冲子嗣則無遺壽考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保如此

曰其有能稽謀自天朱子曰已陳夏商敬德墜命所由又戒王也王氏曰勿弃老成而考古人

多識前言往行故考古人之德必資老成稽謀自天言觀

老成之所去就則知敬德之不可遺况其能稽天意乎嗚呼有王

雖小元子哉其不能誠于小民今休王不敢後用顧畏于

民蘇氏曰王雖幼國之元子也其大能以誠感民矣當及今休其德不敢後者疾敬其德不敢遲也用顧畏

于民者矣或曰元子謂天之元子也履祥亦能履舟物無險

敬德之事實也敬老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朱子曰言王今來居洛邑繼天

為治服事也土中洛邑為天下中也林氏以此句王來為

宅亦勉王來且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祀于上下

其自時中又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朱子曰稱周公言當作大邑而自此以祀

上帝以及慎祀上下神祇又自此宅洛之意履祥謂召公

天成命以治民矣蓋召公述周公宅洛之意履祥謂召公

名將達於王雖公亦名之此言今日之休王先服殷御

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節性惟日其邁王敬作所不可不

敬德林氏曰周王遷殷頑民于洛蓋與洛之舊民雜居其善惡之習不同倘非有以和一之不能相安以處故

周御事習於教令無事於服之介助於周之御事然後可蓋

服殷御事在節其性而已蓋人性無不善殷人特化紂之

使之日進于善則與周人亦何異哉然欲節民之性又在

政刑所及也或曰服亦事也猶任也任殷人為御事使之

易以行德然後有以節其性而日進於善王則惟作所不

可不敬德以率之而已履祥按化商乃今日之恤不可不

通盤圖自前編卷八

敬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我不敢知曰

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

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

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今王嗣受厥命我

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王氏曰言夏殷所受天命歷年長短我皆不敢知也我所敢知者惟

不敬厥德乃早墜命也陳氏曰召公言我王嗣二代之受

命我亦惟以此二國長短之命告於王而繼其功蓋欲王

代之敬德也復祥按此謂繼二代之受命當繼二代之敬德也王乃初服

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

凶命歷年朱子曰王之初服不可不慎其習猶子之初生不可不慎其習猶子之初生

故今天命正在初服之時敬德則哲則知今我初服宅新

吉則永年不敬則愚則凶則短折也

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朱子曰天無

已知我初服宅洛矣王其可不疾敬德哉所以祈天永命

者只在德而已矣復祥按此二節應前章謂天之命其休否不可知我所知者王初服新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

邑惟疾敬其德以德保天而已

彝亦敢殄戮用乂民若有功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

刑用于天下越王顯蘇氏曰商俗靡靡其過用非常也又

故亦敢於法外殄戮以治之蓋民之有過罪實在我及其

行於天下而王亦顯矣或曰下文有欲以小民受天永

命以字如以某師之以此戒王勿用此小民淫用非

復以殄戮治之也言當正身率下不務刑上下勤恤其曰

罰其下乃與蘇說同葉氏曰刑儀刑也

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欲王以小民

受天永命蘇氏曰君臣一心為天勤恤民庶幾王受命歷年

通鑑綱目前編卷八 周成王 七年

歸則受天永命矣蘇氏曰王其能敬德于上而小民儀刑於下則天永命之矣所謂用小民以受天命也履祥按此篇旅王若公所以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百欲其上下勤恤

君子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王末有成命王亦顯蘇氏曰庶

殷雖已丕作然召公憂其間尚有反側自疑者故因其大和會而協同之讎民殷之頑民與三監叛者友民周民也

百君子皆同保受王之賢士大夫也自今以往殷人周人與百君子皆同保受王之威德王當終受天之成命以顯于後

猶頑民而謂之多士也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

天永命蘇氏曰我非敢以此為勤勞也奉幣以質王祈天命履祥按此末○洛誥篇曰一時之言非周公拜手稽首

章旅王之辭

曰朕復子明辟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胤保太相

東土其基作民明辟此以下周公授使者獻圖卜之辭也復及命也又加有復於王者如願有

復也之復蓋告也後儒遂謂周公禘王至此復辟為王莽篡漢張本可謂繆矣基命定命謂定都配天所以基天命

於始而定天命於後也王如弗敢及謂王謙退如不敢預此而使予繼太保相宅於東上之洛自此建立基址以為

君臨天下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

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俾來以

圖及獻卜卜黎水卜澗東瀍西舊云卜王城卜瀍東舊云

朝至洛卜宅則王城為已卜厥既得卜則經營則卜之為

已吉後七日而周公至又已達觀于新邑營矣遷都至重

質神明至肅已營而卜澗遷定洛而卜河朔召公卜之周

公又改卜之聖人不爾為也召公戊申之所卜王城也

周公乙卯之所入河自河入洛其地亦不為遠既而三者

皆不吉也且自黎入河也先卜河朔以殷民懷王遷焉

食其墨也召公卜王城於洛吉矣周公卜下都而亦惟洛

之吉則是洛邑之地利於君亦利於民真王者之都與圖者召公攻位之圖卜者周公食洛之兆或曰作洛之事周

燄小不明也此戒其以明察自用也火始燄自是彰灼次第不可撲過人君以小明自用機熟而日熾則不可救矣故王之順若彛常及其撫治政事也皆惟以在周工往新邑當如予不可聰明亂舊苛察生事也

倂嚮即有僚明作有功惇大成裕汝未有辭所從于周之

百工率之以往新邑使嚮往即就其僚采之事浚明奮揚以成其功而惇厚圖大以裕其俗則成王其未有辭於後

世矣蓋建都之始治體風俗於是關係勵精者之寬大之體而寬大者少振勵之功二者兼之於振勵奮發之中有

擾柔寬大之意此一代治體之所以為王若曰公明保予全美而成王之所以未有辭於世也

沖子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奉答天命和恒四方民居師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惟公德明光于

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迓衡不迷文武勤教予沖子

夙夜毖祀此成王答周公祀于新邑及教王撫事明作有功等語舊本類附于後章之下今附于此王意

謂公明保予沖子舉大明之德以我對揚文武之功奉答上天之命和又四方之民而居宅洛師加厚功宗之大禮以攝秩元祀咸秩無文至於勤教于四方而旁達之人皆作

惟公德之明光著于上下勤教于四方而旁達之人皆作

興和敬以迎治平皆曉然知文武之所勤教耳豈予沖子所能及哉予但夙夜齋戒必謹奉祀而已自餘非我所能

及公曰已汝惟沖子惟終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

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

不享惟事其爽侮乃惟孺子頒朕不暇聽朕教汝于禁民

彛汝乃是不夤乃時惟不求哉篤叙乃正父罔不若予不

敢廢乃命汝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彼裕我民無遠用戾

此周公答成王沖子必祀之說而又教成王以統御諸侯

教養其民之道也舊本在汝求有辭之下今附于此蓋成

王於是年既長矣而以沖子退託自居故周公告之曰已

者欲其勿為退託也汝為沖子亦既長矣當恩終之責

者欲其勿為退託也汝為沖子亦既長矣當恩終之責

夫有天下宅於中朝諸侯必知諸侯之誠偽而後黜陟各當其知之者無它術亦曰敬而已矣享獻也凡諸侯朝貢於天王謂之享有者或有之辭也其或有定數但非不供職貢之謂也諸侯貢享之禮視其秩固有定數但其時拜跪升降揖遜俯仰其儀為多使其於儀不及其物是謂不享蓋其輕教存於中則情容見於外惟諸侯不用心於享上則其施之政事必有爽亂王度而侮蔑禮法者此識察諸侯之要也天下之事無窮聖人之心不已周公固甚悉也未及者而平日所以告成王禁輔民彝之道固亦甚悉也故於此又勉成王以頒我所以為不暇者聽我所以教輔民彝者於此二者而不勉則非所以為長國計也乃正父武王也周公平日惟篤厚繼敘武王之敬之哉我亦能如此則天下不敢廢乃命矣王往洛邑其敬之哉我亦能如此則惟明農事王其往彼洛邑寬裕我則四方歸之不待言者呂氏師天下之本寬裕之政行焉則四方歸之不待言者呂氏曰武王歿周公如武王天下所以不廢成王之命也王曰公功柴迪篤罔不若時此答周公之辭與明農之請謂公之厚罔不如今日未可去也

罔不如今日未可去也

王至新邑十有二月烝于文武命周公其後王歸

宗周

洛誥曰王曰公予小子其退即辟于周命公後四方迪亂

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救公功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誡保

文武受民亂為四輔上洛誥自此以下疑皆成王在洛之言

宗禮即謂周公所制六典禮制猶未定也救公功謂又安於公之成效而不變也迪將向導而大之二後字皆謂王

命周雷公於後以治洛也朱子謂與唐雷公之後同義王洛蓋洛邑天下中四方方安於治而周公所制之禮尚

未底定則人心亦宣能又安於公之已效而不變乎公其

開導而將大之其在後監我多士與師衆與百工誕王曰保文武受民治為四方之輔朱子曰四輔猶四隣也王曰

公定予往已公功肅將祗歡公無困哉我惟無斁其康事

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朱子曰此王與公訣而歸之言也

心方肅而迎之祗而說之公無困我而求去使我不勝其任也然我亦惟無怠其所以康人之事公但勿替其所以

儀刑百辟者則四方其世享公之功矣周公拜手稽首曰

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弘朕恭

孺子來相宅其大惇典殷獻民亂為四方新辟作周恭先

曰其自時中又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予旦以多予越御

事篤前人成烈答其師作周孚先考朕昭予刑乃單文祖

德此周公許成王留之辭也謂王命予來此洛邑承保文祖及乃光烈考武王受命之民且益大我以恭敬其事

此答上文誕保文武受命民之語也孺子來視宅洛之新規增重周官之制如厚殷獻臣之賢其治為四方之新辟

為周家敬德之始王蓋定都之初觀望一新故謂之新辟

而始遷之君亦後世之所倡始故謂之恭先曰其自是宅

中出治萬邦咸休則為王之成績蓋成王雖歸周然洛邑

為東都則朝觀會同政令皆出於此王但不常居耳故周

公以自時中人望之若予以此多子衆卿大夫及凡治事

之臣增厚前人之成烈以答天下之衆望為周家誠臣之

首成我明辟儀刑天下之道益殫盡文祖俾來忠殷乃命

之德使無未盡之事此答勿替刑等語也

寧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予不敢宿則禮

于文王武王惠篤叙無有邁自疾萬年厭于乃德殷乃引

考王侂殷乃承叙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此又述成王命

以告于文武也蓋成王既面留周公又使人以留公之意

告殷民而以秬鬯二卣錫公安定於洛邑蘇氏謂黑黍為酒合以鬱鬯所以裸也宗廟之禮莫重於裸王使人來告諭庶殷且以秬鬯綏寧周公曰明禋曰休享者何也事周公如事神明也古者有大賓客以享禮禮之酒清人渴而不飲肉乾人飢而不食也故享有體薦豈非敬之至者則

其禮如祭也與然周公則不敢當此禮故不敢宿宿爾也
厚繼叙之福使王無有疾厲使子孫萬年厭飽乃文武之
德殷民亦長有化咸之效王其使殷民承順治叙雖萬年
治洛化商之福歸之成王也
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
駢牛一武王駢牛一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王
賓殺裡威格王入太室禋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在十有
二月戊辰十二月日也王至洛或久也此為周祭告爾烝者每
故不用太牢常禮而各以特牲逸史也成王時大典冊
皆史逸為之此祝冊所告惟告王歸周而周公在後治洛
餘無它辭實迎也謂迎牲也裡精意以享也威格諸侯羣
臣皆助祭也太室者清廟中火之室禘鬯以降神也王
命周公後者命之於廟也作冊逸讀冊以告公也
冊也此冊命也逸誥史逸讀冊以告公也
文武受命惟七年舊說惟七年者即作洛
之
年
係
年
於
篇
終
也

履祥按洛誥召誥相為始終然惟洛誥之紀散無倫次
有周公在洛使告圖卜往復之辭有周公歸周迎王
洛對答之辭有成主在洛畱周公于後而歸周之辭有
周公為玉畱洛而相勉敘述之辭然辭從其辭事從其
事各以類附而無往來先後之序蓋其月日先後已具
在繫年之史故此篇事辭各以類附不嫌於亂雜也然
是篇當亦多有缺文錯簡此必伏生口授之訛而安國
於錯亂磨滅者又多以伏生之書為定亦或於此失之
清廟之頌曰**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

越在天駿奔走在廟不顯不承無射於人斯集傳曰言於

之廟其助祭之公侯皆敬且和而其執事之人又無不執
行文王之德既對越其在天之神而又駿奔走其在廟之
主如此則是文王之德豈不顯乎豈
不承乎信乎其無有厭斁於人也
朱子曰**書稱王在**

新邑烝祭歲文王駢牛一武王駢牛一實周公攝政之七
年而此其升歌之辭也**書大傳曰****周公升歌清廟苟在廟**

中嘗見文王者愀然如復見文王馬樂記曰清廟之瑟朱
弦而疏越壹倡而三歎有遺音者矣

復祥按不顯不承說者曰豈不顯乎豈不承乎於義不通不字當讀作丕凡詩美辭而加不者皆丕字也如古祝詞曰不顯大神蓋謂丕顯大神也古字通用或傳寫誤也是又當為讀詩者言之

逸周書作雒解曰周公敬念于後曰予畏周室克延俾中

天下宗及將致政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城方千七百二

十丈郭十七里南繫于洛水北因于刺山以為天下濶制

郊甸方六百里國西土為方千里西上岐周通為圻內分以百縣縣

有四郡郡有鄙大縣立城方王城三之一小縣立城方王

城九之一郡鄙不過百室以便野事農居鄙得以庶士居

國家得以諸公大夫居治也鄙以衆士治國凡工賈市臣

僕州里俾無交為不相雜乃設丘兆于南郊以祀上帝配

后稷日月星辰先王皆與食諸侯受命於周乃建太社于

國中其疆東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驪土中央黃土

將建諸侯鑿取其方一面之土苞以黃土苴以白茅以為

土封故曰受削土于周室包覆苴暴土封乃立五官太廟

宗宮考宮路寢明堂咸有四阿及玷重元據注元字下合有重廊二字

重常復格藻稅移旅盈宮廟四下曰阿及玷外向室也重元累棟也重廟累

屋也常累係也復格三櫺也藻稅畫梁上之柱也丞屋內曰移旅別也春謂藻井之飾也言皆畫列柱為之也

階玄陛堤塘山廡謂為高之也應門庫臺玄

之彛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

此又因其率德改行而加免之蓋前愆孝也順王命忠也

常言孝則可以移忠為蔡仲言忠則可以為孝違王命蓋自流言之後成王既知周公之德必有戒諭之命而管蔡卒挾武庚

以叛也 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為善

不同同歸于治為惡不同同歸于亂爾其戒哉

上文言其改行而已

此又推廣之言天人之向背靡常而善惡之事幾亦衆凡不善之事皆足以為亂非但不為蔡叔之為亦非但如今

而止也 慎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不惟厥終終以困窮

上言治亂此言差失亦懋乃攸績睦乃四鄰以蕃王室以推言邁迹垂憲之意

和兄弟康濟小民 蔡氏曰五者諸侯職之所當盡也 率自中無作聰明亂

舊章詳乃視聽罔以側言改厥度則予一人汝嘉 中則無過不及

本聰明者舉動必中自不亂舊章非聰明而強為聰明者必以妄作為知此其所以亂舊章也厥度即舊章作聰明者

以私意亂之以側言者聽人言改之然言之側非視聽詳審不可而詳視聽者亦惟無作聰明者能之 視王曰

嗚呼小子胡汝往哉無荒棄朕命

天紀曰八年蔡仲之國過洛見周公周公曰不

如吾者勿與處累我也與我齊者勿與處無益我也惟賢於己者可與處也

履祥讀蔡仲之命與棠棣之詩未嘗不悲周公之意也嗟夫周公亦幸有蔡仲耳然命人子以改於其父之惡

一言足矣而曰改行曰蓋愆甚而又曰母若爾考之違王命也夫幸之深故憂之切憂之切故言之詳周公閱

管蔡之失道固不容再有懿親之變也是以丁寧言之如棠棣之詩自死喪急難甚而至於闕閱之事辭愈詳

事愈下而感嘆愈深其志切其情哀蓋處兄弟之變其情辭若此觀者蓋當思其言外之意云

九年 封弟叔虞于唐

國語曰董因謂公子重耳曰歲在大梁將集天行元年始

受實沈之星也實沈之虛晉人是居所以興也今君當之無不濟矣君之行也歲在大火大火闕伯

之星也是謂大辰辰以成善后穆是相唐叔以封且以辰出而以參入皆晉祥也而天之紀也

履祥按舊說成王三年封唐叔大紀從之而唐曆志遂言成王三年歲在丙午星在大火唐叔始封今按諸曆各有短長年數不同武王十三年克商之歲歲在鶉火則十六年歲在大火至成王九年歲復在大火太初曆間以周公攝位之年則成王九年乃為三年歲次甲午星在大火此國語所謂歲在大火是謂大辰唐叔以封也曆志以甲午為丙午二字誤或曆不同爾今係之成王九年

子產曰當武王邑姜方震大叔夢帝謂已余命而子曰虞

將與之唐屬諸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

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封大叔焉故參為晉星實沈參神

也。○**史記曰**唐有亂周公誅滅唐遂封叔虞。○**傳曰**成王

滅唐遷之於杜。○**史記曰**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為珪以

與叔虞曰以此封若史佚因請擇日立叔虞成王曰吾與

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

於是遂封叔虞於唐故曰唐叔虞字子于按平王錫晉文侯之命稱先王

明事厥辟云云又曰昭乃顯祖則叔虞之賢可知翦桐之封非實錄殆不可信○**秦穆公曰**吾聞

唐叔之封也箕子曰其後必大。○**衛祝鮀曰**昔武王克商

成王定之謂成王滅武庚定四國之亂也選建明德以藩屏周故周公相

王室以尹天下於周為睦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

璜封父之繁弱殷氏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

勺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類醜以法則周公用即

命于周是使之職事于魯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

敦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官司彞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

通鑑綱目卷之九十五 周本紀第九十五

而封於少皞之虛分康叔以大路少皞靖茂旃旌大呂殷
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封畛土畧
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取於有閭之土以共王職取
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聃季授土陶叔授民命以
康誥而封於殷虛皆啓以商政疆以周索分唐叔以大路
密須之鼓闕鞏姑洗懷姓九宗職官五正命以唐誥而封
於夏虛啓以夏政疆以戎索三者皆叔也而有令德故昭
之以分物管蔡啓商密間王室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蔡
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
爲已卿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其命書云王曰胡無若爾

考之違王命也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爲太宰康叔爲司

寇聃季爲司空五叔無官曹文之昭也晉武之穆也曹爲

伯甸非尚年也按祝純言王之封建舉武王成王時事不復論前後其分殷氏諸侯族則或東征以

後之事不可考矣

十有一年 周公在豐作無逸大紀附此年

書無逸篇曰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

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人主者小民之主而所處則安逸

於酒色耽樂與遊觀田獵之娛也君子所以無逸者必其

先知稼穡之艱難故處安逸之地則知小人之依所以能

體恤小民不自縱逸故能致小人之無怨亦足以介吾身
之壽康人主而不先知稼穡之艱難則處安逸之地不知
小人之依則不知小人之怨也但知縱一身之欲則享年不永此小
人之依則下致民怨但知縱一身之欲則享年不永此小

通鑑綱目前編卷之四十四 周成王十有一年 十四

篇大意篇首舉其端而篇內詳之 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

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諉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

聞知諉俗語也誕虛誇也皆謂其習為遊談誇誕也視彼

時其為不善無所不至況人主處尊安之地乎周公曰嗚

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祇懼

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無逸本一篇之書

加中宗太戊也嚴莊重也寅明肅也嚴恭敬之齊於外也

寅畏敬之存於中也天命天所付予之理也自度以天理

為已尺度不敢踰越也此言商中宗之無逸也中宗惟無

不敬故自能知小人之依所以治民敬畏而不敢逸凡荒

縱怠弛之事皆無之此所以凝固持養能躋其在高宗句

上壽享國七十有五年則其年壽蓋可知矣其在高宗句

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其

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

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欲武丁習知民事使之處於

民間爰暨小人謂於是乃與小人處而知小人之依也亮

陰說見說命雍和也所謂言乃謹也嘉謂其教化風俗之

美靖謂其安寧富阜之效也至于小大蓋不獨小民無怨

凡羣臣在位者皆無怨也此言高宗之無逸也高宗惟舊

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
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此言後王

後謂中宗而後高宗而後與祖甲而後也生則逸謂其生
長於安逸之中也惟其生則逸所以不知稼穡之艱難惟
其不知稼穡之艱難所以不知小人之勞惟其不知小人之
之依所以為耽樂之從惟其荒於耽樂所以傷其生伐性罔
或克壽夫不知小人之依而惟耽樂之從此亂亡之所必
至亦以享年之促而僅免耳或疑年壽之脩短命也周公
以是為逸與無逸之由不已迂乎要之人主所處與常人
異子女之奉聲色之娛酒醴之甘驅騁田獵之好嗜慾玩
好何求不獲一有縱逸之心則必溺於此皆伐性之斧介
傷生之蠹賊也其能克壽者鮮矣然其間世主亦有縱逸
而能壽者又何也亦稟受之偶龐者爾然而禍亂隨之
如商辛是也其患有甚於不壽者矣呂氏曰周公既論
無逸之實嚴則謹重恭則降下寅則肅莊畏則兢業合而
無逸之理復舉無逸之君以告成王也嚴恭寅畏則兢業
言之則敬而已矣惟敬故壽也主靜則悠遠博厚自強則
堅實精明操存則血氣循軌而不亂收斂則精神內守而

不浮凡此皆敬之力而壽之理也高宗之嘉靖不徒與民
休息之謂蓋禮樂教化蔚然安居於樂業之中也高宗享
國五十有九年於小大無時或怨之後蓋民氣太和導迎
善氣是亦壽考之理也祖甲保養惠愛庶民雖鰥寡之微
亦不敢侮故享國之久亦操敬之力也厥後立王生則逸
是無逸之反也耽樂之極伐性喪生無所不至故自時厥
後亦罔或克壽又歷數悉陳其年謂耽樂愈甚則享年愈
後也大抵守身之本自天子至于庶人惟先知自愛不失
其身然後萬事自此次第而舉起其敬而收其肆者莫大
於是此則周公忠愛拳拳之意也商去周未遠故周公以
成王耳目所接者言之其論逸王則從其後者周公曰
言之非謂三君之後其君皆逸以意逆志可也

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文王卑服即康功
田功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于日中具不

遑暇食用咸和萬民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

供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此言我周無逸之家
法而文王為詳蓋成

通鑑綱目前編卷之八十一 周成王十一年

王所聞見為尤近也抑畏謙畏嚴敬也抑畏則無逸不在
言也卑服謂自卑下以服勤其事也即就也康功謂安民
之事田功即教民稼穡之事如孟子所制其田里教之
樹畜耕耨者九一閔梁無征之事類是也微采則平易近民而
非姑息之柔懿恭則即之溫良而非外貌之恭懷保小民
其心常在於保養小民而小民之中有鰥寡無告者文王
發政施仁尤先於此惠鮮利澤之也其生意蓋郁然矣自
朝至于日中晏不遑安暇而食蓋聽政之勤所以和理萬
民之事也即康功田功則知稼穡之艱難不足言懷保小
民則知小人之依不足言蓋上文所引三宗皆守成之賢
主而文王則創業者之聖君所以不同也敢盤于遊田蓋
省耕省斂非不遊也聖君所以遊恐流連以廢事耳教民
講武如師能左右之曰田獵也蓋文王為西伯則西諸侯咸聽
命焉文王率之以正能使庶邦以正應之所謂正已而物
正觀諸二南之化可見矣受命謂為方伯其時已中而物
享國也此其無逸之所致也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
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無皇曰今

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丕則有愆無若殷王

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此鬼成王之無逸也夫觀以廣視

人君所不能無但不可淫于此淫則為縱逸之私欲且病

惟廢禮且使人君苦於拘則未必不樂於肆矣以萬民惟

正之供蓋人主正身以率之則能使萬民以正應之無皇

曰皇大也猶云自寬也人君之縱逸未必便沈溺也其始

不過自寬曰且今日耽樂而已明日不復爾也然即此

說已不足訓民亦非所以順天蓋此心有一日之逸則

大有過愆矣雖紂之不善安保其不至是哉故終戒之曰

是為成王戒蓋深警之也雖然為紂非難凡以
日之耽樂為無傷者紂之徒也終亦必紂而已矣
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民無或胥
講張為幻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

通鑑綱目前編卷之六十一 周成王十一年 十一

小大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且詎此章言所以致小人之怨也保惠猶

云保也者保其身體以歸諸道者也訓告教誨義同而復出猶云師導之教訓傳傳之德義者與譎張以俗語譎誑

之也猶上文乃誘既誕也此篇大意勉人主知小人之依而後章復戒其致小人之怨所以致怨必有其由蓋古之

人其為人已足以表於世而猶資賢人君子相訓告之相保養之相教誨之故無敢有以俗語譎誑君子相訓告之相

正法皆體悉小人之依而為之者邪人既導人主以變亂之則小大之民皆失所依民否

則怨於心又否則詛於口矣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

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厥或告之曰小

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

敢含怒此厥不聽人乃或譎張為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

信之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寬綽厥心亂罰無罪殺無辜

怨有罔是叢于厥身

迪哲蹈行明哲之德也此四君者既深知小人之依必不致小人之怨設

或有告之曰小人怨詈則反躬自省大自敬德所謂無則加免也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所謂有則改之也不止於

不敢含怒而已其責已而不尤人如此夫含怒怒之微也而猶曰不敢又曰不止於不敢而已其至厚至誠可想也

人主於此四君之事不知聽人乃或譎張以誑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則以為必若是不永念其為君之道則

不知自責不寬裕其心則惟務責人亂罰無罪殺無辜於是小人遂同怨之然遂叢于其身矣夫壅民之口甚於防

川使其果有怨詈猶當自反況聽譎張之幻不審有無而肆刑殺此怨之所必聚而禍亂之所必生也夫始以一邪

人之譎張而終以聚天下之怨甚矣周公曰嗚呼嗣王其

監于茲承上文警戒以終之○胡氏曰以無逸繫於周公將沒者考於君爽立政洛誥諸篇周公於成王皆

有冲孺幼小之稱而無逸獨無故知其為最後也

履祥按無逸之書七發端皆曰嗚呼其戒警之意蓋切真周公垂歿丁寧之書也一嗚呼言人主必先知稼穡

之艱難故處安逸之地知小人之依而無逸然稼穡艱
雖小人子弟猶有不知者何況人主此所當戒也二
嗚呼援商守成三君皆先不知小人稼穡之艱雖故其治
民無逸身亦期壽商後王不知小人稼穡之艱雖故惟
耽樂之從亦罔克壽三嗚呼叙有周無逸之家法文王
允為憂勤四鳥呼勉成王繼無逸之德防耽樂之源五
嗚呼戒所以致人之怨六嗚呼言小人之怨有則改
之無則加勉自責所以彌怨責人祇以重怨七嗚呼總
此又首述於無逸之書是二篇者人主當相對為圖左
右觀省也

周公薨于豐葬周文公于畢

書序曰

周公在豐將沒欲葬成周公薨成王葬于畢

○世

家曰周公在豐病將沒曰必葬我成周以明吾不敢離王

周公既卒成王亦讓葬周公於畢從文王以明不敢臣周

公也○**大傳曰**三年之後周公老於豐心不敢遠成王而

欲事文武之廟然後周公疾曰吾死必葬于成周示天下

臣於成王成王曰周公生欲事宗廟死欲聚骨於畢畢者

文王之墓地故周公死成王不葬于周而葬之於畢示天

下不敢臣也所以明有功尊有德故忠孝之道咸在成王

周公之間故魯郊成王所以禮周公也○**蔡氏曰**此言周

公在豐漢孔氏謂致政歸老之時下文君陳之序乃曰周

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方未命君陳時成周蓋周

公治之公沒故命君陳然則公蓋未嘗去洛也而此又以

為在豐將沒則其致政歸老果在何時耶愚按周公治洛或此時偶以朝

觀在豐耳。○古史曰：周公之子封者八人，伯禽在魯，其弟
嗣周公食采於周世輔王室，邢凡蔣、胙、茅、祭，或在畿內或
在畿外。○禮記曰：成王以周公有勲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

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以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
太廟，牲用白牡，尊用犧象，山罍，爵尊用黃日，灌用玉瓚，大
圭薦用玉豆，雕篋，爵用玉琖，仍雕加以璧散，璧角俎用琯
炭，升歌清廟，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禘
而舞大夏。○朱子曰：趙伯循曰：禘王者之大祭也。王者既
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
以始祖配之也。成王以周公有大勲勞，賜魯重祭，故得禘
於周公之廟，以文王為所出之帝，而周公配之，然非禮矣。

○程子曰：周公之功固大矣，皆臣子之分所當為。魯安得
獨用天子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其因襲之
弊，皆用之羣公之廟，遂使季氏僭八佾三家僭雍撤，故仲
尼譏之。

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

君陳篇曰：王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
施有政，命汝尹茲東郊，敬哉。

內能友愛于兄弟在外能施于有政蓋本立則善推之也
成王營洛邑為東都此云東郊蓋主鎬京而言陳氏謂主

東都王城而言則下都商
民所居謂之東郊尹正也昔周公師保萬民，民懷其德，往

慎，乃司茲率厥常，懋昭周公之訓，惟民其乂。師教之保安
之周公以德

教安其民民方思之君陳治洛但率循其治我聞曰至治
勉明其訓則其民自治不必別有作為也

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爾尚式時周公之猷

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

不克由聖爾其戒哉至治馨香四語呂氏謂周公精微之訓蓋成王聞諸周公者也治道之極

和氣發達感通神明謂之馨香非黍稷薦祭而謂之馨香也蓋清明之德則自然精華發達無非和氣也明德言其

本至治言其效式時猷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與由聖之戒皆勉君陳以明德之事也君陳逮事周公令德昭聞但

患其間斷則為人之情雖昏又患其玩於見忽於行則明德不續矣兼常人之情雖昏又患其玩於見忽於行則明德

已蹈道之力以周公聖人不少而少有能學為周公者蓋恃然當時親見周公者亦不少而少有能學為周公者蓋恃

有功不能自加此其所當戒也爾惟風下民惟草圖厥政

莫或不艱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此已下

至治之事也爾惟風下民惟草風行草偃不疾而速此即至治馨香之謂故必謹所以感之者是以圖厥政不可不

銀難謹重也故於政事廢興之際出則與國人入則與僚友共虞度之師衆之言同矣則又思繹之蓋在我之德既

明則不蔽於私而又有以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

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嗚呼臣人咸

若時惟良顯哉蔡氏曰成王殆失斯言矣欲其臣善則稱

心至於有過則將使誰執哉為聞善言則拜湯改過不吝端不為此言矣嗚呼此其所以為成王與愚謂此成王

之臣獻納之訓而述君臣之素行也君陳前日必嘗為親近為良德而人主不可示此意向也下文予曰辟爾惟勿辟

予曰省爾惟勿宥其諸以此章之意勉君陳之所未及與

王曰君陳爾惟弘周公丕訓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寬

而有制從容以和弘周公之訓以訓民不可執周公之法

以責民蓋立法特以禁民而用之則又

以弘周公之訓以訓民不可執周公之法

以責民蓋立法特以禁民而用之則又

必有寬制從容於法之外者君陳未必依勢倚法而成王
言此蓋勢者我之所乘而法者我之所執一以喜怒之私
加之即易為威虐故上之人常欲忘勢而論法常主於與
民則庶無此過寬而有制則寬意常行於法之中又非廢
法以為寬也從容以和則其志勢近民亦非勉強勉強則
不能和矣蔡氏曰此篇言周公訓者三曰懲昭曰式時至
此則曰弘周公不訓欲其益張而大之也呂氏曰繼前人
之政者苟止以持循因襲為心其所成必降前人數等惟
奮然開拓期以光大前業然後僅能不殷民在辟予曰辟
替蓋造始之與繼成其力大不同也
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
上文述君陳善則稱君故此又勉君陳以
執法揆理勿徇其君之意也中者審
其輕重隨其時措之宜無過不及也
有弗若于汝政弗化
于汝訓辟以止辟乃辟徂于姦允敗常亂俗三細不宥
上文辟宥之意刑不泛加凡懲一而可以止百者則
刑之關係者大而所犯者細小懲而大誠不可宥也
爾無
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

簡厥修亦簡其或不修造厥良以率其或不良

刑上意而

又與凡庶正之官皆屬焉無忿疾于頑指民也無求備于官
者大指官也頑者所未化求備者謂所未能事必有其所忍
則能有所成就量必有所容則德乃廣大修謂職業修舉
良謂行誼則進其賢者以率化之則人勵行勸惟民生厚
功於行誼則進其賢者以率化之則人勵行
因物有遷違上所命從厥攸好爾克敬典在德時乃罔不

變允升于大猷惟予一人膺受多福其爾之休終有辭於

永世斯民之生理無不具可謂厚矣但誘於習俗為物所

復其所本厚則不惟在於政教聲色之未而實在吾攸好

如何歌典者厚典庸禮深信篤好之意在德者躬行心得
之真攸好如此則民心觀感時乃罔不變化其氣習物欲
之蔽而允躋於大道之中矣章首明德惟馨之意蓋如此

○書序曰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呂氏曰君

陳之命周公則既沒矣成王真得實造之學當於是篇求之周公之沒也龐臣碩輔尚多立於朝而分正東郊成王獨以屬之君陳是獨何哉斯時也東郊治體所宜盡循周公之典使付之舊臣則諸老固非作聰明亂舊章者然平日與周公比有同功慮其兢兢循守者或未專固微有自用之意於其間則於治體已有間矣不若昇之後進端慤之人則一意奉承不敢毫髮增損成王微指蓋在此也至于成終之任開闔變化非四時元老莫能之故康王必付之畢公焉成康之於治體其觀時義者精矣

三十有七年四月甲子王命太保奭芮伯彤伯畢

公衛侯毛公保元子釗乙丑王崩癸酉元子釗受命朝諸侯于應門之內

書曰惟四月我生魄王不懌甲子王乃洮頰水相被冕服

憑王几蔡氏曰王發大命臨羣臣必齋戒沐浴今疾病危殆故但洮盥頰面扶相者被衮冕憑王几以發命

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師氏虎臣百尹

御事六卿百執之長各書其人太保畢公毛公皆三公禮三公無職蓋六卿進兼或三公下兼六卿蔡氏曰

平時則召六卿使帥其屬此則將發顧命故自六卿至御事同以王命召也呂氏曰召公以太保領冢宰固無可疑

畢公與召公一體而班在四者蓋王曰嗚呼疾大漸惟畿

病日臻既彌留恐不獲誓言嗣茲予審訓命汝此下成王之顧命也

漸進幾危疾甚曰病彌亦甚留連也嗣者立元子嗣位之事審重詳也成王其時年四十有九古人多壽故未及言

通鑑綱目卷之五十三周成王三十七年

太子嗣立之事或嘗言之而至此又詳審言焉重其事也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奠麗

陳教則肄肄不違用克達殷集大命蔡氏曰言文武宣布

麗陳列教條則民皆服習而不違天下在後之侗敬迓天

化之用能達於殷邦而集大命于周也侗愚也成王自謂也今天降疾殆弗興

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王自謂也弗悟爾尚明時朕言用敬保元子釗弘濟于艱難柔遠能

邇安勸小大庶邦釗康王名元子者正其統也成王在位

而立乃一時艱難之運昔者成王幼沖親履其禍四國相延

而王室幾危故成王之終以弘濟艱難柔遠能邇安勸

小大庶邦為託然合遠近大小又見思夫人自亂于威

儀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亂治也儀而可象謂之儀舉一身之則

而言也劉子所謂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

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此言蓋有自來周家士大

夫蓋相傳以為立身之本也成王謂思夫人之所以為人

者自治於威儀耳此固元子釗所當自治然左右大小之

臣俱有保傳輔翼之責不可苟投其君以為非之幾也夫

當時諸臣固非引其君於非者然或幾微之事徇之而不

謹自微而人將自是滋矣此人之主之所甚畏而輔君者不

可不謹也○呂氏曰甲子之命去崩才一日耳猶盥洗而

致潔冠服以致嚴顧託之言淵奧精明蓋臨眾之教不以

困憊廢而素定之理雖垂沒固炯然也惟善治氣者為能

歷病疾而不惰惟善養心者為能臨死生而不昏此豈一

朝一夕之積哉又曰斯言也蓋成王平日至親至切之學

至此始發其秘也周公精微之傳成王得之將終方以示

出綴衣于庭越翼日乙丑王崩蔡氏曰綴衣帷帳也羣臣

於庭喪大記云疾病君徹懸東首既受命王還內徹去帷帳

於北墉下是也於其明日王崩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

爰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子釗于南門之外延

入翼室恤宅宗後齊侯呂伋太公入命南宮毛當是括之

逆迎也南門路寢之門也延引也引入路寢之旁翼室為

憂居宗主翼室即東夾室也天子居喪之次曰梁闇此諸

侯倚廬而加楯梁所以初喪未為梁闇故以東夾室為宅宗

之地此不文東夾所以不陳設也呂氏曰發命者冢宰傳

命者兩朝臣承命者勳戚顯諸侯體統尊嚴樞機周密防

微慮患之意深矣入自端門萬姓咸親與天下共之也延

入翼室為憂居之宗示天下不可一日無統也唐穆敬文

武以降闕寺執國命易主於宮掖而外庭猶不聞然後知

周家之制曲盡備豫雖丁卯命作用度命即太保命之也

一條一節不可廢也者冊書自夫常度此重顧命故其冊之度又異於常太保

命作冊度其喪事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天子七

自有常職此不復書伯相即太保也明日也既殯始傳顧命殯前以送死為重也

癸酉即殯之明日也既殯始傳顧命殯前以送死為重也

伯相即太保也太保以西伯為相故謂伯相士者凡幕人

掌次司几筵朝士諸職皆士也材物也凡朝庭所須器物

如下文禮器几筵朝士諸職皆士也材物也凡朝庭所須器物

之事舊說須材為供喪狄設黼衣綴衣史之賤者喪大記

者與上下文不相入狄設黼衣綴衣史之賤者喪大記

狄人設階蓋供設張之事者即幕人司几之類也黼衣天

謂之壘以象雷也文畫如斧形古畫文之圓而相糾者

者謂之黼以象斧也即今銀樣畫也衣以繒為之設黼衣

幄帳如成王牖間南嚮敷重蔑席黼純華玉仍几

存之也牖間南嚮敷重蔑席黼純華玉仍几

觀諸侯之坐古者前為堂後為室室中以東向為尊戶在

其東南牖在其南戶牖之外為堂以南向為尊其位在戶

外之西牖外之南故爾雅戶牖之間謂之宸謂設宸之處

也此所謂牖間南嚮之坐也天子之席二重蔑孔鄭諸儒

皆謂桃枝竹席黼純以黑白文繒為緣也華

玉黃玉也仍几因生時所設黃玉飾几也

重底席綴純文具仍几此朝夕聽事之坐也爾雅東西墻

謂之朝序蓋古者宮室之內以墻

故又曰東以壁隔也東西墻猶言東西壁壁之外即夾室

言之則墻乃夾室之墻也夾之前謂之廂故夾室亦通

謂之廂矣賈氏注禮曰序以西為正堂序東有夾室蓋士

謂之廂矣賈氏注禮曰序以西為正堂序東有夾室蓋士

謂之廂矣賈氏注禮曰序以西為正堂序東有夾室蓋士

謂之廂矣賈氏注禮曰序以西為正堂序東有夾室蓋士

謂之廂矣賈氏注禮曰序以西為正堂序東有夾室蓋士

謂之廂矣賈氏注禮曰序以西為正堂序東有夾室蓋士

惟東房西室乃以室戶房間為中房前東壁為序序東有
夾惟天子諸侯則有東西房有東西夾郭氏曰序者序別
內外也然左右進以至戶墻間者必先由序故謂之序東
猶云次第經由處也底者蒲席也綴雜彩文具車渠也

序西嚮敷重豐席畫純雕玉仍几此養老饗羣臣之坐也
豐莞席也畫繪五彩雕

也刻鏤西夾南嚮敷重筍席玄紛純漆仍几越玉五重此親屬私

燕之坐也天子之屋四雷為四阿四阿而今此書不言東夾大夫
士維止有東夾然亦不敢為阿个也今此書不言東夾大夫

無陳設惟言西夾而南向與當宸同又越玉五重蓋東
夾者即初喪宅宗之翼室而西夾者則新陟王西階之殯

宮也卿大夫無西夾則賓西階之上士殯於客位惟天子
有西夾其殯畢塗屋故於西夾為之所以西夾既設几席

以不加玉五重而別不陳寶漢天子殯以玉乳謂之玉棺所
以不腐周天子殯而五重設玉意可見矣東夾之外未為

梁閣西夾設位未畢塗屋以將傳顧命未備喪禮也筍席
呂氏謂緝竹擇以為席也紛雜也漆黑漆親親不尚飾故

此坐之陳寶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珠

河圖在東序胤之舞衣大具鼓鼓在西房兌之戈和之弓

垂之竹矢在東房朝廷尊敬不設寶玉於東西序夾室則

吾鍊鋼赤刀切玉如泥者大訓即典謨帝王之書河圖即
伏羲所獲龍馬負圖也胤兌和垂或地名或人名其物皆

精堅久遠世所傳寶者○蔡氏曰器物之陳非徒以為國
容觀美意者成王平日之所觀閱手澤在焉陳之以象其

生存也楊氏中庸傳曰宗器於祭陳大輅在賓階面綴輅
之示能守也於顧命陳之示能傳也

在阼階面先輅在左塾之前次輅在右塾之前蔡氏曰大

綴輅金輅也先輅木輅也次輅象輅革輅也王乘玉輅綴
之者金輅也最遠者木輅故木輅謂之先輅則革輅象輅

為次輅也賓西階阼東階西南嚮也塾門側堂也五輅陳
列亦象成王之生存也周禮典輅云若有大祭祀則出輅

大喪大賓客亦如之是大喪出輅為常禮也又按所二人
陳寶玉器物皆以西為上者成王殯在西夾故也

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內四人綦弁執戈上刃夾兩階祀

通鑑綱目前編卷之八

一人冕執劉立于東堂一人冕執銳立于西堂一人冕執

戮立于東垂一人冕執瞿立于西垂一人冕執銳立于側

階胎皮為之惠三隔予形如虫也畢門即路寢門也上刃

外向也兩階祀賓阼兩階之隅也堂廉曰祀正義曰堂廉

者堂基南畔廉稜也廉即隅角也堂為兩階則兩階接堂

階有隅角故每階以二人夾立也冕大夫冠也制如弁但加藻耳

劉曰東皆斧屬東堂西堂即東西夾之前堂也夾之前有廂

則西垂路寢東西之階上也垂下階之處也一云垂堂兩

邊也銳按古文作銳說文同讀若允捌階者北階也東房

半以北為北堂其堂西真室墉東直房戶而為北階以下

蓋通宮闈之路也故惟一一人守之自門而階則立衛者皆

士至堂則立衛者皆大夫呂氏曰古者執戈戟以宿衛王

宮皆士大夫之職無事而奉燕私則從容養德有膏澤之

潤有事而司禦侮則堅明守義而無腹心之虞下及秦漢

陸楫執戟尚餘一二此制既廢人主接士大夫者僅有視

朝數刻而周廬陛楯或環以推理器王麻冕黼裳由賓階

悍之徒有志於復古者當深繹也

齊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即位也蟻玄色卿士邦君皆同

服亦廟中之禮即就也卿士邦君平日侍朝之裳纁今蟻裳者蓋

麻冕黼裳王祭服也卿士邦君祭服之裳纁今蟻裳者蓋

無事於奠祝不欲純用吉服有位於班列太保太史太宗

不可純用凶服酌吉凶之間示禮之變也

皆麻冕彤裳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阼階齊太史秉

書由賓階齊彤纁也祭服也介圭王之圭長尺有二寸

齊瑞信也蔡氏曰太保宗伯以先王之命奉符寶以傳嗣

王有主道焉故升自阼階太史秉書書即冊也以成王之

殯在西階之上御王冊命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命汝

故亦由賓階升御王冊命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命汝

嗣訓臨君周邦率循大下燮和天下用答揚文武之光訓

御奉侍也此即丁卯所作冊也呂氏以此即為冊命之辭

蔡氏以成王顧命已書之冊也此則太史曰陳之辭也皇后

通盤圖目前編卷之三

大君也。天命臨終之命也。大下字書無正訓。孔氏訓法。按
下本從升與弁同。是恭拱之義。則當訓為禮。或云大弁即
謂天子之冕。謂服天子之數。辭固。隳括成王之命。而約言之
服。見諸侯行顧命也。此數辭。遠能通安。勸小大。庶邦之謂
命。汝嗣訓則。燮和天下。則柔遠。能通安。勸小大。庶邦之謂
威儀。之謂也。燮和天下。則柔遠。能通安。勸小大。庶邦之謂
也。然成王之命。蓋為命羣臣。相康王之辭。亦必別有勅康
王之語。若此。冊所云者。史書前後互見。故不屢書耳。若本
無其語。而虛為此。冊則是後世遺。王再拜興。答曰。眇眇予
詔。儼語不情之言。非古人所為也。

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
眇眇予而如也。顧命有
亦有敬忌。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咤。上宗曰。饗受同瑁。
以為主宿。肅也。祭酒也。咤。嘆也。王受上宗同瑁。則受大
保命。圭可知。王播大圭。以同爵祭。告受命也。祭訖。以同授
太保。三咤。嘆也。親沒而始受顧命。雖不敢死。其親用祭服
祭禮。而不哭。然三咤之情。則不可遏也。上宗曰。饗傳神命。
以饗告也。猶太保受同降盥。以異同秉璋。以酢授宗人同
假以饗告也。

拜王答拜
同白虎通。作銅蓋。同必銅爵之名。太保受同。則
璋。用他同秉璋。以酢。酢祭也。祭禮。君執圭。瓚裸尸。太保執
璋。瓚亞裸。故此報祭。亦秉璋也。以同授宗人。而拜王答拜。
者。明為後也。古者始喪。雖卑者亦拜之。此雜用喪禮。又如
代尸拜也。宗人小宗伯之屬也。太宗以供王。小宗以供太
保。

太保受同祭。齋宅授宗人同拜王答拜。
飲福所以受同祭。而飲福。齊者至齒而已。方在太保降收
喪。疾雖歆神之賜。而不能甘也。宅亦當作咤。在太保降收
有司徹堂。諸侯出廟門俟。呂氏曰。廟門路寢門。成王在殯
篇。康王亦出外朝。告諸侯。蓋在廟門內。則子道也。出廟門
則君道也。新天子之尊。屈於門內。而伸於門外。父子君臣
之義。王出在應門之內。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
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皆布乘黃朱。賓稱奉圭兼弊。曰。一
二臣衛敢執壤奠。皆再拜稽首。王義嗣德。答拜太保暨芮。

通鑑綱目前編卷之八

伯咸進相揖

王出畢門則立應門之內蓋外朝也周制分

諸侯入門而左而右亦各從其方布陳也乘駟馬也黃色

朱鬣陳之以一為庭實賓諸侯也稱舉也圭守圭幣籍幣以

也壤奠謂以土地所出為奠贄也皆再拜稽首於地以致

王答拜故太保芮伯咸進贊相王揖吳氏曰穆公使人弔

公子重耳重耳稽顙而不拜穆公曰仁夫公子稽顙而不

拜則未為後也蓋為後者拜不拜以未為後也弔者含者

遂者升堂致命主孤拜稽顙成為後者也康王之見諸侯

若以為不當拜而不拜則疑未為後也且純皆再拜稽首

乎吉也答拜既正其為後且知其以喪見也

曰敢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誕受姜若

克恤西土惟新陟王畢協賞罰戡定厥功用敷遺後人休

今王敬之哉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上文再拜稽首

贊見也王答之

二相進贊揖遜故諸侯又再拜稽首答君也亦進戒也姜

若蘇氏謂姜里之厄於此能順則天下之理無乎不順矣

蔡氏疑即下文文厥若謂其所謂順從者皆非也按字書姜

進善也即今誘字說文姜或作誘姜若蓋天誘其衷之意

言皇天之以大邦之命而改命周亦以此文武大能承受其誘

衷助順之理而憂勤西土之民耳此其受命之原亦非有

甚高難行之說也惟新升遐之文王又能盡協文武賞罰之

公而戡黜武庚伐淮踐奄以定文武之功以能施及後人

有此休福今王其敬之哉張皇六師無壞我文武艱難

寡特之基命六師即謂天子張皇六師之制猶言萬乘也張者

弛之反公軍王之常制張則不弛其備皇則不輕其事

猶云張舉天子之事耳然武備乃承平易弛之事故諸公

又特言之與蔡氏曰召公此言君導王以尚威武者然守

成之世多溺宴安而無立志苟不詰爾戎兵奮揚武烈則

廢弛怠惰而凌遲之漸見矣成康之時病正在是故周公

於立政亦懇懇言之後世墜先王之業志祖父之讐上下

苟安甚至口不言兵亦異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惟予一

於召公之見矣可勝嘆哉

人釗報誥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務咎底至齊信用昭明于

史奉冊授王于次諸侯入哭於路寢而見王於次王喪服受教戒哭踊答拜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春秋傳曰鄭子皮如晉葬平公將以幣行子產曰喪馬用幣子皮固請以行既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向辭之曰大夫之事畢矣而又命孤孤斬馬在衰經之中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以退今康王既以嘉服見諸侯而又受乘黃玉帛之幣使周公在必不為此然則孔子何取此書也曰至矣其父子君臣之間教戒深切著明足以爲後世法孔子何爲不取哉然其失禮則不可以不辯○呂氏曰堯舜禹湯文武無顧

命而成王獨有顧命始終授受之際國有常典矣成王之初經三監之變王室幾搖故於此正其終始特詳焉顧命成王所以正其終康王之誥康王所以正其始舜除堯之喪格廟而咨岳牧成王除武王之喪朝廟而訪羣臣皆百代之正禮然成湯方沒伊尹遽偕羣后侯甸訓太甲焉禮固有時而變矣說者不疑太甲受伊尹羣后之訓于居憂之時乃疑康王受召畢諸侯之戒于宅恤之日甚者或以晉辭諸侯爲證然則隆周之元老反不若衰晉之陪臣耶○朱子曰天子諸侯之禮與士庶人不同故孟子有吾未之學之語蓋謂此類耳如伊訓元祀十二月朔亦新喪也

伊尹亦祠于先王奉嗣王祇見厥祖固不可用凶服矣漢
唐新主即位皆行冊禮君臣亦皆吉服追述先帝之命以
告嗣君蓋易世傳授國之大事當嚴其禮而王侯以國為
家雖先君之喪猶以為已私服也五代以來此禮不講則
始終之際殊草草矣

癸亥康王元年

甲子二年

十有二年六月壬申命畢公保釐東郊

書畢命篇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肫越三日壬申王朝
步自宗周至于豐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東郊

肫月三日生明

壬申六月五日也宗周鎬京豐文王之都在鎬京之西二
十五里成周在鎬京之東八百里商民所居在王城之東

二十五里之釐者疏理之呂氏曰保釐二字於文王之廟也保
者安全之釐者疏理之

王若曰書序謂康王命作冊則此以下嗚呼父師惟文王
康王之意而命內史修飾之也

武王敷大德于天下用克受殷命惟周公左右先王綏定
厥家忠殷頑民遷于洛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既歷三紀

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武能述其原委也惟文
公能左右綏安也謹也周公固無事不謹而化商一事尤

所謹重故遷之洛邑親近王化商民亦教化於周公之訓
故自周公之沒今三十六年世已變而風俗亦漸移天下

之內安平無事予一人賴是以寧是皆周公風化之力也
言三紀者舉全數也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不滅厥滅民罔

攸勸此論治道旌別之宜也升降猶記言道隆道污蓋道
有所當升有所當降初無執一之用故為政者當視

通鑑綱目卷之六十一

時俗未定故公遷之教之寬之警之至也當周公之時商民反
多故猶務含容皆以漸治之至畢公之時世變風移老死
少長熏習滋變不善者亦希矣然而猶有未善者在正所
當分別之也蓋不善其善則民無所勸慕惟公懋德克勤
矣是則分別者乃所以使之皆為善也

小物弼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祇師言嘉績多于先王子

小子垂拱仰成此述畢公之賢必能躋道之用也呂氏曰

其懋德不稱其總大躋而稱其勤小物蓋以成德自居則
止矣於小物而忽焉則亦問斷矣惟勉於德者實稚耄而

不怠敬於事者一小大而無問康王於師傳可謂觀之詳
察之審而善於形容矣又言畢公輔導四世風采凝峻表

儀朝著者蓋非一日之積矣蔡氏曰休嘉之績多於在先
乎養之者蓋非一日之積矣蔡氏曰休嘉之績多於在先

王之時故我小子垂衣拱手以仰其成而已王將付畢公
以保釐之寄故叙其德業之盛知畢公之必能終此事也

王曰嗚呼父師今予祇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哉鎮東都化

公之事故敢以命公呂氏曰言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

瘳惡樹之風聲弗率訓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此東郊之

也則表其宅里以彰為善者之閭而使惡者病不能焉蓋
立善者之風流聲聞使聞者興起此先王所以為風俗無

窮之計也其別慝也則弗率訓典者殊其井疆若記所謂
不變移之郊不變移之遂蓋使之畏疎片

之醜而慕為善之美卒亦同歸於善而已申畫郊圻慎固

封守以康四海此承上文因以推廣東郊之政所以保之

申畫郊圻之制可以謹固封守因謹固封守可以謹固封守

海夫郊甸之畫舊矣然井田之制歷歲久則溝澮易堙分
畫疎則經界易失故必因時而申畫之又先王井田之制

所則天下安矣故謹固封守所以康四海也政貴有恆辭
尚體要不惟好異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公其念

通鑑綱目新編 周書卷之百有年 四

效至四夷左社罔不成賴也蔡氏曰殊厥井疆非治之成使商民皆善然後可謂之成愚按自畢公以後周家無復有事於東郊而人心風俗與周始公其惟時成周建無窮終矣畢公真能踐成終之命哉

之基亦有無窮之聞子孫訓其成式惟又總上文立風聲

固而成厥終皆所以為成周無窮之基也呂氏曰畢公四世元老豈區區立後世名者而勲德之隆亦豈少此康王所以無窮之者蓋相期嗚呼罔曰弗克惟既厥心罔曰民寡

惟慎厥事欽若先王成烈以休于前政克之戒又有民寡

之戒三代君臣相與警戒固無事不存未嘗以盛德廢也推畢公克勤小物之心則或以商民之難化為憚惟畢公

多嘉之績則或以商民之最爾而忽毋憚其難惟當盡心毋忽其少惟當謹事休于前政謂成終也周公君陳其道

固盡而商民猶未盡化是尚有餘責也成終則無復餘責矣此之謂休于前政非求勝於前之謂也

履祥按殷自中葉以來士大夫世家巨室或貨謾令風俗浸不美盤庚一嘗正之歷高宗諸賢君風俗固嘗正

矣蓋紂又以淫醜驕奢倡之一時風靡而又為天下逋逃主聚諸亡命是崇是長凡億兆之心如林之旅計皆

是放蕩無廉恥一旦周師至則倒戈迎降之不暇爾武王入殷固已慮之曰若殷之士衆何太公亦已有誅片

之意矣獨周公不然而兼包并容之然商民之意得氣滿終不若在紂之日故其後從武庚以叛於是分遷畿

甸而處之而誘之亦殊勞矣昔子王子謂迹商民之所為自秦漢言之坑戮夷之而已矣而乃待之如此此

所以為周公之德而所以為周家之忠厚也然觀於多士多方君陳畢命諸書大抵殷民之為頑自其染紂之

惡於是有淫放之習而行思商之心奚為其不亂也周公之心以淫放之習而思商未釋也君陳以後思商之念釋

之時洛邑雖遷而思商未釋也君陳以後思商之念釋而化紂之習未除也思商之心未釋故多方多士開論

之辭詳化紂之惡未除故君陳畢命簡別之政肅周公成康不惟其思商而化之不以其忘商而置之分正之

命拳拳於生厚之遷保登之冊汲汲於餘風之珍噫是特為風俗人心計耳前儒謂東遷之後衛之俗淫鄭之

俗誹魏之俗齋齊之俗詐獨東周之民忠厚之風歷數百年而不弊及其亡也九鼎寶器皆入於秦而周

通鑑綱目前編卷之四十四 周書卷之六十五 四

亡先王之化所
以入人者深矣

十有六年魯公禽父薨子酉嗣是為考公

徐廣曰皇甫謐云伯禽以成王元年封四十六年康王十

六年卒按世家伯禽無年而徐廣注如此若以四十六年為正則伯禽之卒當在康王九年若卒於康王十

六年則當云五十年楚子謂右尹子革曰昔我先王熊繹

三年未詳孰是注楚始與呂級齊太公王孫牟衛康叔燮父晉康叔禽父

封君竝事康王四國皆有分我獨無有對曰昔我先王熊繹辟

在荆山篳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挑

孤棘矢以共禦王事齊王舅也晉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

以無分而被皆有

二十年魯考公薨弟熙立是為楊公

二十有一年魯侯築茅闕門

史記曰伯禽卒子考公酉立四年卒立弟熙是為煬公煬

公築茅闕門世本曰煬公徙魯

二十有六年王崩子瑕踐位

史記曰成康之際天下安寧刑錯四十年不用大紀曰

康王敬恭神人四夷賓服海內晏然百姓興於禮義囹圄

空虛刑指不用四十餘年有唐虞氏之風焉楊雄曰康

后之世頌聲作於上按漢諸家言詩者多謂康后晏朝關

以閔睢為康王時美詩今皆不取

魯煬公薨于宰嗣是為
幽公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卷之八終

